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索尔仁尼津著

斯人譯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苏联〕索尔仁尼津著

斯 人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

据«НОВЫЙ МИР» 1962年11月号譯出。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　　书号1631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數113,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張6$\frac{7}{16}$.　插頁2

1963年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0.51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代 序

特瓦尔朵夫斯基

亚·索尔仁尼津这部作品的基本素材，在苏联文学中是非同寻常的。这部作品具有同我們发展中已經为党揭露和摒棄的个人迷信时期有联系的那些病态現象的痕迹，这些現象在时間上虽然距离我們还不算远，但对我們来說，已經是遙远的过去了。然而过去，无論它是怎样，对現在来說却永远不是无所謂的。全面而坚决地同使过去蒙上阴影的一切东西决裂，其保证就在于眞实而勇敢地彻底认清它的后果。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我們大家都忘不了的总結发言中，正是談到了这一点："我們的責任是仔細地和全面地查明同濫用权力有关的这一类案件。随着时間的消逝，我們会死去，我們都有一死，然而我們只要还在工作，我們就能够而且应該查明許多事情，并且把眞相告訴党和人民……必須这样做是为了使这类現象永远不再重演。"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这部作品不是回忆录性质的文献，也不是作者对自己亲身經历的記录和回忆，虽然只有亲身的經历才能使这种叙述具有如此可信和眞

实的性质。这是一部艺术作品，也正是由于艺术家对这一素材加以闡明的結果，它才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見证，成为艺术性的文献，而在此以前，用艺术来处理这种“特殊材料”一直是不大可能的。

在索尔仁尼津的这部作品中，讀者是不会讀到对那个以沉痛的一九三七年为标志的历史时期的包罗万象的描写的。《一天》的內容，自然，是受到了时間、事件的地点和作品的主人公的視野的限制。然而特别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的生活中的一天，在初次踏进文坛的亚·索尔仁尼津的笔下变成为具有不平常的活力和忠于人的性格眞实的画面，作品的稀有的感染力首先就在于此。对于这里所描写的許多作为悲剧性的“特别营犯人”的人物，讀者也可以想象他們在另一种环境里——在前綫上或者在战后的建設中——的情形。这也是那些由于情势的安排而落入了要經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殘酷考驗的特殊的、极端的环境的人們。

在这部作品中，沒有故意增加一些作为破坏苏維埃法制的后果的駭人听聞的殘酷和专横的事实。作者选擇了特别营生活中从起床到熄灯的最普通的一天。然而这“普通的”一天不能不使讀者为这些从书本中栩栩如生地呈現在他面前的人們的命运而伤心难过。艺术家的明显的成功在于这种伤心和痛苦同絕望的沮丧情緒毫无共通之处。相反，这本就其不加掩飾的、不輕松的眞情来說是

如此不平常的作品，留給你的印象仿佛是使你的心灵摆脫了应該說而沒有說出的那些东西，同时还巩固了內心里勇敢而崇高的感情。

这部严肃的作品又是一个例子，它說明在我們今天的現实生活中，沒有什么領域或現象可以从苏联艺术家的活动范圍內取消以及不能給予眞实的描写。整个問題是在于艺术家本人具有什么样的能力。

这部作品还允許作出一个簡单的、有益的結論：眞正重大的內容、对巨大的生活眞实的忠实态度、在描写甚至是最困难的对象时所表現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是不可能找不到相应的形式的。在《一天》里面，形式的鮮明和独特，是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和外在的朴素表現出来的。作者很少去考虑形式，也因此它才充滿了內在的优点和力量。

我不想影响讀者对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的評价，虽然在我看来，毫无疑問，它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們的文坛。

也許，作者采用——不过，是非常有节制地、适当地采用——主人公在其中度过自己劳动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些字眼和用語，会引起特别爱吹毛求疵的人的反对。但总的說来，《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屬于这一类作品：讀了它們以后，我們感到非常乐意同其他讀者一起分享我們对作者的感激之情。

像平时一样，早晨五点钟，铁锤敲打着挂在营指揮部旁边的鋼軌，催人起床了。断断續續的叮当声，隔着結了两指厚的冰的玻璃窗，听起来很微弱，而且不久就沉寂了：天气很冷，看守不願敲打很久。

叮当声停息了，窗外的一切却依然和夜里一样，舒霍夫爬起来上便桶的时候，还是一片漆黑，窗外只見三盞昏黄的灯：两盞在警戒区內，一盞在劳动营里。

不知为什么还沒有人来开营房門上的鎖，也听不見值日員往外抬便桶的声音。

舒霍夫从来不睡懶觉，总是按时起床。上工之前約摸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間是自己的，不是公家的，凡是熟悉劳动营生活的人，总能掙到一些外快：用旧衣服里子縫个什么手套；把烘干了的毡靴一直送到闊气队員的床边，省得他光着脚在一大堆毡靴周圍打轉轉，老找不到自己的那双；或者順着一間間儲藏室跑过去，給什么人效点劳，打扫打扫，替他拿点什么东西；或者到食堂去把桌上的大碗收拾起来，送到洗碗机里去，順便可能撈到一点吃的东西，但是願意在那里尽义务的人很多，多得难以应付，最

糟的是：要是碗里剩点什么，就忍不住要拿起来舔舔。不过舒霍夫牢牢地記住了他的第一个队长庫焦明的話。庫焦明是劳动营里的一个倔强的老犯人，到一九四三年为止，他已在劳动营里蹲了十二年了，有一次他在一条荒凉的林間小路上的篝火边对新近从前綫补充到他队里来的队員們說：

"孩子們，統治这里的是泰加森林① 的法律。可是在这里人們也要活下去。在劳动营里，誰要是舔了别人的飯碗，誰要是想进医务所，誰要是到保卫科长那里去告密，誰就活不了啦。"

关于告密者，他当然是說錯了。那些人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过他們都是用别人的血来保护自己的。

舒霍夫經常总是准时起床，可今天却沒起来。从昨天晚上开始他就觉得不舒服，不知是发冷还是渾身酸痛。躺了一夜也沒暖和过来。梦中恍惚觉得，一会儿他完全病倒了，一会儿又稍微有点起色。他眞不願黎明来到。

但黎明却照常来到了。

在这里根本沒法暖和过来，窗上堆着小冰山，沿着整个营房——好大的一所营房！——的四壁和天花板的接縫处都結滿了白色的蛛网。那是霜。

舒霍夫沒有起床。他躺在一張双层床的上鋪，盖着

---

① 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譯者注。

一条被子和一件呢上衣，連脑袋一起蒙上，两只脚一起伸进棉袄的一只扎起的袖筒里。他虽然沒有看見，但是根据声音可以知道营房里以及在他那个小队所住的角落里所发生的一切。走廊里傳来沉重的脚步声，那是两个值日員抬着一个八維德罗①的便桶。抬便桶这个差事被认为是老弱殘廢干的輕活，可是你去抬抬看，还不許弄洒！75小队有人把从烘烤間里拿来的一捆毡靴咚地一声扔到地板上。接着舒霍夫那小队也有人把毡靴往地板上扔（今天也輪到他那小队烘毡靴）。正副队长默默地在穿靴子，他們的鋪板軋軋直响。小队副現在要到面包房去，正队长則要去营指揮部，去生产計划科。

队长到生产計划科去是为了找派工員領任务，不过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舒霍夫想起来了：今天要决定命运了——生产計划科打算把他們104小队从小型工厂的工区赶到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新工区去。这个“社会主义生活小城”是一片荒野，有几块积雪的洼地，而且动工之前先得掘坑、埋柱子、拉上带刺的铁絲，以防自己的伙伴逃跑。然后才能开始建設。

說实在的，在那里将有一个月无处烤火——連狗窝都沒有一个。篝火也点不起来，用什么生火呢？只有拚命干活才是唯一的生路。

---

① 俄国液量名，一維德罗等于12.3升。——譯者注。

队长忧心忡忡地設法解决这个难题去了。他想让另一个行动迟鈍的小队頂替自己的小队到那里去干活。当然，空着手去是談不成的。他給上了年紀的派工員带去了半公斤腌板油。有时候还得带一公斤。

是不是到医务所去碰碰运气，歇一天工呢？試一試也吃不了亏。渾身筋骨簡直都要散开了。

再有就是今天是哪一个看守值班呢？

他想起来了：值班的是“一个半伊凡”①，他是一个又瘦又长、黑眼睛的中士。第一次看到他的人都觉得他叫人害怕，可是跟他混熟了以后，就会知道他在所有值班的看守中是最随和的了：他既不会关你的禁閉，也不会把你拉到生活管理員面前去。在九号营房的犯人还沒吃完早飯之前，还可以在床上躺一会儿。

板鋪顫动着、搖晃着。两个人立刻起身了：一个是睡在上鋪舒霍夫旁边的浸礼教徒阿辽什卡，另一个是睡在下鋪、以前当过海軍中校的布伊諾夫斯基。

两个值日的老头子把两只便桶抬出去以后，就为了該由誰去提开水的問題爭吵起来，活像娘儿們似的吵得叫人厌煩。20小队的电焊工大喊了一声：

“喂，你們这一对鞭炮！”說着就拿起一只毡靴使勁向他們扔过去。“我来給你們調解調解！”

---

① 伊凡一般指身材高大的人，“一个半伊凡”是形容此人比伊凡还要高大。——譯者注。

毡靴砰地一声碰到一根柱子上。两个老头子不吭气了。

小队副在邻近的一个队里低声嘟囔着說：

“华西里·費多雷奇！食品供应科有坏蛋搗鬼：本来該給咱們四个大面包，可現在只給了三个。克扣誰的呢？”

他这句話虽然說得很輕，但他那个队显然都听見了，大家都屏着气靜听，想知道今天晚上要把誰的面包切去一块。

舒霍夫一直躺在他那个压得板板的装着鋸末的褥子上。他只盼自己别再继續受这种双重的折磨：或是干脆生他一場寒热病，或是让渾身别再发痛。不然眞是不三不四。

正当浸礼教徒口中念念有辞地在祈禱的时候，布伊諾夫斯基从便所回来了，他好像有点幸災乐禍似地嚷嚷起来：

“喂，坚持住，紅海軍战士們！准有零下三十度！”

舒霍夫决心要去医务所了。

正在这个时候，一只威武有力的手猛地把棉袄和被子从他身上拉下来。舒霍夫把呢上衣从臉上掀开，稍稍抬起身子。干瘦的塔塔林站在他的下面，头正好齐他的板鋪那么高。

这就是說，今天是他值班，于是他就悄悄溜进来了。

“Щ-854！”塔塔林讀着舒霍夫那件黑色的呢上衣背后一块白补丁上的号碼。“罰你三天劳役禁閉！”

这所营房里的灯沒有全部点着，有两百个人睡在五十張臭虫成堆的双层鋪上。一听見他那与众不同的低哑的声音，半明半暗的营房里所有还沒起床的人都立刻翻身坐起来，匆匆忙忙地穿衣服。

“为的什么，长官？”舒霍夫用一种很可怜的声音問道，其实他幷不觉得自己眞有那么可怜。

劳役禁閉——这还是半禁閉，旣能吃到热飯，又沒工夫去想心事。要是不放你出去干活，那才是不折不扣的禁閉。

“你沒按时起床吧？咱們到指揮部办公室去，”塔塔林懶洋洋地解釋了一下，因为他和舒霍夫以及所有的人都明白为什么要关舒霍夫禁閉。

塔塔林委靡不振的光臉上毫无表情。他轉过身去，寻找第二个倒楣蛋，可是所有的人——有的在暗处，有的在灯下，有的在下鋪，有的在上鋪，都已經把腿伸进左膝上縫着号碼的黑棉褲里；已經穿上衣服的則掩上衣襟，急忙向門口走去——他們打算在院子里等塔塔林走开以后再回去。

要是舒霍夫是因为别的什么該受处分的事被关禁閉，他不会这么难过。他所以难过，是因为他过去总是最早起床的。但是，他知道塔塔林是不会放过他的。舒霍

夫只不过为了装装样子，一面继續求饒，一面使勁穿上了棉褲（褲子的左膝靠上的地方也縫了一块磨破了、弄髒了的布头，上面用黑色的，但已經变得暗淡了的顏料写着Щ-854的号碼），穿上了棉袄（上面有两个同样的号碼，一个在胸前，一个在背后），从地板上的一堆毡靴中挑出自己的那双，戴上帽子（帽子正面也有一块同样的写着号碼的布头），就跟着塔塔林出去了。

104小队的队員都看見舒霍夫被带走了，但是誰都沒說話：說什么都不济事，而且又有什么可說的呢？队长說不定还能替他說一两句好話，可是队长不在那里。舒霍夫也沒对任何人說一句話，他不再去糾纏塔塔林了。舒霍夫的同伴会猜到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会給他留早飯的。

两个人就这样出去了。

寒气夹杂着叫人透不过气来的烟雾。远处角落里的崗楼上，有两盞巨大的聚光灯把十字交叉的灯光射在警戒区里。警戒区里的灯和劳动营里的灯也閃着光。这么多的灯光把天上的星星都吞沒了。

犯人們都快步跑着去干自己的事，毡靴踩在雪上吱吱地响。他們有的去厕所，有的去儲藏室，有的去取邮包，有的把大米送到小厨房去。所有的人都縮着脖子、掩紧衣襟，他們都在想：他們要在这种严寒里呆一整天；这个念头要比严寒本身更使他們冷得发抖。而塔塔林却穿着他那件綴着染上了油污的淡藍色的領章的旧軍大

衣，不慌不忙地走着，好象一点也不觉得冷。

他們經过圍在劳动营內一座磚砌的监獄四周的高高的木板墙；經过保护劳动营的面包房以免犯人钻进去的带刺的铁絲网；經过指揮部木房的一角，那里有一截布滿了霜的鋼軌挂在一根柱子上，下面用粗铁絲兜着。他們又經过另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个完全被霜蒙住了的溫度表；这根柱子竪在一个背風的地方，免得水銀柱降得太低。舒霍夫怀着一綫希望向溫度表乳白色的小管子瞟了两眼；如果是零下四十一度，那就不該赶他們出去干活。可是今天它怎么也不会降到零下四十度。

他們走进指揮部的木房以后，馬上就走进看守們的房間。到了这里才搞清楚，正象舒霍夫在路上已經猜中的那样；根本不是要关他什么禁閉，只不过是看守室的地板沒人擦洗。这时候塔塔林宣布他饒恕舒霍夫，并吩咐他把地板擦洗干淨。

擦洗看守室的地板，这是一个不能离开警戒区到外面去干活的特种犯人——指揮部木房的勤务員份內的差事。但是因为他在指揮部的木房里住了很久，所以他可以进出少校、生活管理員和保卫科长的办公室，替他們效劳，有时候还能听到些連看守們都不知道的事，日子一久，他竟认为让他給普通的看守擦地板好象有点委屈他了。那些普通的看守使喚了他一两次，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就开始指使那些会投机的犯人来擦地板了。

看守室里炉火熊熊。两个看守脱去了外衣，只穿一件骯髒的軍便服，在那里下跳棋，第三个看守却象先前一样，穿着束紧腰带的皮袄和毡靴，睡在一条狹窄的木炕上。角落里放着一只盛抹布的水桶。

舒霍夫高兴起来，因为塔塔林饒恕了他，就对塔塔林說：

“謝謝，长官！往后我再也不睡懶觉啦。”

这里的規矩很簡单：干完活就走。現在，当舒霍夫有活干的时候，他觉得全身好象不再酸痛了。他提起水桶，沒戴手套（他在匆忙之中把手套忘在枕头底下了）就向井边走去。

那些到生产計划科去的队长們在那根挂溫度表的柱子跟前站了一会儿，一个比較年輕的队长，过去是苏联英雄，爬到柱子上去把溫度表擦干凈。

下面的人嘱咐他說：

“你可别对着它呼吸，不然它就会上升的。”

“什么会上升！去你們的吧！……不会影响它的。”

舒霍夫的队长丘林不在他們中間。舒霍夫放下水桶，把双手抄进袖口，好奇地观望着。

那个队长在柱子上嘶声哑气地說：

“零下二十七度半，混蛋东西。”

为了准确起見，他又看了一次，然后就跳下来了。

“它不准确，老是扯謊，”有一个人說。“难道他們会

在警戒区里挂准确的温度表嗎?”

队长們走散了。舒霍夫跑到井边。两只耳朵虽然藏在帽耳底下,但是因为帽耳沒有系住,耳朵被严寒刺得有点酸痛。

井栏冻上了很厚的冰,水桶好容易才钻进井洞里去。绳子也象一根棍子似地撅在那里。

舒霍夫的两手都失去了知觉，他提着冒气的水桶回到看守室以后,就把手浸在井水里,这才暖和过来。

塔塔林已經不在房間里了，但是有四个看守挤在一起，他們不下跳棋，也不睡觉了，而是爭論着一月份他們每人能买到多少黍米。(鎮上的粮食供应很緊張,看守們的粮票虽然早用光了，但他們却能用比較低一些的价錢买到一些鎮上的居民买不到的粮食。)

“把門拉上,你这个混蛋！風吹进来啦!”他們之中的一个轉过头来对他說。

絕不能一大早就把毡靴弄潮。就是跑回营房去，也沒鞋可換。舒霍夫蹲了八年监獄，看到过各种各样分配鞋的办法：有的时候往往根本不穿毡靴度过一冬，有的时候連那些半高腰的皮鞋都看不到，只有树皮鞋和“切利亚宾斯克拖拉机厂”(一种車胎底的胶鞋)。現在穿鞋的問題好象可以对付过去了:舒霍夫在十月里弄到了(他所以能弄到，是因为他死乞白賴地要跟小队副一起到儲藏室去)一双結实的半高腰皮鞋，鞋头很硬，里面也很寬

松，包上两层厚包脚布也穿得进去。舒霍夫象寿星那样兴高采烈地穿着它过了約摸一个礼拜，不时用嶄新的鞋后跟在地上从容不迫地敲打几下。到了十二月，毡靴及时送到，活得下去了，死不了啦。这时候有一个鬼东西在会計科长耳边說了几句閑話，他說，舒霍夫可以領一双毡靴，不过得把半高腰皮鞋交回。他說，一个犯人同时有两双鞋是不合規定的。于是舒霍夫就不得不做个选擇：或是穿着半高腰的皮鞋度过整个冬天，或是穿上毡靴，而且一直穿到解冻的天气，而把半高腰皮鞋交回去。唉！这双嶄新的半高腰皮鞋，他多么爱惜它啊，經常用軟干油把皮子弄得軟軟的。八年当中，任何东西都不象这双半高腰皮鞋那么叫他心疼。把它扔到鞋堆里以后，到了春天它就不再是你的了。

現在舒霍夫很明白他該怎么办：他灵巧地脫下毡靴，把它放在屋角里，把包脚布塞进靴筒（勺子噹啷一声掉到地板上；不管他在檢点全部必需用品准备去蹲禁閉的时候有多么匆忙，勺子却沒忘了带上），便赤着脚用抹布往地板上澆了很多水，水即刻向看守們的毡靴底下淌了过去。

“你这个混蛋！輕一点！”一个看守忽然警觉过来，同时抬起双脚放到椅子上。

“大米？大米是另一碼事，你别拿大米来比！”

“你澆了多少水，儍瓜？誰是这么擦地板的？”

"长官！不这样就擦不干淨。髒东西都吃进去了……"

"你看見过你的老婆是怎么擦地板的嗎，蠢猪？"

舒霍夫挺起腰，手里拿着一块淌着水的抹布。他很天眞地微微一笑，露出了嘴里的几个豁牙，这几顆牙齿是一九四三年他在到这里来以前，在烏斯吉-伊日瑪生坏血病脫落的。他来的时候得了赤痢，肚子泻得一塌糊塗，胃里非常虛弱，不願接受任何食物。但是現在只剩他那发音不清的毛病是从那个时候遺留下来的。

"长官，我的老婆在四一年被人从我身边带走了。我記不得她是个什么样的婆娘啦。"

"瞧他們这些人是怎么擦地板的……这些个坏蛋，什么都不会干，也不想干。給他們吃飯眞是糟蹋粮食。不如給他們吃大粪。"

"天天擦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弄得这里老是潮湿。你听着，八百五十四号！你輕輕地擦，稍稍湿一湿就成了，完了就滚你的吧。"

"大米！你别拿大米跟黍米去比！"

舒霍夫麻俐地干起来。

干活就象一根棍子，它有两个头：替聪明人干活干得很漂亮，替傻瓜干活只不过是装装样子。

要不是这样的話，所有的人早就都累死光了，这些大家心里都有数。

舒霍夫擦完地板，把上面那些干了的污点都擦掉，然后把沒有擰干的抹布扔到炉子后面，在門限旁边使勁穿上了自己的毡靴，把水潑到长官們經常走过的小路上，于是加快速度，經过澡堂，經过俱乐部黑漆漆、冷冰冰的大楼，斜着向食堂走去。

还是得赶快到医务所去，渾身又酸疼起来。而且还不能在食堂前面碰上看守：劳动营当局下过一道严厉的命令：誰要是独自一人落在后面，就要被抓去关禁閉。

今天在食堂前面出現了一种奇怪的現象，人不象往常那么挤，也沒有排队。先进去再說。

食堂里雾气迷漫，就象澡堂里一样，那是从門外放进来的寒气和很稀的坏菜湯冒出来的蒸汽。队員們有的坐在桌子旁边，有的在走道上挤来挤去等空位子。每小队都有两三个队員用木托盘端着菜湯和稀飯在找座位，但是站在走道上的人擋住了他們的去路，他們就喊着叫那些人让开。那些人不理会他們，他們就罵开了：混蛋，傻瓜，快閃开！而且把托盘一推，碗里的湯湯水水就噗嗒噗嗒往外直濺。他們的那只空着的手也啪啪地直打那些人的脖子。打得好！別站在道上碍事，别东張西望地找人家吃完了的大碗去舔。

在那边的一張桌子后面，一个年輕的小伙子正在划十字，还沒把勺子浸到湯里。这准是一个西烏克兰的人，而且是个新来的。

俄罗斯人却連該用哪只手划十字都忘記了。

坐在食堂里是很冷的，大多数人都戴着帽子吃东西，但幷不着忙，他們从黑菜叶下面打捞煮化了的小烂魚，把魚刺吐到桌上。当魚刺在桌子上堆成一堆、輪到下一个队坐下来吃飯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把它們拂到地板上，然后踩得稀碎。

可要是直接把魚刺吐到地板上，那就要被认为是不讲卫生。

在营房里，有两排不知是圓柱还是支柱之类的东西，在一根这样的柱子旁边，坐着和舒霍夫同队的一个名叫费久科夫的队員，正替舒霍夫看守着一份早餐。他是一个等級最低的队員，还不如舒霍夫。全工作队从表面上看个个都穿着一色的黑呢上衣，而且都綴着一样的号碼，可是里边却很不相同——分許多等級。布伊諾夫斯基是不会替别人看守大碗的，而舒霍夫也不是什么零碎活都得干的，还有些人比他的等級更低。

费久科夫看見舒霍夫，就叹了一口气，把位子让出来。

“都凉了。我以为你去蹲禁閉了，想把你的一份吃掉。”

他不再等了，因为他知道舒霍夫不会給他留下什么东西，舒霍夫会用面包把两只大碗擦得干干淨淨。

舒霍夫从毡靴里掏出勺子。这只勺子对于他是很貴

重的，它跟他一起走遍了整个北方。这是他亲手把鋁絲熔化了在砂胚上澆鑄出来的，上面还刻了一行字："烏斯吉-伊日瑪，一九四四年"。

接着舒霍夫便把帽子从剃过的头上摘了下来——不管天气有多冷，他都不准自己戴着帽子吃飯——然后攪动着已經澄清了的很稀的坏菜湯，赶快察看大碗里盛的东西。碗里的情况平平常常。旣不是最先从大桶里盛出来的，可也不是桶底剩下的东西，說不定費久科夫在看守这只大碗的时候从里面撈走了一块馬鈴薯，这种事他是干得出来的。

菜湯如果是热气騰騰的，倒也叫人高兴，可現在舒霍夫得到的却是一碗冰冷的。不过他还是慢吞吞地、全神貫注地吃了起来。这时候哪怕屋頂着火也不該着急。劳动营里的犯人，除了做梦以外，每天只有在早上吃早飯的十分钟、吃午飯的五分钟和吃晚飯的五分钟里，才是为自己而活着。

菜湯不是每天換样，这取决于給冬天准备的是什么蔬菜。要是去年只准备了一种盐腌的胡蘿卜，那么从九月一直到六月就只得天天喝胡蘿卜湯。而現在則是黑菜。劳动营里的犯人吃得最飽的时候是六月，因为这时候各种蔬菜都吃光了，只得用粮食来代替。最糟的是七月：把蕁麻切碎了放在大鍋里熬。

小魚身上的刺愈来愈多，魚肉跟刺在一块煮，煮得稀

烂，只能在魚头和魚尾上找到一点肉。在一碰就碎的网状的魚骨头架上，舒霍夫連一小片魚鱗、一小块魚肉都不放过，完了还要用牙把骨架嚼开、吸吮一番，这才吐到桌上。任何一条魚身上的东西他都要全部吃掉：不管是魚鰓、魚尾，还是魚眼睛，不过魚眼睛必須长在魚头上，要是魚头煮烂了，眼睛飄在大碗里，那不管它有多大，他也不吃的。为了这件事他曾受到别人的嘲笑。

舒霍夫今天吃得很节約：他沒到营房去取面包，所以他現在就沒吃面包。面包可以过后再吃，吃得更飽一点。

第二碗是小米粥。粥已經冻成了一块。舒霍夫把它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别說小米粥已經冷了，就是热的吃起来也是既不經飽，也沒有味道，跟嚼青草一样，不过顏色是黃澄澄的，看上去象是黍米罢了。他們用它来代替大米，据說这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一滿碗煮好了的小米粥約摸有三百公分重，虽然不是大米粥，可总比沒有要好。

舒霍夫把勺子舔干淨，照旧塞到毡靴里，然后就戴上帽子到医务所去了。

天还是那么黑，劳动营的灯光把天上的星星都赶跑了。聚光灯两股寬闊的灯光照旧射在警戒区內。这座"特別"劳动营剛剛建成的时候，警卫队拥有大量战爭时期遺留下来的照明彈，每当灯光稍稍有点暗淡，他們就往警戒区的上空紛紛射出白色、綠色、紅色的照明彈，活象是在眞正的战場上。后来不放照明彈了。是不是嫌化費

太大了呢？

天色还是跟起床的时候一样黑，但是有經驗的眼睛却能根据种种微小的迹象毫不困难地断定，很快就要敲钟上工了。瘸子的助手(瘸子是食堂的值班員，他养了一个助手）到六号营房去叫那些不能到警戒区外面干活的殘廢吃早飯。一位留着鬍子的老画家蹣跚着向文化教育科走去，去拿顏料和画笔写号碼。塔塔林又出来了，他匆匆忙忙迈着大步穿过排队的地方向指揮部的木房那边走去了。外面的人还很少，这就是說，在这最后几分钟的甜蜜时刻里，大家都随便找了个地方在烤火。

舒霍夫机灵地藏到营房拐角后面躲开了塔塔林：要是第二次碰到他，就又得被他抓去。而且无論如何不能打呵欠。千万不能让任何一个看守看見你独自一人呆在那里，只能让他們看到你是和大伙在一起。他們要么就是正在找人替他們干活，要么就是无緣无故地恶狠狠地把你拉走。犯人們都讀过每一幢营房前面貼着的命令：距看守五步之外即需脫帽，看守走过两步之后方能戴上。有些看守象瞎子一样慢吞吞地走，根本不在乎你脫不脫帽，但是这对于另一些看守却是一桩乐事。有多少人曾为了帽子問題被拉去关禁閉！这可不能馬虎，还是站在房角后面等他走过去为妙。

塔塔林走过去以后，舒霍夫本来已經下决心要到医务所去了，不料他突然想到，七号营房的那个高个儿的拉

脫維亚人曾答应在今天早晨上工之前卖給他两杯[1]烟叶，舒霍夫在忙乱中却把这事忘得干干淨淨。高个儿的拉脫維亚人昨天晚上收到一个邮包，說不定明天烟叶就沒有了，那时候就得等一个月才能收到下一个邮包。他的烟叶质量很好，抽起来很有劲，而且很香。顏色是淡褐色的。

舒霍夫懊恼起来，躊躇起来了：要不要拐回七号营房去呢？但是离医务所只有几步远了，于是他就胆怯地向医务所門口的台阶走去。可以听見脚下的雪吱吱作响。

医务所里和往常一样，走廊上干淨得叫人不敢在地板上走。墻壁都塗上了白磁漆。家具也都是白的。

不过所有的房間都关着門。医生大概都还沒起床。值班室里坐着一位医士，他是一个叫做柯里亚·弗多烏什金的年輕小伙子，穿着一件洗得很干淨的白长衫，坐在一張干淨的小桌子后面，正在写着什么。

再沒有別人了。

舒霍夫就象在首长面前那样脫下帽子，然后出于在劳动营里养成的那种习慣，偷偷地向不該看的地方瞟了两眼；他不可能不看到，尼古拉写得一行行很整齐，每行都沒写到头，紙边上空出了一些地方，而且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舒霍夫当然立刻就明白了，这不是工作，而是私事，不过这跟他无关。

---

① 劳动营内犯人私下买卖烟絲，用杯子作量具。——譯者注。

“是这么回事…… 尼古拉·謝苗內奇…… 我象是……有病……”舒霍夫不好意思地說，象是看見別人的財产眼紅似的。

弗多烏什金抬起了那对平靜的大眼睛。他戴着一頂白色的包发帽，穿着白长衫，号碼都看不出来了。

“你为啥这么迟才来？昨天晚上干嘛不来？难道你不知道，早上是不看病的嗎？請准病假的人的名单已經送到生产計划科去了。”

这一切舒霍夫都知道。他知道，就是晚上来看病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請准病假的。

“要知道，柯里亚……它昨天晚上該痛的时候可又不那么痛……”

“它是什么？現在痛嗎？”

“要是仔細捉摸捉摸倒一点也不痛。可我总觉得渾身不得勁。”

舒霍夫不是那种常到医务所来找麻煩的人，弗多烏什金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只有权批准两个人早上不出去干活，而这两个人他已經批准了，桌上的一块淡綠色的玻璃板底下写着这两个人的名字，下面还画了一道綫。

“那就該早点来看。你怎么直到馬上就要上工的时候才来？給你！”

弗多烏什金从一个蒙着一层紗布、在紗布上的許多孔里插着体溫表的罐子里抽出一只体溫表，擦去上面的

酒精，便交給舒霍夫夹在腋下。

舒霍夫坐在靠墙的一条长凳上，屁股只挨着长凳一头的尽边上，一不小心就会跟长凳一同跌在地上。他选中这么一个不舒服的坐位其实并不是故意的，而是下意識地要表明他对医务所很生疏，他到这里来只是为了一点小病。

弗多烏什金照旧写他的东西。

医务所設在警戒区里的一个最偏远的角落里，任何声音都傳不到这里。連一个普通挂钟的嘀嗒声都听不見，獄方不給犯人装钟表，由长官替他們掌握时間。就連耗子抓东西的声音也沒有，医务所的一只猫把耗子都捉光了，这是猫的任务。

在一間这么干淨的屋子里，在这么深沉的寂靜中，在一盞明亮的灯光下，什么事也不干地坐上整整五分钟，这在舒霍夫看来是很奇怪的。他看看四面的墙壁，沒在上面找到任何东西。他看看自己的棉袄，胸前的号碼已經磨坏了，好象快掉下来了，得修补一下。他用一只空着的手又摸了摸臉上的鬍子，鬍子长得很长了，打上次洗澡以后，有十来天沒剃啦。可这沒有什么关系。再过两三天又要洗澡了，那时候就可以剃掉。何必坐在理发室里排队，白浪费时間呢？舒霍夫用不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打扮得那么漂亮給誰看呢。

后来，舒霍夫看着弗多烏什金雪白的包发帽，想起了

洛瓦提河上的卫生医药站；有一次他到那里去治受了伤的下巴——当时他真是一个大傻瓜！——他竟自动回队了。他本来可以躺上五天的。

現在他产生了这样的幻想：要是病上两三个礼拜，不过不是什么要命的病，也不用开刀，但是必須住院，那么就能一动不动地在床上躺他三个礼拜，还可以喝到肉湯，这就好了。

但是舒霍夫想起来了：現在就是在医院里也不能躺着不动。随着一批押来的犯人来了一个新医生——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这是一个眼明手快、声音洪亮的人，他自己整天忙个不停，而且也不让病人安靜：他把所有能走动的病人都赶出去替医院干活：筑籬、修路、往花坛运土，到冬天还要积雪保墒。他說，干活是治病的最有效的良药。

馬儿干活干多了也要累死的。这一点他应該明白。要是他自己砌磚头砌累了，他是一定要坐下休息一会的。

……弗多烏什金却还在写他的东西。他的确是在干自己的私事，这对舒霍夫說来是不可理解的。他在抄他昨天新做的一首长詩，他答应今天把它拿給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就是那个热中于劳动疗法的医生看。

这种事只有在劳动营里才有：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劝弗多烏什金声称自己是个医士，便让他做医士的工作，于是弗多烏什金就开始学习給那些笨头笨脑的犯人

作靜脉注射，犯人們死板的脑筋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医士可能根本不是医士。柯里亚过去是个文学系的大学生，在二年級时被捕。斯杰潘·格利戈里伊奇希望他在獄中把自己先前不能随心所欲去写的东西都写出来。

……透过結了白色的冰而不再透明的双层玻璃窗微微可以听見从室外傳来的上工的钟声。舒霍夫叹了一口气，站了起来。他和先前一样觉得发冷，可是住院却显然办不到了。弗多烏什金伸手取过体溫表，看了一看。

“你瞧，不上不下，三十七度二。要是三十八度，那就很明显了。我不能准你的假。你要是想呆在这里，那你自己負責。医生檢查过后，认为有病，就准他的假，要是沒病，就不准假，还要把他送到禁閉室去。你还是出去干活的好。”

舒霍夫一句話也沒回答，甚至連头也沒点一下，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額上就出去了。

坐在暖暖和和的房間里的人哪能体会到冻坏了的人的苦楚？

寒气逼人。严寒中刺鼻的烟气刺得舒霍夫鼻子发痛，而且逼着他咳嗽起来。零下二十七度的严寒，舒霍夫的体溫是三十七度。現在就看誰能战胜誰了。

舒霍夫小步跑进了营房。站队的地方还是空的，整个劳动营的外面也都是空的。这时正是那短短的、逍遙自在的一刹那，这个时候尽管一切都已經决定了，人們还

装做若无其事，不会上工的样子。哨兵們坐在暖和的营房里，半睡半醒的脑袋靠在步枪上，这么冷的天气在崗楼上走来走去，对于他們也不是什么乐事。大門口的看守們正在往炉子里扔煤块。看守室里的看守們在出发搜索之前吸着最后的一支自己卷的香烟。犯人們穿上了自己全部的破衣烂衫，把所有的绳子都纏在身上，为了御寒，用破布把从下巴到眼睛这块地方蒙住，穿着毡靴躺在板鋪的被子上面，閉目养神，等队长喊“起床！”的时候再爬起来。

104小队和整个第九营房的其他犯人都还躺着。只有副队长巴甫洛微微顫动着嘴唇，拿着鉛笔头在計算什么，还有舒霍夫的邻鋪，一个干干淨淨的、梳洗整齐的浸礼教徒阿辽沙在上鋪讀抄录在記事簿上的半本《新約》。

舒霍夫拚命往里跑，不过脚步声很輕，他跑到小队副床边。

巴甫洛抬起头来。

“沒有整您嗎，伊凡·杰尼瑟奇？放了您啦？”（西烏克兰人眞是怎么也訓练不好，他們即使在劳动营里也还是称別人父名，同时还以“您”相称。）

他从桌上拿起一份口粮，递了过去。口粮上有一勺白糖，堆成小小的一堆。

舒霍夫非常着急，不过回答得还是很有礼貌（小队副也是上級，他甚至比劳动营的領导更重要）。他急得用嘴

唇把面包上的白糖抿起来，又伸出舌头把糖舔干净。他一只脚踩着脚磴子，爬到上面整理床鋪，一面把口粮看了又看，用手很快地掂了掂，看是不是够規定的五百五十公分。这种口粮，舒霍夫在监獄里和劳动营里，領了不止一千次了，沒有一份用秤秤过，他这个胆小的人既不敢声張，也不敢抗議，但他跟任何一个犯人一样，早就明白，誰要是秤得公平，在面包房里就沒法待下去。每份口粮的份量都不够，只不过想知道一下究竟差多少，是不是差得很多而已。因此每天都要掂一掂，得一点精神上的安慰，也許，今天沒有太过份欺騙我？也許我这份差不多够份量了？

"大概差二十公分，"舒霍夫这样断定，然后把面包掰成两半。一半揣到怀里，塞在专門縫在棉袄里面的一个小白口袋里(工厂給犯人縫的棉袄都沒有口袋)，另一半是吃早飯时节約下来的，他想立刻吃掉，不过匆匆忙忙吃沒味道，体驗不到吃东西的乐趣，因而也不觉得飽。他探过身去，把半份口粮塞进床头小柜，但是又即刻改变了主意，因为他想起，值日員已經有两次为了失窃的事挨打了。营房很大，出出进进的人很多。

伊凡·杰尼索維奇因此沒有放下面包，却从毡靴里拔出脚来，很麻俐地把包脚布和勺子留在靴子里、光着脚爬到床上，把褥子上的窟窿弄大一些，将半份口粮藏到鋸末里面。他用力扯下头上的帽子，取出一根穿着綫的針

(这根針也藏得很好，搜查的时候帽子也要摸的；有一次看守被針扎了一下，气得差点儿沒把舒霍夫的脑袋打烂)。一針，一針，一針，把藏着口粮的窟窿縫好了。这时嘴里的糖也化了。舒霍夫渾身紧張到了极点，派工員馬上就要在門口喊叫了。舒霍夫的手指动作很快，可是思想跑得更快，已經在盘算下一步該作什么了。

浸礼教徒在念《圣經》，不过幷不是默讀，而是讀出了声(也許是当着舒霍夫的面故意这样，因为浸礼教徒都喜欢說教)：

“你們中間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偸窃、作恶、好管閑事而受苦。若为作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給神。”

阿辽沙眞行，他把这个小本子巧妙地插到墻縫里，每次搜查都沒有被发現。

舒霍夫用同样迅速的动作，把呢上衣搭到横梁上，从褥子底下掏出一双連指手套、一副破包脚布、一根小绳和一块釘着两根带子的布。他把褥子里的鋸末稍稍弄平了一点(鋸末很沉、很磁实)，把被子四周都掖到下面去，枕头放到原处，然后光着脚爬下来穿靴子，先裹上好的、新的包脚布，再把坏的裹在外面。

这时队长咳嗽了一声，爬起来，宣布說：

“别躺着了，104 小队，走吧！”

整个小队的队員，躺着的也罢，沒有躺着的也罢，立

刻都起来，打着呵欠，向門口走去。队长蹲了十九年监獄了，他决不提前一分钟赶他們去上工。他旣說了“走吧！”那意思就是非走不可了。

当队員們迈着沉重的步子，一声不响地、一个跟一个地走进走廊、前厅，然后来到門廊上，20小队的队长，也像丘林一样宣布“走啦！”的时候，舒霍夫已經裹好了两层包脚布，穿好了靴子，把呢上衣罩在棉袄外面，用绳子把腰上系得紧紧的（以前有人有过皮带，也被沒收了，在特别营里是不許可有皮带的）。

这样，舒霍夫总算装束停当，在前厅里赶上了同队的最后几个队員，来到門廊上，他們每人背后都有号碼。队員們把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到身上，显得很臃肿，他們迈着沉重的步子到斜对面去站队，一个跟着一个，誰也不去追赶誰，只是脚下不时发出吱吱的响声。

天仍然沒有亮，虽然东方已經发白，已經放光。东边吹来的風尽管不大，但砭人肌骨。

再沒有比清早上工这一时刻更痛苦的了。摸着黑，冒着严寒，肚子空空的，去干一天活。舌头麻木了。誰都不願跟誰說話。

一个低級派工員在队伍里奔来奔去。

“喂，丘林，还要等多久？又要磨洋工嗎？”

这个低級派工員，只有舒霍夫怕他，丘林可不怕。丘林不願跟他多費口舌，一声不响、不慌不忙地走着。整个

小队都随着他踏雪而去，脚下发出咔咔嚓嚓的声音。

可能又送了一公斤腌板油，因为104小队又来到原来的纵队，这一点根据左右的邻队就可以判断出来。只有那些又穷又不机灵的家伙才被赶去修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嗨，今天那边眞会冻死人：零下二十七度，还加上刮風，既沒有地方避風，也沒有地方烤火！

作一个队长必須有很多腌板油：要送給生产計划科，还要塡自己的肚皮。队长是不会缺油的，即便他自己接不到任何邮包也是一样，因为队里不論誰收到邮包，都会立刻向他献礼。

否則你就活不下去。

总派工員看着牌子說：

“丘林，今天你队里有一个病号，出工的是二十三个嗎？”

“是二十三个。”队长点点头。

誰沒来？潘杰烈耶夫沒来。难道他是当眞生病了嗎？

队里立刻紛紛議論开了：潘杰烈耶夫，狗崽子，又留在劳动营里了。他什么病也沒有，是指导員让他留下的。又要去告誰的密了。

白天叫他不碍眼，哪怕找他談三小时，誰也不会看見，誰也不会听見。

就說是送到医务所去了……

整个队伍是黑压压的一片，因为犯人都穿着黑呢上衣，各小队慢吞吞地順序向前走去，准备接受搜查。舒霍夫想起，棉袄上該换新号碼了，就穿过队伍挤到另一边。那里有两三个犯人在画家面前排着。舒霍夫于是也去排在后面。号碼对我們只有害处，看守老远就能根据号碼认出你来，这样押送队就可以把你記下来，可你如果不及时换上号碼，那就得关禁閉，因为你为什么不关心号碼呢？

劳动营里有三个画家，尽义务給首长作画，同时还輪流在上工的时候去写号碼。今天輪到白鬍子老头了。他用毛笔在帽子上写号碼的时候，你瞧吧，就像神甫往脑門上塗圣油。

他塗一陣，就往手套里呵一陣气。手套是毛綫的，很薄，手冻僵了，号碼还描不出来。

画家給舒霍夫的棉袄上换了一个新号碼，舒霍夫沒有重新掩上呢上衣，因为剩下不几个人就該輪到搜查他了，他拿着带子赶上了小队。他馬上就发現，和他同一个小队的采札尔在抽烟，抽的还不是烟斗，是紙烟，这就是說可以去敲一敲竹杠。但舒霍夫沒有直接去討，他紧挨着采札尔站下，半側着身子，而且不盯着他看。

他向别处望着，仿佛滿不在乎似的，但是他看見，每吸一口之后（采札尔很少吸，他在沉思），紅灰色的圓圈就順着紙烟向前移动，縮短一截，漸漸接近烟嘴。

費久科夫这只老狼，他也在打紙烟的主意，正对着采

札尔站着，直盯着他的嘴看，恨不得馬上弄到手。

舒霍夫一点烟絲也不剩了，他知道自己今天在晚上之前是弄不到烟的，他渾身紧張地等待着，他現在所期待的这个烟头好像比自由还可貴，但他不能像費久科夫那样作賤自己，他可不能往别人嘴里看。

采札尔是混血儿：是希腊人，犹太人，还是茨崗人，弄不清楚。他年紀还輕，拍过电影。不过連一部都沒拍完，就被捕入狱了。他的髫子是黑色的，又濃又密。在这里所以不刮掉，是因为档案里的照片上是这样的。

“采札尔·瑪尔科維奇！”費久科夫憋不住了，巴結地說。“让我抽一口吧！”

他的臉因为貪婪和渴望而抽搐起来。

……采札尔微微睜开半搭拉在黑眼睛上的眼皮，看了看費久科夫。由于他不願别人在他抽烟的时候打断他，向他要烟头，他就經常抽烟斗了。他不是舍不得烟，而是舍不得被打断的思路，他希望这种思路能够为他找出点什么来。但是他几乎剛剛燃起一支烟，就馬上在好多只眼睛里看到：“别抽到头！”

采札尔轉身对舒霍夫說：

“拿去吧，伊凡·杰尼瑟奇！”

他用大拇指把燃着的烟头从短小的琥珀烟嘴里拔出来。

舒霍夫精神大振（他就是等着采札尔自动給他），一

只手急忙感激地接过烟头，另一只手从下面接住，免得失落。采札尔嫌髒，沒有把烟嘴給他，他也沒有生气（有的人嘴干淨，有的人嘴上有口涎）。他那粗糙的手指就拿在火头上，也不怕燙。主要是他先費久科夫老狼一步，現在正吸着烟，一直要到嘴唇被燒疼才罢。咂，咂，咂，咂！一股股烟散到整个饥餓的身体里，从脚底到头頂都有了反应。

正当这种舒服的感觉傳遍了全身的时候，伊凡·杰尼索維奇听見嚷了一声：

"里面的衬衣沒收！……"

犯人的生活就是这样，舒霍夫已經习惯了：随时都要提防着发生什么意外。

为什么——衬衣？衬衣是領导亲自发的?！……不，这不可能……

离搜查的地点还隔着两个队，可是整个104小队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生活管理員沃尔科伏依中尉从劳动营指揮部走出来，对看守們不知嚷嚷些什么。沃尔科伏依不在的时候，看守們搜查得馬馬虎虎，这时立刻紧張起来，像野兽似地奔忙着，他們的領班大叫：

"解—开—衬—衣！"

不光是犯人，也不光是看守，据說連劳动营的領导都怕沃尔科伏依。上帝总要給恶人作上記号，瞧，給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姓！沃尔科伏依老是像狼一样地瞅人①。黑黝黝的，大个子，愁眉苦臉，飞快地跑来跑去。他会从指

揮部突然鉆出来，吼道："都聚在这里干什么？"你都来不及閃开。以前他还拿着一根有手到臂肘那样长的短鞭，用皮条編成的。据說，在牢房里他就用短鞭打人。或者，当犯人聚集在营房旁边等着晚上檢查的时候，他从背后悄悄走过来，用鞭子往你脖子上抽一下："为什么不排队，賤胚？"人群像一股巨浪似地飞快地躲閃他。挨打的人捂住脖子，擦掉鮮血，不敢作声：不然的話还要請你蹲禁閉。

現在不知为什么不拿鞭子了。

天冷的时候，晚上就不作一般搜查了，尽管早晨制度不严格。那时犯人只解开呢上衣，把下擺撩起来，五个人一排走过去，五个看守迎面站着。他們拍拍犯人束着腰带的棉袄的两側，拍拍右腿上唯一允許有的一个口袋，他們都戴着手套，如果摸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并不馬上抽出来，而是懶洋洋地問："这是——什么？"

早晨犯人身上有什么可搜的？搜刀子嗎？他們不会把刀子从劳动营里往外拿，只能往劳动营里带。早晨要搜查的是，他們是否随身带着三公斤左右的食物，好准备逃跑。曾經有一个时期，对午飯的这二百公分一块的面包怕得要命，竟頒布了一道命令：每小队作一只木箱，整个小队队員的面包都集中在一起，放在这只木箱里带

---

① 沃尔科伏依(Волковой)一姓是由狼（волк）一詞演变而来。——譯者注。

着。这对他們究竟有什么好处，簡直想不出来，相反，这倒成了对人的一种折磨，增加了不必要的忧虑；得把自己那份咬下一口，牢牢地記住，放进木箱，可是面包都是一个样儿的，都是从一个大面包上切下来的，于是一路上得想着它，为它操心，你的那份面包会不会暗中被偷换了呢，还会互相爭吵起来，有时弄到打架的地步。后来有一次，有三个人乘着汽車从工区逃跑了，并且带走了一箱面包。領导这才醒悟过来，在哨所把所有的箱子都劈掉了。他們說，还是各人带各人的吧。

早晨还需要搜查的是，囚衣里面是否穿了私藏的便服？因为每个犯人自己的东西早就全部沒收了，据說要到期滿才发还。但是在这个劳动营里还沒有一个人滿过期。

还要搜查的是，是否随身带着打算通过工作人員发出去的信件？只是如果要在每一个人身上搜查信件，那就得拖拖拉拉地搞到中午了。

但是沃尔科伏依嚷嚷着吩咐了什么，于是看守們赶忙脫下手套，命令解开棉袄（每个犯人把营房里的热气就保藏在这里），解开衬衫，伸手进去摸，看有沒有違反規定貼身穿什么衣服？每个犯人規定穿两件衬衫，里面一件，外面一件，其余的都得脫掉！犯人就这样一排一排傳下了沃尔科伏依的命令。那些已經先过去了的小队，可眞是他們的幸运，他們已經在門外了，在这边的，却得解开

衣服！誰要是穿了自己的衣服，就得当場在冰天雪地里脫下来！

就这样开始了搜查，不过事情进行得不很順利，大門口已經沒有人了，哨所里的押送人員就大声叫嚷着：来吧！来吧！于是沃尔科伏依对104小队放松了一些：記下誰穿了規定之外的衣服，让他自己晚上交到儲藏室去，并且写一份材料說明，为什么和怎样私藏衣服的。

舒霍夫穿的全是公家发的衣服，啱，搜吧，——胸脯，外加一顆心。給采札尔記上了一件厚絨布衬衫，可是布依諾夫斯基，瞧，他有一件背心或者肚兜之类的东西。布依諾夫斯基嚷嚷起来——他在驅逐艦上已經习慣这样了，在劳动营里他待了还不到三个月，他說：

“你們沒有权利在冰天雪地里脫去人們的衣服！你們不知道刑法第九条！……”

他們有。他們知道。只有你老兄还不知道。

“你們不是苏联人！”中校破口罵道。“你們不是共产党員！”

法典的条文，沃尔科伏依还能容忍，可是这句話却使他像閃电似地发起怒来，气得臉都变了形：

“禁閉十天！”

又压低嗓門对領班說：

“傍晚去办手續。”

他們不願在早晨把人弄进禁閉室去，因为那样就少

一个人出工了。让他再弯一天腰，晚上再去坐牢吧。

牢房就在队伍的左边：房子是石砌的，有两排側屋。第二排側屋是今年秋天造好的，因为一排側屋不够用。獄里有十八間囚房，其中还隔出一些单人囚房。整个劳动营都是木房，只有监獄是石砌的。

冷气钻进衬衫里，一直还沒有暖和过来。犯人即使穿得很多，也沒有用。因此舒霍夫的整个背脊感到非常难受。現在要是能够躺在病床上，睡它一觉才好呢。别的什么也不想了。被子最好也能够厚一点。

犯人們都站在大門口，扣着扣子，系着带子，押送兵在外面催着：

"快走！快走！"

派工員在背后使劲地推：

"快走！快走！"

第一道大門。大門外面有一块空地。然后是第二道大門。哨所附近有两排栏杆。

"站住！"哨兵嚷着。"簡直像一群羊。五个人一排站好！"

天已經蒙蒙亮了。哨所外面押送队的篝火燃尽了。他們在上工之前总是燃起一堆篝火，好暖和暖和，同时点人数也看得清楚一些。

一个哨兵急躁地大声数着：

"一！二！三！"

五个人一排站好了，一排一排地走着，因此不論从前面，也不論从后面看起来都是五个脑袋，五个背和十只脚。

第二个哨兵是个檢查員，他默默地靠着另一边栏杆站着，他只檢查統計是否正确。

还有一个中尉站在那里看着。

这是劳动营里派来的。

人比金子还宝貴。如果在铁絲网外边少了一个脑袋，你就拿自己的脑袋去頂吧。

整个队伍又汇合到一块儿了。

現在押送队的中士又在数着：

“一！二！三！”

五个人一排又分开了，一队一队地走去。

副警卫队长从另一边檢查着。

还有一个中尉。

这是押送队派来的。

无論如何不能出錯。如果你多登記了一个脑袋，就得拿自己的脑袋去頂。

押送兵多得要命！他們排成了一个半圓形包圍了建筑热电站的纵队，举着冲鋒枪，对着你的臉。飼犬員带着狠狗站着。一只狗呲着牙，仿佛在嘲弄犯人。押送队員全都穿着短皮袄，只有六个人穿着沒有挂面的皮大氅。这种皮大氅他們是輪着穿的：誰到崗楼上去，誰就穿。

押送队再一次把小队混合在一起，按照五个人一排，把修建热电站的整个纵队重新計算了一遍。

“日出的时候往往最冷！”中校說。“因为这是一夜过来之后，最冷的时刻。”

一般說，中校是喜欢发表議論的。他可以根据月亮的圓缺計算出任何一年的任何一天。

中校越来越衰弱了，两腮也塌陷了，可是精神很好。

在劳动营外面的冷風里，連舒霍夫那張飽經風霜的臉都感到被寒气扎得难忍的疼痛。舒霍夫理解到在去往热电站的一路上，風会一直这样刮着他的臉，便决定蒙上一块布。他和其他許多人都准备了一块布，釘了两根带子，遇到頂風的时候用。犯人們都认为这块布很起作用。舒霍夫把臉齐眼蒙住，顺着耳根拉到后脑勺上，系了起来。然后把帽沿放下来遮住后脑勺，把呢上衣的領子豎起来。还把前面的帽沿放下来擋住額头。这样，从前面看，就只剩一对眼睛。他又用绳子把呢上衣的腰部系紧。現在一切都弄得挺不錯，只有連指手套破了，所以手冻僵了。他揉搓着，拍打着双手，因为馬上就得把手抄在背后，而且一路上都得这样背着手。

警卫队长嘮叨着每天都得嘮叨的令人厌煩的犯人的“祈禱文”：

“注意，犯人們！走路时严格遵守纵队秩序！不要拉得太远，也不要靠得太紧，不要从这一排竄到那一排，不

要說話，不要左顾右盼，手只准放在背后！向右一步或向左一步，都算逃跑，押送人員不預先警告就会开枪！領队的，开步走！”

大概前面的两个押送兵已經順着大路走了。纵队的排头蠕动起来，人們的肩膀搖摆着，押送队在离纵队的左右两边約莫二十步远的地方走着，互相間前后相隔十步，端着枪准备着。

已經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沒下雪了，路已經踩出来了，已經踩磁实了。繞过劳动营，風斜着向脸上扑过来。纵队像送殯似地走着，手背在身后，低着头。你只能看見前面两三个人的脚，还有你自己的脚就要迈过去的那一小块踩磁实了的土地。有时一个押送兵喊起来：“Ю-48！手擱到背后去！”“Б-52！跟上来！”以后他們就不怎么叫了，因为風很刺人，妨碍观察。他們又不准蒙布。这个差事眞也不怎么样……

天气暖和一些的时候，纵队里，人們总是讲話的，不管你对他們怎么嚷嚷。可是今天大家都微微俯下身子，每一个人都躲到前边一个人的背后，想着自己的心事。

連犯人的思想都不是自由的，老是回到同一个問題上，老是想起那些事：是否摸到褥子里的口粮？晚上让去医务所嗎？到底关不关中校的禁閉？采札尔是怎么弄到那件厚絨衬衣的？也許他买通了私人物品儲藏室里的

人，要不从哪儿来呢？

舒霍夫早飯时沒有吃面包，吃的东西又都是冷的，因此他感到肚子餓了。为了避免肚子咕嚕咕嚕乱叫和想吃东西，他不再去想劳动营的事，而想着快要給家里写信的事。

纵队走过木工厂（这是犯人建筑的），走过居住区（木房也是犯人盖的，住的却是工作人員），走过新俱乐部（从地基到墻上的壁画，也全是犯人的劳动，可是电影却是工作人員在看），然后頂着風，迎着发紅的东方踏上了草原。左右两边都是茫茫的一片白雪，望不到边，整个草原上光秃秃的，沒有一株小树。

新的一年，一九五一年开始了，在这一年中，舒霍夫有权写两封信。最后一封信他是在七月份发出的，十月份收到回信。在烏斯吉-伊日瑪，那里的制度不同，哪怕每月写一封信都可以。只不过有什么可写的？舒霍夫写得并不比現在多。

舒霍夫是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离开家的。星期日人們从波罗姆納做了弥撒回来說，战爭爆发了。波罗姆納教堂是从邮局知道的，在杰姆盖尼約沃战前誰都沒有收音机。現在，据来信說，家家都听有綫广播。

現在写信，就像是往无底深淵里扔石头。扔进去，就石沉大海音信杳然。信里不准写你在哪个队里干活，不准写队长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維奇·丘林是个什么样的

人。現在和拉脫維亚人基尔加斯談話倒比跟家里人談得多了。

他們一年寄来两次信，可是对他們的生活却不了解。农庄主席据說是个新的，不錯，他們年年都換新主席。农庄扩大了，不錯，以前也扩大过，然后又縮小了。嗯，还有，誰沒有完成劳动日的定額，就把他們的菜园减少到只剩原来的百分之十五俄亩，有的連房前屋后的一点地也沒收了。

老婆来信說，从战爭开始以来，集体农庄里就沒有增加过一个劳动力，但舒霍夫怎么也不相信。信中說，所有的小伙子和姑娘，只要有办法，都进城上工厂，或者到泥炭采掘場去了。去打仗的男人們有一半沒有回来，而回来的，都不承认集体农庄，他們待在家里，却到别的地方去干活。农庄里的男人，只有队长札哈尔·华西里奇和八十四岁的木工吉洪。札哈尔結婚不久，已經有孩子了。农庄就靠那些还是三十年代加入的娘儿們支撑。

舒霍夫对于住在家里，却在别处干活这一点，无論如何不能理解。舒霍夫見过单干农民的生活，見过集体农民的生活，但是要男人們不在自己的村子里干活，这他不能同意。类似打零工还是怎么的？可是割草的事怎么办？

老婆回信說，人們早就不打零工了。他們那一带地方聞名的木工活，人們也不干了，籐籃也不編了，現在沒人要籐籃。倒是有一样新的、有油水的副业，那就是描花

毯。不知什么人打仗回来带回一块镂花板，从那时开始就搞起来了，这种行家，也就是描花工，愈来愈多了，他們不加入任何組織，不在任何地方工作，只是在割草和收获的时候，給农庄帮上一个月忙，其余十一个月，农庄就給他一張证明：某庄員因私事請假，該庄員稅款已全部繳清。他們往来于全国各地，甚至还乘飞机，因为要珍惜时間。錢成千成千地积攒起来，到处都描这种花毯：你只要給五十个卢布和任何一条你不感到可惜的旧床单，就可以描一条，描一条仿佛只要一小时左右，不会超过。老婆热切地盼望伊凡回来，盼望他也成为这种描花工。那时他們就可以摆脫她現在所处的这种困境。可以把孩子們送到中等技术学校去，可以盖一間新房子来頂替旧的、腐朽了的木房。所有的描花工都盖了新房，铁路附近的房子現在只要两千五卢布，而不像从前要五千了。

于是他要老婆告訴他，如果他生来就不会画画，他怎么能成为描花工？这个奇怪的花毯究竟是怎么回事，上面画的是什么东西？老婆回信說，只有傻瓜才不会画呢：放上镂花板，用刷子往窟窿里刷。花紋有三种：一种是“三套馬車”——一位驃騎兵軍官乘坐在一辆配有一副漂亮的挽具的三套馬車上；第二种是一头“鹿”；第三种是仿效波斯的。再沒有什么别的花紋了。但是，全国各地的人都怀着感激的心情，爭着购买这些花毯。因为眞正的花毯不是五十卢布，而是几千卢布一条。

舒霍夫眞想哪怕用一只眼睛看一看这种花毯也好……

伊凡·杰尼索維奇在劳动营和监獄里蹲得都已經不习慣考虑如何安排明天或者一年之后的生活，以及用什么养家的問題了。这一切反正上級都替他安排了，这样似乎便当些。他还得蹲上两个冬天两个夏天。可是这些花毯眞使他不安……

看来掙錢很快，很容易。如果赶不上自己的乡亲，未免有点丢臉……但是如果按照心意，伊凡·杰尼索維奇是不願弄这些花毯的。为了这些花毯，得目无法紀、厚顏无耻和昧着良心。舒霍夫自从呱呱落地以来已經四十年了，牙齿已經有一半沒有了，脑袋也禿了頂，他从来沒有給过什么人东西，也从来沒有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在劳动营里也沒学会。

輕易得来的錢，花起来不觉得心疼，也不觉得是自己掙来的。老年人說得对：沒有付足錢的衣服是不經穿的。舒霍夫的手还很有劲，还能干活，难道在釋放以后，他还找不到一个砌炉匠、木匠或铁匠的工作嗎？

只是，如果因为褫夺了公权而沒有地方收留他，回家又不允許，那时他就只好去描花毯了。

这时纵队来到了辽闊的工区，停在哨所前面。先有两名穿着沒挂面的羊皮大氅的押送兵从工地的这一角順着空地向远处各人的崗楼蹣跚走去。在押送队沒有上

到所有的崗楼上之前，工区是不让进人的。警卫队长背着冲鋒枪步入哨所。哨所的烟囱里不断地升起一团团的烟，因为有哨兵整夜待在那里，防止偸运木板和洋灰。

在铁絲网的大門外，在工区以外，在远方的电綫后面，在那一边，仿佛在黑暗中升起了一輪又大又紅的太阳。和舒霍夫并排站着的阿辽沙，望着太阳，感到愉快，嘴唇上浮現出微笑。双頰塌陷，靠口粮度日，找不到地方掙点外快，这有什么可高兴的？每逢星期日他就和别的浸礼教徒一起窃窃私語。看来他們对于蹲劳动营，滿不在乎。

路上用的面罩，也就是那块布，由于一路上的呼吸而潮湿了。个别上冻的地方，結起了一层薄冰。舒霍夫把那块布从臉上取下来挂在脖子上，背風站着。他哪儿也不感到冻得慌，只是戴着破連指手套的手觉得冷，左脚的脚趾头麻木了，因为左脚的毡靴破得很快，縫了第二次了。

腰和背，直到肩膀都感到难受、酸痛，这样怎么干活？

回头一看，正和队长打了个照面，他在最后一排的五个人中。队长的双肩很有力，他的臉盘也很大。他阴郁地站着。他对小队并不怎么亲热，但給他們吃的倒不錯，很关心小队集体的口粮。他在劳动营已經蹲第二期了，成了劳动营指揮部的元老，对劳动营的制度了解得非常清楚。

在劳动营里，队长就是一切，因为一个好队长可以給

你第二次生命，坏队长会把你提前赶进棺材。舒霍夫还在烏斯吉-伊日瑪的时候就认識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維奇了，只是那时沒有在他的小队里待过。当他們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从烏斯吉-伊日瑪也就是从普通劳动营調到这里的特别营的时候，丘林馬上就选中了他。舒霍夫不用和营領导、生产計划科、工地主任以及工程师打交道，因为队长到处都在保护他，队长生着鋼一般的胸膛。然而只要他眉毛一揚，指头一动，你就得赶快去干活。在劳动营里你想欺騙誰都行，只是别欺騙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維奇。这样你就有活路。

舒霍夫想問一問队长，是仍旧在昨天的地方干活，还是挪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又怕打断他那美好的思緒。他剛剛把修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事推掉，現在，可能在考虑百分比，以后五天的伙食都取决于它。

队长因为出过天花，臉上留下了很大的麻斑。他頂風站着，沒有皺眉头，臉上的皮肤像树皮一样。

在行列里，人們冻得不住地搓手跺脚。这可恶的風！这时所有六个崗楼都已經站上了哨兵，又不放人进工区去，并且戒备森严。

喏，警卫队长跟檢查員已經从哨所出来，站在大門两旁，大門打了开来。

"五个人一排站好！第一排！第二排！"

犯人們就像接受檢閱似地迈开脚步走起来，不过走

得还不大像是个队伍。他們一心只想快点进工区，因为在那里不会有人向你喊口令。

离哨所后面不远的地方，是办公处的小屋，工地主任就站在办公处旁边，他这时正叫队长們到他这里来，其实不用他叫，队长們自己也会来的。德尔也朝那边走去，他是犯人中間的一个工长，这个坏蛋对自己哥儿們比对狗还坏。

已經八点钟了，八点过五分了（列車发电厂的汽笛刚刚拉过），上級生怕犯人白白浪费时間，跑去烤火，其实，犯人还有整整一天呢，时間是足够的。犯人們只要一进入工区，就要弯下身子，东捡一块木板，西拾一块木片，拿去生炉子。他們一个个都钻到洞里去了。

丘林叫他的助手巴甫洛跟他一块到办公处去。采札尔也往办公处走去。采札尔闊气得很，一个月里收两次邮包，里面的东西誰需要，他就給誰，他在办公处里干的是輕巧活，作定額員的助手。

可是剩下的104小队的人一下都跑开了，跑到一边去了。

太阳升起来了，紅通通的，雾蒙蒙的，停留在工区的上空。工区里，建筑材料的擋板都被雪盖住了，那座刚刚动工砌的石墙和打的地基都已經停工了，这里还摆着一个折断了的掘土机的把手，散置着挖斗和一些廢棄的铁器，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土沟土坑，汽車修理厂正在改

建，小山崗上是热电站，現在已經开始砌第二层了。

人全都不見了，只有六个哨兵还在崗楼上放哨，办公处附近也是寂无一人。这可是我們这些人的机会！据說，那个总工地主任在头天夜里就大嚷大叫地給所有的小队派了活，可是这些小队却总是安排不好。因为从头天晚上到今天早晨，这些小队都还是乱糟糟的。

这可是我們的一个好机会！趁上級还在研究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随便找个比較暖和的地方坐下来，先呆上他一陣再說，早晚还不得累坏。要是能够在炉子旁边坐一会儿，把包脚布解下来稍微烤一下，那就更美了。这样一天到晚脚都会是暖和的。不过，就是沒有火炉，也还是不錯的。

104小队的人都跑到汽車修理厂的大厅里去了，这个大厅在秋天就已經装上了玻璃，38小队的人正在那里澆混凝土石板。有些混凝土石板还放在模子里，另一些已經竪起来，立在一边，旁边还放着一些鋼筋网。有些混凝土石板碼得很高，地上一块都还沒有鋪上。都以为这里很暖和，其实也不見得，尽管他們已經在大厅里生起了火炉，而且大手大脚地用煤。不过他們并不是让人們取暖的，而是为了使混凝土石板很好地凝固的。大厅里甚至还挂着一个溫度計，就是在星期天，劳动营由于某种原因不出工，工人也要在大厅里生上火的。

当然，38小队是不让别人到火炉跟前去的，他們自己

却圍住炉子坐着，烤他們的包脚布。算了，我們就到角落里去吧，那里也行。

舒霍夫穿着他那条到处乱坐的棉褲，在木模的一头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把背靠在墙上。当他轉过身去的时候，身上的呢上衣和棉袄就一下綳得紧紧的，他感到左胸前好像压着一个什么硬东西。这个硬东西原来是他放在貼身小口袋里的一小块面包。每次吃早飯，他总要把那份配給他的口粮匀出一半来，带在身边留到中午再吃，因此他常常带着它干活，不到吃午飯决不去动它。至于另一半，則作了早餐，可是今天吃早飯的时候，他一点也沒有吃。舒霍夫也知道，他是什么也留不住的。因为他現在就很想趁暖和把这份口粮吃下去。这会儿离吃午飯还有五个钟头，可是太长了。

起先是背上感到有些酸疼，可是現在却轉移到腿上来了，这两条腿变得这样沒劲儿。唉，能到火炉边上去烤烤就好了！……

舒霍夫把手套脱下来，放在膝上，解开扣子，还把他那路上用的，但是已經結上冰的面罩从脖子上解下来，把上面結的冰刮下来，把面罩放到衣袋里。这时，他才把那个用白布头包着的面包取出来。他用布头把面包包着揣在怀里，这样面包屑就不致掉出来。現在他开始一点一点地吃。这块面包一直揣在两件衣服底下，他的体溫把它烤热了，所以一点儿也沒有冻硬。

舒霍夫在劳动营里常常回忆起过去在农村里吃飯的情景：吃土豆，論鍋，喝粥，論罐；先前吃肉，論大块。牛奶也是尽量喝，喝得連肚子都装不下了为止。在劳动营里，舒霍夫知道要像先前那样是不行的。現在的吃法是細嚼慢咽，像他这会儿吃面包一样，一点一点地吃，用舌头吮，含在嘴里細細地嚼，这块又黑又潮的面包还有一股香味儿哩。舒霍夫这八年来吃了些什么呢？在这第九个年头又吃了些什么呢？什么都沒有。活又干得怎样呢？活可是干得頂刮刮的！

舒霍夫就这样把他的二百公分面包吃下去了，可是这时整个104小队的人就坐在他的身边。

那两个像同胞兄弟似的爱沙尼亚人，坐在下面的混凝土石板上，他們俩正輪流地吸着装在一只烟嘴上的半截香烟。这两个爱沙尼亚人的皮肤都是白白的，身材瘦高，都长着一只长鼻子和一对大眼睛。他們两个彼此紧紧地靠在一起，就像誰也离不了对方口里吐出来的那藍色的烟雾似的。队长从来沒有把他們分开过。他們吃东西的时候也是平分，連睡也睡一張上鋪。他們不管是排队，等候上工，或是在床上睡觉，总是有說不完的話，而且很从容，談話的声音很低。其实他們根本不是兄弟，只是在这儿，在104小队里才互相认識的。据說，他們俩有一个本是海边的漁民，至于另一个，在苏維埃政权成立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被父母送到瑞典。他长大之

后，又自己回来了，回到爱沙尼亚上大学。

据說，是哪个民族无关紧要，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坏人。舒霍夫尽管見到过許多爱沙尼亚人，但坏人还沒有碰到过。

大家都坐着，有的坐在混凝土石板上，有的坐在澆灌混凝土石板的模子上，有的干脆就坐在地上。从早晨起，人們的舌头就冷得轉不动了，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沒有人讲話。費久科夫这头老狠到处拾烟头（他一点也不怕髒，連丢在痰盂里的烟头他也去捞），这会儿他正把那些还沒有抽完的烟末剝出来，倒在一張攤在膝盖上的小紙上。費久科夫本来有三个孩子，可是他一入獄，就都不认他了，老婆也改嫁了，所以沒有人接济他。

布依諾夫斯基朝費久科夫瞟了一眼，罵他道：

“喂，你这是在搜罗傳染病嗎？你的嘴唇会生梅毒，还会烂掉！别这样撿吧！”

这位海軍中校已經养成了指揮别人的习慣，他对所有的人談話，都像是在发号施令。

不过，費久科夫并无求于布依諾夫斯基，因为这位海軍中校也沒有人寄邮包給他。所以他不怀好意地、嘴里像含着什么东西似的笑了笑，說道：

“你等着吧，海軍中校，你还要坐八年，你将来也会去撿这些玩意的。初来劳动营的人比你还要清高哩……”

这不过是費久科夫自己这样想，也許海軍中校能

挺住。

"什么，什么?"耳朵有点聾的辛尼卡·克列夫申沒听清楚。他以为剛才談的是今天布依諾夫斯基上工时发脾气的事。"根本用不着去嘔气!"他不安地搖了搖头。"一切都会过去的。"

辛尼卡·克列夫申是个受尽欺凌的老实人。他的一只耳朵震聾了，那还是四一年的事。后来他就当了俘虏，他逃跑过，又被捉住了，被解到布痕瓦尔德①。他在布痕瓦尔德总算把命保住了，所以現在只好老老实实地坐牢。你要是想調皮，就得倒霉。

眞的，成天都得低声下气，腰板不能太硬，否則就会折断。

阿列克賽把臉埋在手掌里，一言不发。他在那里祈禱。

舒霍夫已經把手里的面包吃光了，但是还剩下一块面包皮，一小块半圓形的面包皮。因为要是把这些面包屑倒在粥碗里，用匙子刮不干凈，只能用面包皮去抿。所以他把面包皮又放到布头上，包起来留到午飯时再吃，接着他又把布包塞到棉袄里面的衬衣口袋里，把衣服扣好，免得使它受冻。他已經作好了准备，現在就让他們来分派工作吧。他們要是还拖，当然更好。

---

① 希特勒匪帮囚禁政治犯的一个集中营。——譯者注。

38小队的人已經站起来，各人干各人的事情去了：有的朝混凝土攪拌机走去，有的去提水，有的去綁鋼筋。

但是不仅丘林，就連他的助手巴甫洛都还沒有回到自己的小队里来。104队的人大概已經呆了二十来分钟了，要知道，冬季的劳动日是短促的，他們只能干六个钟头的活，人們这时感到最高兴的是，好像現在离天黑已經不远了。

“唉，好久沒有来大風雪了！”那个紅臉蛋，胖乎乎的拉脫維亚人吉尔加斯叹了口气說。“入冬以来，还沒有过大風雪！这算个什么冬天?!”

“可不是，还沒有过大風雪……沒有过大風雪哩……”全小队的人都这样感叹道。

这个地方刮起大風雪来的时候，不仅不能干活，就連营房也不敢出。从营房到飯厅如果不拉着绳子走，就会迷路。犯人要是在雪地上冻死了，也不会有人表示关心。是否有人逃跑呢？以前有过。刮大風雪的时候，雪倒下得不大，却积起了一个个的雪堆，而且还像是有人把雪堆压得結結实实似的。在这些有雪堆的地方就可以一直从铁絲网上走过去。眞的，大風雪不久就来了。

不妨看看大風雪会带来什么好处：犯人們这時都被鎖在营房里；煤不能及时弄来，营房里的一点儿热气都給吹跑了；面粉也运不进劳动营来，因此也就吃不上面包，有时，弄得連厨房也无可奈何。不管是三天，或者是一个

礼拜(这些都算作休息日),刮了多少天的大風雪,就有多少个星期天得出去干活。

虽然如此,犯人們还是喜欢大風雪,并且常常巴望着它的到来。只要風稍微刮得大一点,大伙就都抬头望着天空:給加点料吧! 給加点料吧!

所謂加点料,就是指下雪。

因为眞正大風雪来的时候,是不会刮地面風的。

已經有人悄悄爬到38小队的炉子跟前去了,但又被他們赶开。

丘林这时也走进大厅来。他的臉色十分阴郁。队員們心里都明白,馬上就要动手干活了。

"怎么样,"丘林扫了大家一眼。"104小队的人全都在这儿嗎?"

丘林并沒有檢查,也沒有清点人数,因为誰也不可能从他跟前跑开,所以他立即就开始派活。他派那两个爱沙尼亚人和克列夫申跟戈普契克一起,把那个摆在附近的笨重的灰浆箱子抬到热电站上去。根据这一点就知道,小队現在要轉移到那个还未完工的,而且在秋末就已經停工的热电站上去干活了。他又派两个人到工具房去,巴甫洛已經到那里領工具去了。还派四个人去打扫热电站附近,机房入口处以及机房里的和吊梯上的积雪。他还派两个人去生机房里的炉子,去弄煤和把木板劈成木柴。他还派一个人把水泥从滑道上运往机房。他已派

两个人去弄水，两个人弄砂，而且还另外派一个人去清除砂上的积雪，用铁棍把上冻的砂石搞碎。

这样，就剩下舒霍夫和吉尔加斯，他俩是全小队的头把手，就剩他俩还沒有派到活了。队长招呼了他們之后，說道：

“喂，小伙子！（其实他并不比他們年紀大，但是他有一个叫别人“小伙子”的习惯。）午飯后，你們去二楼砌墙，那是 6 小队在秋天就停了工的活。可是現在必須使机房保溫。那儿有三扇大窗戶，得首先設法把它們堵起来。我还会派人来帮你們的忙，你們只消考虑用什么法子堵窗戶就行。机房得供給我們泥浆和暖气。我們要沒有火烤，就会像狗一样冻死的，懂得嗎？”

也許他还想說些什么，可是这当儿那个約莫十六岁的小伙子戈普契克一下跑进来，他的脸紅得像头小猪。他埋怨說，别的队不給他們灰浆箱子，結果打起来了。于是丘林轉身就朝那边走了。

不管冰天雪地里开始一天的劳动是多么艰苦，但难的是开头，只要把开头克服过去，就沒什么了。

舒霍夫和吉尔加斯交换了眼色。他們俩已經不是第一次在一起干活了，而且他們都互相尊重，这个尊重对方是木工，那个尊重对方是瓦工。在一片空曠的积雪的地上去找东西来堵窗戶，这实在不是桩易事。但是吉尔加斯却說：

“万尼亚！到堆建筑材料的地方去，我曉得有个地方有嶄新的油毡。那还是我亲自藏起来的。走吧！”

吉尔加斯虽然是拉脫維亚人，但他的俄語讲得跟他的家乡話一样好，因为在他們那个村子旁边有一个信旧教的村子，所以他还在童年时代就学会俄語了。吉尔加斯虽說在劳动营里才呆了不过两年，但他完全明白：你要是自己不想办法，那是什么也弄不到手的。吉尔加斯的名字叫約翰，舒霍夫也就叫他万尼亚。

他們决定去找油毡。在这之前，舒霍夫还跑到汽車修理厂的石墙那边去了一趟，把他的瓦刀取了来。瓦刀对瓦工来說可是件大事，要是他手上有瓦刀，活就好干。但是每个工区都訂着这样的制度：早上把所有的工具領出来，晚上再交回去。至于明天你使得上什么工具，那就全靠你的运气。可是有一次，舒霍夫沒有如数把工具交还給工具管理員，他把一把很好的瓦刀藏了起来。所以他現在每到天一黑就把瓦刀藏起来，第二天早晨，如果砌墙，再把它取出来。当然，如果今天104小队是被赶到“社会主义生活小城”的工地上去，那么，舒霍夫就会又沒有瓦刀使了。可是現在他把石头掀开，把手伸进石縫里，拿出瓦刀来。

舒霍夫和吉尔加斯走出汽車修理厂之后，就一直朝堆建筑材料的地方走去。随着他的呼吸，吐出一股股的白气。太阳已經升起来了，但却見不到阳光，就像籠罩在

雾里似的，可是，在太阳的四周，出現了一些奇怪的光柱。

“这不是光柱嗎？”舒霍夫对吉尔加斯說。

“这些光柱碍不了咱們的事，”吉尔加斯揮了揮手，含笑說。“只消柱子与柱子之間不拉上铁絲网就好了，你得注意到这一点。”

吉尔加斯总喜欢說笑話，小队的人都喜欢他。而且整个劳动营里的拉脫維亚人也都看重他！当然，吉尔加斯吃得不错，按月收到两个邮包，他的脸色总是紅潤的，簡直就不像是个关在劳动营里的人。所以他离不了开开玩笑。

他們的这个工区很大，穿过工区就得花很多时間。在路上他們碰到82小队的小伙子們，又让他們在那里挖坑。坑倒不大：每个长寬各五十厘米，深也是五十厘米。这儿的地就是夏天也像石头一样，何况現在又上冻了，你不妨去試試看！他們用丁字鎬挖，鎬一着地就滑走了，只濺出一些火花，連地皮都沒有伤一点。那些小伙子是每人挖一个坑，他們向周圍打量了一下，想找个地方烤烤火，可是不准他們走动，所以只好又拿起丁字鎬来了。掄起大鎬来倒觉得周身暖和些。

舒霍夫在这群人中間看見他的一个熟人，一个維亚特卡人，他向那人建議道：

“听我告訴你，你这个刨坑的，你应該在刨坑的地方先用火烤一烤，土就会化开了。”

“上头不准，”这个維亚特卡人叹了口气。“不給柴禾。”

“那就該去找。”

吉尔加斯却只啐了一口。

“唉，万尼亚，你說說看，要是上級有头脑的話，干嗎要人在这样的大冷天拿丁字鎬来刨坑呢？”

吉尔加斯还不痛不痒地駡了几句，之后就不响了，因为在这样的大冷天里說話是不好的。他們就一直朝那埋着盖房子用的擋板的地方走去。

舒霍夫喜欢跟吉尔加斯在一起干活，他只有一点不好，就是不抽烟，所以在他收到的邮包里就沒有烟叶。

确实不假，吉尔加斯的眼睛眞尖，他們两个稍稍抬起一块木板，再抬起另一块，接着就从下面拖出了一卷油毡。

油毡是拖出来了，可是現在怎么拿走呢？崗楼上的人发現了，还沒有什么。因为哨兵們只操心犯人可别跑掉，在工区范圍以內即使你把所有的擋板都砍成了碎片，他們也不来管。就是碰到劳动营的看守，也沒有什么，因为他自己就經常东瞅西瞅，想揩点公家的油。至于所有那些干苦力活的，根本沒有把这些建筑材料放在眼里，小队长們也是这样。关心这些材料的只有那个不是犯人的工地主任和犯人里的工长以及那个瘦高个子的什庫罗巴琴科。这个什庫罗巴琴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普普通

通的犯人。上面只是让他暫时开开材料单，防止犯人乱拿建筑材料，不准他們随便把材料弄走。就是这个什庫罗巴琴科才最可能发現他們，把他們抓起来。

“万尼亚，我看，咱們横着拿是絕对拿不走的，”舒霍夫考虑道。“还是把它夾起来竖着拿吧，这样走起来还便当些，把它夾起来吧，这样从远处发現不了。”

舒霍夫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下。那样拿自然不大方便，但也只好把它夾在他們中間，这样就好像是并排走着的三个人。若是从側面看，那就只不过是两个人紧紧地靠在一起。

“如果以后工地主任在窗戶上看到这卷油毡，他还是会猜出来的，”舒霍夫說。

“这跟我們有什么相干？”吉尔加斯惊奇地說。“到热电站以后，就說原来就有的。莫非还得把它取下来不成？”

这倒說得有理。

唉，戴着破手套的手指头已經冻僵了，根本不听使喚。左脚上穿的那只靴子倒还好。靴子，这是重要的东西。干活的时候，手倒是不会感到冷的。

他們已經穿过了那片沒有人走过的雪地，并且走上了那条从工具房通往热电站的滑道。也許水泥已經运到前面去了。

热电站建在一座小山崗上，后面就是工区的尽头。

已經很久沒有人到热电站来过了，所有的通道都被雪盖住了。有一条輪廓清晰的雪橇滑道和一条刚被人踩出来的小路，留在上面的那些深深的脚印就是我們走过时才留下的。人們用木鏟清理热电站附近的那条汽車路。

要是热电站上那台卷揚机能够开动就好了。卷揚机燒坏了，燒坏以后好像就沒有人来修理过。这就是說，現在又得靠人来往第二层上搬运灰浆和矿渣磚了。

热电站已經聳立了两个月，它就像一个被遺棄在雪地上的灰色骨架。104 小队已經来了。全小队的人不是都很虛弱嗎？一个个空肚皮上系着帆布带，人冷得直打哆嗦，这里旣沒有烤火間，也看不到一点儿火星。可是，104 小队还是来了，因此，这儿的生活又开始沸騰起来。

机房門口摆着一个散了架的灰浆箱子。旧得不像样了。舒霍夫根本沒想到能把它整个搬来。队长照規矩还是把他罵了一頓，不过他也看到，这也不是什么人的錯。好在吉尔加斯和舒霍夫已經夹着一卷油毡回来了。队长才一下高兴起来，于是馬上改变主意，叫舒霍夫去装炉子上的烟筒，好赶紧把火生起来；他叫吉尔加斯去修理那只箱子，并且派那两个爱沙尼亚人帮忙。他又叫辛尼卡·克列伏申拿斧头去劈木条，用来釘油毡，因为油毡比窗口要大一倍。可是到哪儿去找木板呢？工地主任是决不会开条子让你領木板来安置烤火間的。队长和大伙看了看周圍，終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釘在通向第二层的扶

梯上作栏杆的那两块木板取下来。这样一来，上去的时候如果一不小心，就得摔下来。可是又有什么法子呢？

为什么犯人要在劳动营里卖十年命呢？你不願意干也得成天到晚受折磨，只有晚上才是屬于我們自己的。

可是不行。我們这里有工作队。这可不是外边那种工作队，在那里，給伊凡·伊凡內奇的工錢是单算，給彼得·彼得罗維奇的工錢也是单算。劳动营里的工作队却是要让犯人們彼此督促，而不是上边来督促犯人。在这里是这样的：要不就是大伙都有补貼，要不就是所有的人全都餓死。你这个坏蛋，你不上工，我就該为你餓肚皮嗎？不行，还是去上工吧，眞他媽的下流痞！

而且还有比現在还要紧張，連坐一会都不行的时刻。不管願意不願意，都得加油干，动作要快。要是我們再过两个钟头还不把烤火間弄起来，那就都得完蛋。

巴甫洛已經把工具拿来了，并且分給大家。烟筒也找来了一些。虽說工具全不是干铁工活使用的，不过总算还有一些鉗工用的小錘子和小鎯头。还可以凑合着用。

舒霍夫把手套拍了拍，就去安装烟筒了。他拍拍这里，敲敲那里（这时他已經把那把瓦刀藏在附近的一个地方了。这里虽說全是本小队的人，但也有人来偷偷地掉包。就連吉尔加斯也干得出）。

舒霍夫的脑子里好像什么杂念都沒有了，他現在既不去回忆，也不去惦記别的事情，他唯一的心思就是怎样把烟筒接起来，把它釘好，免得煤烟乱钻。戈普契克已經被遣去找綁烟筒用的铁絲，因为烟筒是从窗子旁边伸到外面去的。

屋角里摆着一只磚砌的矮脚炉，炉子上面放着一块铁板。这块铁板是用来烘烤冻砂的。現在这个炉子已經生起来了，于是海軍中校和費久科夫就把砂子往铁板上倒。干这种活，不用脑子。队长却偏偏把这个活分派給这两个当过首长的人去干。費久科夫以前当过什么机关的大首长，还是坐小汽車的哩。

初来的时候，費久科夫还跟海軍中校摆过架子，对他发号施令。海軍中校揍了他一頓，这以后，他們彼此才取得了諒解。

小伙子們这时都拥到烘砂的炉子跟前，队长警告他們說：

“喂，我可要揍人了！先把活安排好吧！”

大伙就像狗看見鞭子似的害怕了。严寒固然厉害，可队长比严寒还要厉害。大家又都各自去干活了。

舒霍夫听見队长跟巴甫洛輕声說：

“你留在这儿，严格些。我現在去定百分比。”

这里对百分比比对工作本身还要重視，队长是精于此道的，他就在百分比上用功夫。我們都靠这个吃飯。

就是沒有干完的活，也上报說做完了；把輕活当成重活。队长是需要这方面的才智的。并且还跟定額員串通在一起搞鬼。至于定額員他当然也是求之不得。

要是来分析一下，这些百分比究竟为什么人？还不是为了劳动营。劳动营通过承包工程可以弄到成千上万的額外收入，劳动营里的軍官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沃尔科伏依就是为这才拿起鞭子来的。至于你呢，晚上多給二百公分面包。左右生活的就是这二百公分面包。

有人提了两桶水来，可是水在半路上就冻成了冰。巴甫洛认为不必去拿什么水。我們赶紧就地取材把雪化成水，把水桶提到炉子上。

戈普契克找来了可以做电綫的新鋁絲。他說：

"伊凡·杰尼瑟奇！这玩意可以拿来做勺子。你教我做勺子好嗎？"

伊凡·杰尼瑟奇很喜欢戈普契克这个精灵鬼（伊凡·杰尼瑟奇有个儿子，很小就死了，家里还有两个已經成年的女儿）。戈普契克之所以被捕，是因为說他曾經給宾德尔匪帮[①]往森林里送过牛奶。判他的刑期跟成年人一样。他是一头很逗人喜爱的小牛犢，所有的人都喜欢他。可是，他也很尖，給他寄来的邮包总是一个人受用，夜里常常听見他吃东西。

---

① 疑为烏克兰境內的一股匪徒。——譯者注。

当然，他那一点东西也是养活不了所有的人的。

人們用鋁絲作了一些勺子，并把它藏在屋角里。舒霍夫已經做好了两块绳梯似的板条，他让戈普契克爬上去綁烟筒。戈普契克輕盈得簡直像只松鼠，他順着绳梯爬了上去，釘好釘子，用鋁絲把烟筒綁牢，拉紧。舒霍夫做事向来不馬虎，他还往伸到外面去的烟筒上，又加了一节。今天虽說沒有刮風，可明天就可能有風，这样接上一节，煤烟就不会倒灌了。必須明白，这个火炉是为自己装的。

辛尼卡·克列夫申已經把板条做好了，于是又叫戈普契克这个小伙子去把它釘起来。这家伙眞像只兎子，一下就窜了上去，他还在上面大声說話。

太阳高挂在天空，雾已經散了，原来的光柱也不見了，屋子里被阳光照得通紅。这时，火炉也用偸来的木材生起来了。眞是叫人高兴！

"正月的太阳就把牛背晒热了！"舒霍夫說。

吉尔加斯已經把灰浆箱子釘好，用斧子敲了敲，大声說：

"喂，巴甫洛，就凭这件活，队长就得給一百个卢布，少了不行！"

巴甫洛笑了笑：

"你会得到一百公分。"

"檢查員还会加一点！"戈普契克在上面大声說。

"别忙，别忙！"舒霍夫叫起来（因为油毡的剪法不对头）。

他比划了一下，应該怎样剪才对。

人們都拥到铁炉跟前，巴甫洛又把他們赶跑。他要他們去帮吉尔加斯做盛灰浆的木斗，好把灰浆送到上面去。还得再增加两个人去抬砂子。他还派人到上面去，把脚手架和砌体上的积雪打扫干净。屋子里也还得派一个人把烤热的砂子倒进灰浆攪拌箱。

这时外面傳来馬达的声响，矿渣磚运来了。汽車慢慢地开进来。巴甫洛赶忙跑出去指揮矿渣磚应該卸在什么地方。

已經把两块油毡連接起来。油毡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也不过是一張紙罢了。但是它毕竟像一堵严严实实的墙。屋子里更暗了。炉子显得更旺。

阿辽什卡把煤运来了。有人对他大声說：添煤！另外一些人却說：不要添！想燒柴取取暖！弄得他不知道該听誰的好。

費久科夫在炉子旁边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这个傻瓜把靴子也伸到炉子跟前去。海軍中校抓住他的衣領，把他揪起来，往木斗那边一推，說：

"抬砂子去，混蛋！"

海軍中校这个人把在劳动营里干活看成是在海上出勤一样：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近一个月来，他已

經瘦得多了，可他还是继續在干活。

管它长也罢，短也罢，那三扇窗戶还是給堵起来了。現在只从門里透亮光进来。冷風也从門里进来。巴甫洛又叫人把門的上半截也堵起来，下半截留下，这样，低下头还能进門。門也堵起来了。

这时，有三辆自卸卡車把矿渣磚运来，并且卸了下来。現在的問題是，在沒有卷揚机的条件下，用什么办法把它們送到上面去？

“瓦工們，走吧，咱們去看看！”巴甫洛邀請道。

这倒是一件体面事。于是舒霍夫、吉尔加斯就跟巴甫洛一起到上面去了。馬道本来就窄，現在辛尼卡又把上面的栏杆拆了，得紧靠着墙走，不然就有摔下去的危險。而且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梯子上的横木都上冻了，变成了圓滾滾的，很滑脚，想个什么办法来运灰浆呢？

他們看到砌体上有人正用铁鏟剝离上面一层雪。就利用这个地方吧。不过还得用斧子把旧砌体上的冰打掉才行，而且还得用笤帚打扫干淨。

他們在考慮从哪里上料好。他們又查看了下面的情况，于是决定：还是从馬道上运，下面派四个人把矿渣磚搬到脚手架上，再派两个人倒一下手，到第二层，再另外派两个人往上送，这样也許快一些。

上头的風虽說并不厉害，可也够嗆。在这个地方砌磚，一定很冷。若从原来砌过的地方动手砌的話，还可以

避避風，会稍微暖和些。

舒霍夫抬头望了望天空，叹了一口气。天空是晴朗的，太阳几乎已經挂在正午的地方上了。叫人奇怪的是：干起活来时間过得眞快！舒霍夫有好几次发現，劳动营里时間一轉眼就过去了。可是刑期却好像一点未动，一点未見縮短。

他們下来时，看見大伙又圍在炉子跟前，只有海軍中校和費久科夫在抬砂。巴甫洛大发雷霆，当即赶了八个人去弄磚，派两个人往灰浆箱里倒水泥，掺热砂，还派一个人去弄水，一个人去搞煤。吉尔加斯对他的伙伴們說：

“喂，小伙子，一定得把木斗做好。”

“我去帮帮他們吧？”舒霍夫自己問巴甫洛要活干。

“去吧，”巴甫洛点点头。

有人把水桶拿来了，于是就化雪来和水泥。这时好像听到有人說已經十二点了。

“一定有十二点了，”舒霍夫說。“太阳已經当头啦。”

“若是当头，”海軍中校也搭腔說。“那就不是十二点，而是一点了。”

“为什么？”舒霍夫吃惊道。“連老祖宗也知道，太阳最高的时候是在中午。”

“連老祖宗也搬出来了！”海軍中校打断他的話說。“可是从有了法令以来，太阳最高的时候是一点。”

“这是什么人的法令？”

“苏維埃政权的！”

海軍中校带着木斗出去了，舒霍夫也就沒有再去抬杠。莫非太阳也服从他們的法令了嗎？

又敲敲打打干了一陣，釘好四只箱子。

“好了，来坐一会，烤烤火吧，”巴甫洛对两个瓦工說。“辛尼卡，你吃过午飯也去砌墙。現在可以呆一会！”

大伙都在火炉边坐下来。反正午飯前是不会动手砌墙的，和灰浆也还不是时候，和出来也会冻住的。

煤已經快燒乏了，火炉并不很热。只有坐在炉边，还能感到一股热气，至于整个大厅，还是跟先前一般冷。

有四个人脫了手套，把手伸到炉边烤火。

脚上穿着鞋不能离炉子太近，这是人人都該知道的常識。要是穿的皮鞋，会把皮子烤裂，穿的是毡靴，就会把靴子弄潮，光冒热气，这样反而不暖。要是离火更近，会把它燒坏，让你一冬都穿張口靴子，休想再領到第二双。

“这对舒霍夫有什么关系？”吉尔加斯有意抬杠說。“哥儿們，舒霍夫有只脚差不多已經在家里了。”

“哈，就是这只光脚，”不知道是誰扔了个东西过来。弄得大伙都笑了（这时，舒霍夫已經把左脚那只烤热了的毡靴脫下来，烤包脚布）。

“舒霍夫的刑期快滿了。”

吉尔加斯被判了二十五年。要是在先前就好了，因为那时頂多只判十年。可是从四九年起就改了，不分青紅皂白一律判二十五年。若是判十年，还可以勉强活着出去，不致于送命，要是判二十五年，难道还能活着出去?!

舒霍夫感到高兴的是，大伙都用手指着他說，他的刑期就要滿了，然而他自己却并不敢完全相信。因为在战爭① 中刑期屆滿的人，还是一直拘禁到大赦，拘禁到四六年。有的人刑期不过三年，可是却关了五年。所謂法律，不过是随心所欲罢了。就是坐滿十年，又会說，你还得再坐十年，或者把你送去流放。

可是有时一想起刑期快滿了，綫团眼看要繞完了，就高兴得連气也接不上来了……“上帝啊，能不能让我获得自由呢?”

这种話，他也只能在心里說說，如果讲出来，那是跟他这样的老犯人不相称的。舒霍夫对吉尔加斯說：

“你不必去計較你那二十五年。是不是关你二十五年，这还不一定……拿我来說，认眞算来才关了不过整整八年。”

日子过得这样艰苦，使你簡直无暇去想，到底是怎样被关起来的，怎样才能出去。

就案子来看，舒霍夫的坐牢是由于他背叛了祖国。他

① 指苏德战爭。——譯者注。

供称自己由于想背叛祖国，才作了俘虏，完成了德国的偵察任务才被釋放。到底是什么任务，不仅連舒霍夫，就是那个法院的檢察官也不得而知。所以就只好写上“任务”二字。

至于舒霍夫那时的打算很簡单：如果不在口供上签字，只有死路一条，签了字，也許还会有点生路。所以他就签了。

实际情况是：在四二年二月的西北战場上，他們全軍被圍，不仅得不到空投物資的支援，而且連負責空投的飞机都沒有看到过。最后弄到連死馬蹄都在水里泡軟吃了。彈葯也尽了。一小股德国人在森林里把他們活捉了。舒霍夫跟一些人在森林里当了两天俘虏，之后他們五个人伺机逃了出来。他們就在森林里、沼地上乱竄，希望能碰上奇迹。只有两个人被自动枪手捉了回去，另一个因伤重死了，他們两个人却总算跑了出来。要是聪明一点，說是在森林里迷了路，那就沒有事了。可是他們偏偏坦白說，是从德国俘虏营逃跑出来的。是逃出来的俘虏嗎？我的媽！要是他們是五个人，也許还可以核对一下口供，取得信任。可是只有他們两个，結果会說他們是坏蛋，串通好了跑出来的。

耳朵有点聾的辛尼卡·克列夫申听見大伙正在談从俘虏营逃跑的事情，他也大声說：

“我就从俘虏营里跑过三次，三次都被抓住了。”

辛尼卡是个很有耐性的人，他平时不大輕易讲話，他既听不見别人談話，也不去插嘴。所以关于他大伙知道得很少，只曉得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蹲过，他还参加了那里的一个地下組織，往营里运过搞暴动的武器。德国人把他的手反剪着，吊起来用棍子抽。

"万尼亚，你关了八年，到过哪些劳动营呢？"吉尔加斯又开始抬杠了。"你大概是关在普通劳动营里，并且还是跟家眷一起。怪不得你身上沒有号碼。要是把你在特别营里关上八年試試，沒有一个人能頂到底。"

"跟家眷一起！……不是跟家眷，是跟棍子一起……"

他指的是跟木头在一起。

舒霍夫盯着炉火，他突然想起了七年的北方生活。他想起駕着运料机运了三年的原木和枕木。在伐木場上，不管是白天或是黑夜，都燃着各种各样的篝火。上級定了一条法律：沒有完成当日任务的小队，晚上就得留在森林里。

回到劳动营时往往已是半夜了，可是天一亮，又得到森林里去。

"唉，哥儿們，其实这里还好一点，"他喃喃地說。"这里的法律到底还受得了。当天的活，不管你完成沒有都可以回到营房。而且保证可以拿到一百公分以上的吃食。这里还能活下去。至于什么特别营，就让它特别吧，号碼又碍得了什么事，对嗎？那号碼又不是什么重东西。"

"可以放心了！"費久科夫輕声說道。（快到休息的时間了，所有的人都拥到炉子跟前。）"有人在床上被杀了！这下可以放心了！……"

"这不是杀人，是杀坏蛋！"巴甫洛举起一根手指，威胁着費久科夫說。

劳动营里的确出了几桩新鮮事。有两个人人都知道的告密的家伙被人用刀砍死在板鋪上。以后，又干掉了一个无辜的好人，这大概是慌乱中弄錯了地方。有个告密的坏蛋赶忙跑去找劳动营监獄的獄长帮忙，他們竟把他藏在石牢里。像这样的怪事在普通劳动营里是沒有的，就是在这里，过去也不曾有过……

突然，列車发电厂的汽笛响了。汽笛不是一下就拚命响起来，起初它的声音是沙哑的，就像它在清洗喉嚨似的。

去了半天罗！午休到了！

唉，已經迟了！应該早点去食堂排队。这个工区有十一个小队，可是食堂只能容下两个小队。

队长不在。巴甫洛用眼睛很快地扫了一下，决定說：

"舒霍夫和戈普契克，跟我来！我把戈普契克派給你們，馬上把小队带走。"

火炉边的地方，馬上就被另外的人占据了。他們一个个都像老太婆似的把火炉团团圍住，圍得严严实实。

"快回营了！"大伙叫道。"抽烟吧！"

大伙相互望了一眼，看誰会抽烟。可是誰也沒有抽，

有的人或是沒有烟，或是舍不得給别人，所以都不願意把烟掏出来。

他們跟着巴甫洛走出去。戈普契克像兎子似的在后面跑着。

“暖和起来了，”舒霍夫立刻就下了个这样的判断。“不会低于零下十八度。砌墙很合适。”

大家看了看矿渣磚，已經有不少搬到脚手架上去，还搬了一些放在房頂上和第二层的砌体上。

舒霍夫眯起眼睛观察了一下太阳，看看是否符合海軍中校的法令！

露天地里，風有足够的地方逞威，可还是叫人感到呼吸有些急促，并且感到刺人肌肤的寒冷。不要忘記，这到底还是正月間的天气。

工地上的厨房是一幢很小的房子，周圍釘着一层薄木板，为了遮住那些板縫，外面还釘了一层上銹的馬口铁。房子里面用一片隔板分成两間，一間是厨房，一間是食堂。但是，不管是厨房，或是食堂，都沒有地板。地面完全是脚踩出来的，所以到处都是坑洼。至于整个的厨房，就是一个方形的炉灶，灶上有一口不能移动的铁鍋。

这个厨房有两个人管理，一个炊事員和一个保健員。早上，犯人一走出劳动营，炊事員就到劳动营的大厨房領米。每人大約是五十公分，一个小队大致可以領到一千公分，整个工区还領不到一普特。就連只有三千公分重的一

口袋米，炊事員也不亲自动手，他叫帮厨的人去搬。与其让自己弯腰屈背，不如多給一份吃的，叫那些勤快人、可怜虫去干。連提水，弄劈柴，生炉子这些杂务，炊事員也不动手，也让那些可怜虫去做，完了，就慷他人之慨，让他們多吃一份。食堂还有一个这样的規定：吃飯时，不得离开食堂，因为飯碗也是从劳动营里拿来的（飯碗不能放在工区，否則夜里就会被工人偷走），而拿来的飯碗頂多不过五十只，这样一来，洗碗和碗的周轉率都得尽量求快（叫一个人专門来傳碗，也多給他一份吃的）。为了不准把碗拿出食堂，又另外派一个人站在門口监視：不准带碗出去。可是，不管怎样监視，碗还是照样带走了，拿碗出去的人不是借故就是干脆騙你。因此，还得派一个人四处去找，到整个工区現場到处搜罗。把收来的那些髒碗，又拿到厨房里去放起来。結果弄得不是让这个人多吃一份，就是让那个人多吃一份。

至于需要炊事員亲自动手的就只有：往鍋里倒米，放盐，分油，把往鍋里放的油和留給自己的油分开（好油是輪不到可怜虫們的，往鍋里放的全是坏油。犯人們巴不得从仓庫里領来的全是坏油）。其次就是攪一攪鍋里的粥，看煮好了沒有。而那个保健員却連这些也不做，他只是坐着看。粥煮好了，就馬上端給这位保健員，让他吃得飽飽的。炊事員自己也是敞开肚皮吃。值班队长一来（值班队长每天一换），也装着尝一尝的样子，看是不是可以

拿这样的粥給那些可怜虫吃。值班队长也給双份。

汽笛响了。队长們魚貫地走进来，炊事員就从小窗口把一碗碗的粥端出来。碗里盛着粥，可里面到底有多少米，你旣不能問，也不能称，你要是問一句，就准会給你个下不了台。

荒郊野外的風总是刮个不停，夏天刮干燥的風，冬天刮刺骨的寒風。在这样的草原上什么也不生长，而在这块四面八方都用铁絲网圍起来的地方，更是草木不生。面包都是从一架切面包机里长出来的，燕麦也是从一座粮食仓庫里出来的。在这里，即使你累断了腰，拚死命地干，也从地里打不出一粒粮食，上头給你多少，你就吃多少。但是你吃到嘴的还要少，因为还有炊事員，帮厨的和那些不干重活的人背后揩你的油。不仅营里偷風很盛，工区里偷風也很盛，先前在仓庫里，偷風也是很盛的。大凡偷东西的人，都不是干苦活的人。你干活，給你什么你就拿什么。拿完就离开那个小窗口。

誰有能耐，誰就可以揩別人的油。

巴甫洛跟舒霍夫、戈普契克一起走进食堂，那里已經排起了一字长蛇陣，食堂里的那些矮桌子和条凳被犯人們的背影遮得一点也看不見。有坐着吃的，但是站着吃的人更多。曾經刨过半天坑还沒有烤过火的82小队的犯人，汽笛一响就来占好了位子，他們这时已經吃完了飯，可是还沒有走，大概是想在这儿多烤一会儿火吧？别

人尽管罵他們，他們还是无动于衷，这样总比在露天里挨冻要好受一些。

巴甫洛和舒霍夫用胳膊肘推着往里挤。来得正是时候，一个小队正在領粥，只有一个人排队，也是个小队副排在小窗口。这就是說，其余的人都得在我們后面。

“飯碗！飯碗！”炊事員在小窗口喊着，有人从窗口把碗塞給他，舒霍夫也拣了一些碗递进去，他倒不是为了多吃一份粥，而是为了想快一点。

这时，那些想多喝一碗粥的帮厨的人，正在板壁后面洗碗。

站在巴甫洛前面的那个小队副开始領粥的时候，他就大声喊道：

“戈普契克！”

从門外傳来一声“有！”他的声音就像小山羊那样清脆。

“叫小队的人来！”

于是他拔腿就跑。

主要的是今天的粥好，很好的粥——燕麦粥。这是很不平常的。往常一天不是两頓小米粥，就是两頓面糊。燕麦粥除燕麦粒之外，全是糊，很稠，很經飽，因此很宝貴。

舒霍夫从小就拿燕麦喂馬，根本沒有想到将来居然会为一小把燕麦而感到如此高兴！

“飯碗！飯碗！”有人在小窗口里喊。

現在輪到 104 小队了。排在前面的小队副接过自己的碗，那是給“队长的”一个双份，之后他就离开那个小窗口走了。

这也是揩的那些干苦活的人的油，不过誰也不出来反对。所以就給每个队长双份，他願意吃就吃，不吃就送給小队副。丘林就把这份送給了巴甫洛。

舒霍夫現在的差事是：鉆到飯桌后面去，把那两个想多撈到点东西吃的可怜虫赶走，他还客客气气地把一个勤快人打发走了。他往桌子上摆上十二个碗，一个挨着一个，上面再碼一层，摆六个碗，最后再碼上两个。現在他就一面接巴甫洛递过来的碗，跟着他計数，一面还得把眼睛放尖一些，别叫人把桌上的碗偷走。他非常小心，不让别人用胳膊肘碰到他，免得把碗打翻。这里总不断有人从凳子上迈来迈去，鉆进来吃。他还得仔細盯着，看他們吃的是自己的粥，还是混到我們这里来了？

“二！四！六！”炊事員在小窗口里面数着数。他每次都是双手端出两碗粥来。他认为这样比一碗碗端要好数一些。

“二，四，六，”巴甫洛从小窗口里接过碗来的时候，也小声数着，然后，就馬上两碗两碗地递給舒霍夫，舒霍夫再摆到桌上。舒霍夫只是在心里計着数，他认为这样比他們会更准确些。

“八，十。”

不知怎的，戈普契克还沒有把小队的人带来。

"十二，十四，……"还在往下数。

这时厨房里面沒有碗了。舒霍夫从巴甫洛的头上和肩上望过去，看見炊事員已經把手里拿着的两碗粥放在小窗口，不过他还沒有松手，只是摆在那里，好像在考虑什么似的。他大概回过身去駡洗碗的人去了。这时正好从小窗口递来一落空碗。他只好把手里的两碗粥推到一边，把那落空碗接过去。

舒霍夫把一落碗放到他桌上，一只脚从凳子上迈过去，把那两碗粥推开了些，仿佛不是对炊事員，而是对巴甫洛用不太大的声音数道：

"十四。"

"慢着！往哪儿推？"炊事員大声叫道。

"是我們的，我們的，"巴甫洛肯定地說。

"你們的，你們的，可是你数的时候不算！"

"十四，"巴甫洛聳了聳肩膀。他自己倒并不想揩一两碗粥的油。他，作为一个小队副，必須保持自己的威信，但他立刻跟在舒霍夫后面重复了一遍，可以往舒霍夫身上推。

"我已經数过'十四'了！"炊事員大声駡道。

"数是数过了！可是你沒有把碗递出来，还把它抓在手里！"舒霍夫大声說。"要不信，就来数数好了？粥全在桌上！"

舒霍夫对炊事員大喊着，他看見那两个爱沙尼亚人已經挤到他跟前来了，于是順手把两碗粥塞給他們。他又赶忙轉身对着桌子，又点了一下桌上的粥，虽說身边的人都沒有来偸，不过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时炊事員的那張紅臉完全在小窗口里現了出来。

“碗在哪儿？”他厉声問道。

“劳駕！”舒霍夫叫道。“借光，朋友，請別擋住！”他把身边的人推了推說。“这里有两碗！”他拿起第二层的两个碗举得高高的。“这里是三排，每排四个，放得整整齐齐，來数好了。”

“小队的人还沒有来？”炊事員带着怀疑的目光从窗口留給他的那一小块空間看了看，小窗口之所以开得这么窄，是为了不让吃飯的人看到他，不让人們看見鍋里还剩多少。

“小队的人还沒来，”巴甫洛点了点头說。

“小队还沒来，你們这些家伙为啥就占了那么多碗？”炊事員怒冲冲地說。

“那不是，小队来了！”舒霍夫大叫道。

这时，人們都听到海軍中校在門口大声說話，他就像在舰桥上讲話似的說：

“干嗎都挤在这儿？吃完的就出去！让别人进来！”

炊事員还嘟囔了一陣，把腰板挺得直直的，他的手又出現在小窗口。

“十六，十八……”

他把最后的两碗盛完以后說：

“二十三。齐了！下一个！”

小队的人都挤了进来，巴甫洛从坐着的人們头上把粥递給他們，放在第二張桌子上。

夏天，每張条凳上可以坐下五个人，但是現在大伙的衣服穿得这样多，只能容下四个人，就是这样，使起勺来也还感到不大方便。

舒霍夫心里想，多弄来的两份粥，至少有他一份，于是連忙动手吃自己的那份血汨飯。他抬起右膝，拔出藏在靴筒里的上面注有“烏斯吉-伊日瑪，1944”字样的勺子，摘下帽子，夹在左腋下，接着才用勺子从边上攪和碗里的粥。

这时应該把整个心思全放到吃上，把稀稀的粥从碗底上盛起来，仔仔細細送到嘴里，再用舌头好好玩味。可是，他必須很快就舔干淨，好叫巴甫洛瞧見他已經吃完了，再給他第二碗。不料跟两个爱沙尼亚人一起进来的費久科夫，一眼就发現他們多弄来两份粥，他于是索性在巴甫洛对面站着吃，一边不住地用眼睛盯着那四份屬于小队可是还沒有人动过的粥。他想告訴巴甫洛說，即使不給他一份，也得給他半份。

但是，这个面孔黝黑的年輕人巴甫洛正平心靜气地吃着自己的两份粥，从他臉上根本看不出他是否看見站

在身边的人是誰，以及是否記得还多了两份粥。

舒霍夫已經把粥吃完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打算吃两碗，因此一碗下肚，就像每次吃燕麦粥一样，不觉得飽。舒霍夫把手伸到貼身的衣服口袋里，把包在白布头里的那块半圓形的面包皮取出来，小心翼翼地用面包皮抹糊在碗底和碗边上的吃剩了的粥浆，然后再用舌头把粘在面包皮上的粥舔下来，他就这样抹了舔，舔了又抹。最后把个粥碗舔得像洗过那样干净，連粥留下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他从肩上把碗递給了收碗的人，光着脑袋又坐了一会。

尽管两碗粥是舒霍夫搞来的，还是由小队副处理。

隔了一会巴甫洛才吃完他的粥，不过他沒有舔碗，只是舔了舔勺子，就收起，划了个十字。挤得动不了，这时他才把四碗中的两碗粥輕輕地推給舒霍夫。

“伊凡·杰尼索維奇。你自己吃一碗，那一碗給采札尔送去。”

舒霍夫記得，必須給采札尔送一碗到办公处去(不管是这儿的食堂或者是劳动营里的食堂，采札尔都是从来不去的，怕有碍他的身份)。他記得这一点，但是，当巴甫洛的手同时触到那两碗粥的时候，舒霍夫的心一下就緊縮起来：巴甫洛該不会把这两碗粥都給了他吧？不过他的心即刻就恢复了平静。

他即刻俯身去吃他多得到的那碗粥，他吃得很专心，

連后来的那些小队的犯人敲他的背，都沒有感觉出来。他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沒有把那碗粥給費久科夫。費久科夫一向是討东西吃的能手，可他还是沒有勇气去討那碗多下来的粥。

……海軍中校布依諾夫斯基就坐在他們旁边的一張桌子后面。他早就把粥吃完了，不过他不知道小队里还有多的，而且他也沒有看見小队副身边还剩多少。他只是感到周身疲乏，他身上虽然很暖和，但还是沒有力气站起来，也无力走到寒气砭骨的外面或者到那間冷冰冰、毫无暖意的烤火間去。所以他就一直占着那个不合法的位子不起来，而且妨碍那些剛来的小队吃飯，可是五分钟之前，他还扯起他那嘹亮的嗓門吆喝别人。他来劳动营不久，干这种苦活也沒多久。其实像現在这种时刻（这一点他还不知道），对他說来就已經是特别重要的时刻了，因为这种时刻已經把他从一个光会大声下命令的海軍軍官变成了一个行动滞緩、謹小愼微的犯人。而且他也只有像这样才能熬过他这二十五年的监禁。

……人們大声喊着叫他走，不停地推他的背，叫他让位。

巴甫洛說：

“中校！唉，中校？”

布依諾夫斯基如梦初醒似地哆嗦了一下，看了一眼周圍的人。

巴甫洛沒問他想不想吃，就把粥递給了他。

布依諾夫斯基揚了揚眉尖，眼睛看着那碗粥，就像看到一件沒有見过的珍品似的。

"拿去吧，拿去，"巴甫洛安慰过他，端起給队长的最后那一碗粥，就走了。

……这个繞过整个欧洲幷且在北极航綫上航行过的中校，張开干裂的双唇，露出一絲內疚的微笑。他这时俯身去吃那碗沒有盛滿的燕麦粥，一碗沒有一点儿油水，而只是燕麦和水煮出来的粥，他感到幸福。

……費久科夫恶狠狠地瞧了舒霍夫和中校一眼就走了。

舒霍夫看来，把粥給中校是对的。中校将来会学会生活的，不过他現在还沒有学会。

舒霍夫还存着一綫微弱的希望：采札尔会不会把自己的那碗送給他呢？按說是不会的，因为他已經有两个星期沒有接到邮包了。

舒霍夫舔完第二碗粥的碗底之后，又把那块面包皮取出来揩碗，照旧把粘在面包皮上的粥舔干淨，最后，他連那块面包皮也一齐吃了。吃完之后，他才端着采札尔的那碗凉粥走了。

"到办公处去！"他把那个站在門口不准端碗出去的帮厨的人推到了一边。

办公处是一幢木头小房子，就在崗楼附近。那里的

烟筒現在还跟早上一样一直冒着烟。那个值班員兼通訊員（这是上面暫时分派給他的工作）已經把火生起来了。办公处用木板、木柴之类，总是大手大脚的。

舒霍夫咔嚓一声推开了門斗的門，接着又推开一扇包着麻絮的門，他进去时，放进一股冷气，他即刻把身后的門关好（他关得很快，免得有人冲着他大声說：“唉，你这个笨蛋，把門关起来！”）

一进办公处，一陣热气就向他迎面扑来，簡直就跟走进澡堂一样。从那积冰已經融化了的窗戶看出去，太阳已經不像在热电站的上空那样叫人討厌，而是令人感到愉快。从采札尔的烟筒里冒出来的那支大烟柱，就像是教堂里燒起的神香似的。炉子燒得通紅，眞是些笨蛋，連烟筒都給燒紅了。

在这样暖和的地方只消呆上一会，就会叫人昏昏欲睡。

办公处有两个房間，第二个房間就是工地主任的房間，門沒有关严，从那里傳来了工地主任大声說話的声音：

“我們的工資基金超支了，在建筑材料上也超支了。貴重的木板，我指的还不是那些修房子的擋板，都被你們那里的犯人劈成劈柴，拿到烤火間去燒了．可你什么也沒有瞧見。最近几天刮这样大的風，你偏叫犯人去搬运仓庫附近的水泥，用木斗抬的路程才不过十来米远，可是撒

在仓庫周圍地上的水泥就有齐脚踝那样深，工人下班时身上的黑衣服都变成灰的了。損失該有多少?!”

这説明工地主任正在召集会議，参加会議的就有几十个人。

値班員懶洋洋地坐在門口拐角的一只凳子上。还有Б-219，什庫罗巴琴科，他是个細高个，他用眼睛盯着窗子，留心着看是否有人来偸他的建筑材料。这个笨蛋，連东西已經被我們弄走了，他还不知道。

那两个会計，也是犯人，正在炉子上烤面包。他們把面包放在一只用铁絲做的夹子里，这样不会把面包烤焦。

采札尔懶洋洋地坐在桌边抽烟斗。他背对着舒霍夫，因此沒有看見他。

坐在他对面的是X-123，他被判处服二十年苦役，是个筋条毕露的老头。他这时正在吃粥。

“不对，老弟，”采札尔細声地説。“客观上得承认，爱森斯坦[1]是个天才。《伊凡雷帝》难道不是一部天才的作品？有戴假面的禁卫軍舞！还有教堂里的場面！”

“眞是矯揉造作！”X-123已經把勺子举到嘴边又停住，生气地説。“艺术这么多，就不成其为艺术了。胡椒和罌粟花代替了起碼的生活資料！尤其是那个最卑鄙的

---

① 苏联电影导演。——譯者注。

政治思想——替个人暴政作辯护。这簡直是对三代俄国知識分子的一种諷刺！（他用不辨滋味的嘴吃着粥，这粥对他是沒有什么好处的。）

“但如果不是这样，能許可怎么拍呢？……”

“唉，原来是許可不許可嗎?！你还是别說是什么天才吧！你应該說馬屁精，是在听从狗的指揮。天才是不会去迎合暴君的口味的！”

“嗯，嗯，”舒霍夫咳嗽了一下，他担心会打断这場有教养的談話。可是，老是站在这里也不像話。

采札尔回过头来，伸手把粥接过去，他幷沒去看舒霍夫，似乎这碗粥是自动飞来的，他还为自己辯护說：

“可是你听我說，艺术不是表現什么，而是如何表現。”

X-123 用手把桌子一拍，說：

“得了，要是不能喚起我身上那些美好的情感，那就去你媽的什么如何表現吧！”

舒霍夫把那碗粥遞过，一直站到不好意思再站才走开。他心里想，也許采札尔会請他抽支烟。可是采札尔根本不記得他还站在背后。

于是舒霍夫只好轉身悄悄地走了。

沒什么，外边还不算太冷。今天砌墻总算順利。

舒霍夫走的是条小路，他看見雪地上有半截鋼鋸条。虽然他还不能断定这截鋸条对他有什么用处，但日后会

用得着什么也很难說。他还是把它撿起来，塞到褲子口袋里。然后再把它拿到热电站去藏起来。喜欢存东西的人强似富翁。

他走到热电站时，首先就去取他那把藏着的瓦刀，顺手插到腰带上。之后他就钻到和灰浆的那間房子里去了。

从太阳地一来到这里，就觉得特别黑，而且幷不比外面暖和。不知为什么有点潮湿。

大伙全都挤在舒霍夫安装的那个圓炉子旁边，在靠近炉子的地方还烤着砂，它直冒白气。沒有在炉边占着位子的人，就坐在灰浆箱子的边上。队长挨着火炉坐着，他就要开始吃他那碗粥了。这碗粥巴甫洛已經在炉子上替他热过了。

人群里一片說話声。大伙都很高兴。他們低声告訴伊凡·杰尼瑟奇：队长爭来了一个好的百分比，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他已經找到門路了，找到了一个当队长的应該找到的那种門路，这才是作队长的事情。今天上半天他們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沒干。安炉子是不給报酬的，安置烤火間也是不付报酬的，因为这都是替自己干，不是为生产。可是总得往派工单上塡点什么才行。也許，采札尔还在为队长动脑筋考虑派工的事情吧。队长那样看重他，可不是沒有緣由的。

"爭到一个好的百分比",这就是說,可以領到五天的好口粮。五天,其实,不是五天,而只是四天,因为五天当中有一天上边不算,这一天不管是干得好的或是干得差的小队在生活上全营都得拉平。既然全都一样,也就沒有人发牢騷了,这是劳动营当局打我們肚子的算盘。算了,犯人的肚子总是受得了的。今天将就一下,明天再大吃它一頓。每逢全营拉平的这一天,我們就只好抱着这样的想法去睡觉。

可是得安排一下,干五天活,吃四天的飯。

整个小队靜悄悄的。有烟的人,默默地抽着烟。人們挤在这个黑糊糊的房間里,望着火光。这就跟一个大家庭似的。小队也就是个家庭。他們正在听队长坐在炉边跟两三个人聊天。队长向来不随便說一句話,如果說开了,这就表明,队长的情緒很好。

安德烈·普罗科菲伊奇也不习惯戴着帽子吃飯。他不戴帽子就显出了老态。跟大伙一样,他的头发也剃得很短,映着炉火还可以看到,他的灰发中間已經夹着白发了。

"……我見了营长就发抖,何况还是个团长!'紅軍战士丘林奉命……'他用他那双藏在濃眉毛下面的眼睛盯着我說:'叫什么名字,父名是什么?'我对他說了。'哪年出生的?'我也說了。当时是一九三〇年,我还是只二十二岁的小牛犢。'丘林,你干得怎么样?''我为劳动人民服

务！’他一听就生起气来，两只手啪的一下打在桌子上：‘你为劳动人民服务，可你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混蛋？！’我的心一下就跳起来了！……但我还是鎮定下来說：‘我是头号机枪手。优秀战士，政治优良……’‘王八蛋，什么头号？你父亲是个富农！你看，这就是你石头村寄来的文件。你父亲是个富农，你跑掉了，找了你一年了。’我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我不敢吱声。为了不叫人找到我的行踪，我已經有一年不往家里去信了。家里的人是否还活着，我一点不知道，家里也不曉得我的情况。‘你的良心何在，’他大声地罵着，連他那有四顆菱形的領章也不住地顫动。‘想欺騙工农政权嗎？’我想这下可得挨揍了。可是并沒有。他签了一道命令：六小时內驅逐出营……当时外面正是十一月的天气。他們剝下了我身上的冬装，只发給我一套夏装，一双已經有两个人穿过的袜子，一件短軍大衣。我眞傻，我不知道我可以不把衣服交上去，眞見鬼……并塞給我一份措辞严厉的证明，上面写着：‘今将富农之子，开除……’。我就带着这張絕无仅有的证明去謀生了。我得坐四天四夜火車，但是沒有发給我乘車证，而且連一天的口粮也不給。只让我吃了最后的一頓午飯，就把我从那个軍营里攆出来。

“……可是在一九三八年，在卡特拉斯卡流放轉押站上，我碰到了原来的排长，他也被判了十年。他告訴我，那个团长和政委，都双双在一九三七年被枪毙了。不知

他們是无产者或是富农，也不知他們是否有良心……我划了个十字說：‘上帝，你毕竟在天上，你长久地忍耐，重重地懲罰吧。’”

舒霍夫两碗粥下肚，很想有支烟抽抽，想得要命。他想先向人借一点，回头再向那个住在七号营房的拉脫維亚人买两杯他家自种自制的烟叶。于是舒霍夫就輕輕对那个作过漁民的爱沙尼亚人說：

“喂，艾諾，借給我一撮烟叶，明天还，决不騙人。”

艾諾瞧着舒霍夫的眼睛，接着，他看了一眼他那个所謂的兄弟。他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們两个共有的，就是連一支烟也得打伙抽。他們两个嘰哩古嚕地商量了一下，艾諾才掏出一个紅綫綉的荷包，从荷包里倒出了一小撮机制的烟絲，把它放在舒霍夫的手心里，他估了估，又加了一点。不多不少剛够卷一支烟。

舒霍夫身上还有一小块报紙，撕下一条来，把烟捻好，撿起滚到队长脚下的一小块煤，就吸起来了！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流遍他的全身，使得他从头到脚都像醉了一样。

他剛开始抽，費久科夫那双綠色的眼睛就盯着他。也可以可怜他一下，让他这只胡狼抽两口，不过，舒霍夫今天看見他已經揩过别人的油了。最好还是留給辛尼卡·克列夫申吧。他听不見队长在讲什么，只是坐在火炉跟前，搭拉着脑袋发愁。

队长那張麻臉映着炉火，他无动于衷地讲着，好像讲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我把破烂儿卖給一个收旧貨的，只卖了四分之一的价錢。我买了两个黑市面包，因为那时已經有了购貨证。我打算坐貨車，可是法律严格禁止。至于火車票呢，現在有的人还会記得，就是有錢也买不到，何况沒有錢，只有凭公函和出差证才能买到。站台也进不去，几个門都有民警，車站两旁的路上有警卫人員来回走动。冷冰冰的太阳漸漸落下去了，水洼結冰了，到哪里去过夜呢？……我拿着面包爬上一堵光滑的石墻，一下跳过去，就跳进了站台的厕所。在厠所里待一会儿，誰也不会来撵你。我装作一个乘客、一个軍人的模样走出来。铁道上恰好停着一列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往莫斯科的火車。一大堆人在灌开水，飯盒往彼此脑袋上碰。有个穿藍上衣的姑娘，提着把能容两公升水的水壶，轉来轉去，不敢朝鍋炉跟前走。她的两只脚很小，怕燙着或被踩伤。‘拿着我的面包，’我說，‘我这就去給你灌开水！’我正在灌开水的时候，列車动了。她手里拿着我的面包，哭起来，这面包怎么办呢？她想把水壶扔了。‘你快跑，’我大声說，‘快跑，我在后面跟着你！’她在前面跑，我跟在后边追，总算赶上了，我一只手把她扶上車，自己也追着列車跑起来！我也跳上了踏板。乘务員既沒有打我的手指，也沒有推我的胸脯，因为車厢里还坐着别的軍人，乘务員认为我和他們是

一起的。”

舒霍夫往辛尼卡腰窝里一捅：拿去抽吧，倒霉鬼。舒霍夫連自己的木烟嘴也递給他，让他抽抽，用不着客气。辛尼卡是个怪里怪气的人，摆出一副演員的架势：一手按着胸脯，一边点着头儿。唉，对这个聾子有什么办法呢！……

队长继續說：

“一共是六个姑娘，坐在一个車厢房間里，关着門。她們是实习回来的列宁格勒的大学生。她們的小桌上摆着黄油和好吃的东西，鈎上挂的雨衣晃悠着，小箱子包着布套。她們沿着生活的道路一直前进，无忧无虑……談談天，开开玩笑，一块儿喝喝茶，她們問，您是从哪个車厢来的？我叹了口气，就坦白地說：姑娘們，我是从那个对你們无所謂而对我却很危險的車厢里来的……”

灰浆房里靜寂无声。炉火熊熊。

“她們又叹息，又同情，商量着……終于让我躺在行李架上，用雨衣把我盖住。她們把我藏着，一直送到新西伯利亚斯克……顺便交待一下，其中一个姑娘，后来我在別乔尔① 向她表示了謝意，因为一九三五年，她被卷进基洛夫案件②的大逮捕里，在劳动营里干些杂活儿，我把她安置到縫級場里去了。”

---

① 烏克兰別乔尔河畔的劳动营。——譯者注。

② 即基洛夫遇刺。——譯者注。

“可以搞灰浆了嗎？”巴甫洛小声問队长。

队长沒有听見。

“我夜里从菜园回到家，也是夜里离开的。我带走了一个小弟弟，把他送到暖和的地方，伏龙芝。沒法养活他，我自己也沒有吃的。在伏龙芝，碰到有人在鍋里熬瀝青，周圍坐了一圈流浪汉。我凑上去坐在他們旁边：‘喂，穷哥儿們！把我的弟弟带去訓练訓练，教教他怎样过日子！’他們就带去了……我后悔自己沒有同他們一起……”

“后来您再也沒有見到您弟弟嗎？”海軍中校問。

丘林打了个呵欠。

“沒有，再也沒見到。”他又打了个呵欠，說：“得啦，别难过，伙計們！在热电站咱們也会过慣的。誰去搞灰浆，大家干起来吧，别等汽笛了。”

小队里就是这样。上工的时候，上边就是叫勤快人去干活，勤快人也懶得动，但是休息的时候，队长只要說声干，大家就干。我們靠队长吃飯啊，可是他也不无故强迫大家去干。

要是听見汽笛响才去搞灰浆，那么瓦工不是都得停工待料？

舒霍夫喘了口气，站起来。

“去把冰敲掉。”

为了敲冰，他带了一把小斧头和一把小笤帚，为了砌

墙，他带了瓦工用的小鎯头、木尺、墨綫、鉛錘。

面孔緋紅的吉尔加斯看了看舒霍夫，作了个鬼臉，干嗎比队长先跳出去呢？可是他不管队长靠什么过活：吉尔加斯这个禿鬼，即使拿不到二百公分面包也沒关系，他靠邮包过日子。

可是吉尔加斯到底还是站了起来，他想通了。不能因为自己連累全队。

"等一等，万尼亚，我也去！"他說。

啊喲，这个胖臉蛋。要是給自己干活，你还会先爬起来哩。

（舒霍夫所以这样急忙，是想比吉尔加斯先拿到鉛錘。从工具房領了一个鉛錘。）

巴甫洛向队长問道：

"三个人砌嗎？还少一个人呐？灰浆不够吧？"

队长皺着眉头，沉吟了一下。

"第四个我自己来，巴甫洛。你就在这里搞灰浆！灰浆箱很大，你派六个人，这样安排：这半边取和好的灰浆，那半边再和新灰浆。一分钟也不許給我閑着！"

"啊呀！"巴甫洛一跃而起，这小伙子年紀輕輕，精力旺盛，还沒有被各式各样的劳动营吓唬住，让烏克兰的面疙瘩塡得臉上都是肉。"要是您亲自砌，那我就亲自搞灰浆！咱們看看誰干得棒！长柄鍬在哪儿？"

小队里就是这样！巴甫洛过去从森林里朝外放枪，

夜里就襲击各个地方①，現在在这里干活有什么劲！可是为队长干，这是另一回事！

舒霍夫和吉尔加斯到上边去了，他們听見辛尼卡在后边跟着来了，踩得馬道嘎吱嘎吱响，这聾子，他猜到了。

二楼上剛开始砌墙：一圈都砌得有三磚高了，沒有砌的比三磚更高的地方。这个高度——从膝盖到胸部，砌墙最方便，不用脚手架。

原先这里的脚手架和小架子都被犯人搬走了：有的拿到別的建筑物那边去了，有的燒了，只要不落到別队手里就行。現在，得好好干一下，明天就得把小架子釘好，不然就得停工。

从热电站頂上可以望得很远：能望見一片白雪复盖着的荒凉的劳动营（犯人們都躲着烤火）和黑糊糊的崗楼，还能望見繞着铁蒺藜的尖杆子。铁蒺藜向阳的那面望得見，背阴的一面望不見。阳光强烈，晃得人睜不开眼睛。

再远一些，便是列車发电厂。喝，它冒着烟，把天空都熏黑了！連呼吸都令人窒息。在放汽笛以前，总是听到它那有毛病的嘶哑的响声。这时汽笛响了。我們赶了点活儿。

“喂，斯达汉諾夫工作者！你快点拉綫呀！”吉尔加斯催起来。

---

① 大概指巴甫洛过去当过游击队員或土匪。——譯者注。

“瞧你墙上的冰有多少！傍晚时你敲冰嗎？瓦刀你算沒白拿上来，”舒霍夫嘲笑他說。

午飯前，他們本来打算照原先分配的那么干，可是队长这时却在下面叫道：

“喂，伙計們！免得灰浆在箱里冻住，咱們两个人一班。舒霍夫！你把克列夫申带到你砌的墙那边，我跟吉尔加斯一班。戈普契克暫时替我上吉尔加斯那里扫墙。”

舒霍夫跟吉尔加斯交换了眼色。对，这样快些。

于是，大家拿起斧头。

舒霍夫再也望不見远方盖着白雪、映着耀眼的阳光的湖，也看不見从烤火間出来向营里各处走去的勤奋的劳动者，他們有的挖早上沒有挖好的坑，有的加固鋼架，有的架工作間的叉梁。舒霍夫看見的只是自己那面墙，从左边砌的台阶形的齐腰高墙开始，向右直到和吉尔加斯的墙連接的地方。他給辛尼卡指出应該砍哪儿的冰，自己也起劲地忽而用斧背，忽而用斧刃砍起冰来，冰块四下飞濺，也濺到嘴里和鼻子里，这个活儿他干得非常专心，什么也不想。他的思緒和两眼透过冰块貫注到墙上，集中在两矿渣磚厚的热电站的正墙上。这里的墙原先是舒霍夫不认識的一个瓦工砌的。那个瓦工不是不会砌，就是馬虎，現在舒霍夫对这堵墙已經看慣了，像对自己砌的墙一样。你瞧这里凹一个坑，塡平它用一排磚还不行，得用三排磚，每次灰浆都得鋪得厚一些。你瞧这里，墙朝外凸出

一个鼓肚，弄直它得用两排磚。于是他划一个記号把墙分开，从左边台阶形起头的地方到記号为止这一段他自己砌，从記号起向右到吉尔加斯那儿由辛尼卡砌。那个角里，他估計吉尔加斯忍不住会替辛尼卡干一点，这样，辛尼卡的活便会輕点。他們在那个角里掏弄的时候，舒霍夫赶砌了半墙多，免得我們这一班儿落后。哪里要他砌多少磚，他都作上記号。只要运矿渣磚的人一爬上来，他馬上就抓住阿辽沙：

"給我拿来！放到这里！这里！"

辛尼卡打完冰，舒霍夫已經抓起鋼絲作的小笤帚，两手握住它把墙上到处扫了一遍，打扫上面一排磚。虽說扫得不十分干淨，可是也相当干淨了，尤其是縫里。

舒霍夫还在扫墙的时候，队长也爬上来了。队长把一根木条釘到角里。舒霍夫和吉尔加斯的墙边，磚早已摆好。

"唉呀！"巴甫洛在下面叫。"上面有人沒有？接灰浆！"

舒霍夫連汗都急出来了，因为墨綫还沒綳上！他急了！于是决定：墨綫不是綳一行，不是綳两行，而是一下綳三行，有备用的。为了减輕辛尼卡的活儿，他还要多帮辛尼卡搞外面一块墙，如果辛尼卡来不及，再帮辛尼卡搞点里面的墙也行。

他一边在上面的墙边上綳墨綫，一边連說带比划地指点辛尼卡应該在哪里砌。聾子懂了。他咬紧嘴唇，斜

着眼睛，朝队长的墙那边点点头，意思是說，咱們加油吧？不能落后啊！他笑着。

順着馬道抬来灰浆。抬灰浆的有四对人。队长决定在瓦工旁边不放任何灰浆箱，因为灰浆一折騰就会上冻。直接地抬箱放在这里，两个泥水匠往墙上糊、砌。运料工一个劲儿往上搬磚，免得上边的人白挨冻。抬箱里的灰浆一用完，下面接着送来第二批，把第一批抬箱滑下去，下边把抬箱放到炉子旁边化开上了冻的灰浆，你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一下抬来两箱，給吉尔加斯的墙边送一箱，給舒霍夫墙边送一箱。灰浆在严寒中冒着烟，还有点暖气。用瓦刀把它往墙上一拍，你稍微一楞，它就冻住了。要敲掉它就得用錘子尖，用瓦刀你休想打掉它。矿渣磚你一下沒放对就冻上了，歪了。这时只有用斧背才能敲掉那块磚，打下灰浆。

可是舒霍夫沒有出錯。矿渣磚并不是块块都一样。不是缺角，就是缺边，再不然就是凸出一块，舒霍夫一眼就看得出：这块磚砌哪一面合适，墙上哪儿正需要这块磚。

舒霍夫用瓦刀挖起冒气的灰浆往那儿一摔，而且記住下面的磚縫在什么地方（磚縫要对齐上面一块矿渣磚的中綫）。他把灰浆摔得很均匀，正好有一块矿渣磚那么大。从磚堆里拿起一块矿渣磚（不过拿的时候得小心，可

别磨破手套，矿渣磚磨得厉害着哩)，再用瓦刀把灰浆弄平，把矿渣磚往那里拍噠一放！如果歪了，馬上就得把磚弄齐，用瓦刀背敲敲，让外面的墙齐住墨綫，让磚順着鋪平，横着也鋪平。于是就粘上，冻住了。

这时，如果矿渣磚下面和两边挤出灰浆，得赶快用瓦刀背刮下来，从墙上甩开(不然一入夏，它就往下流，現在你可休想它会如此)，并且再看看下面的縫，有时候，墙面不是整个的，而是一块一块的，那么再摔灰浆时，磚左边复厚一些，矿渣磚也别随便砌上，而是自右向左推推，它就把自己和左边的磚中間的多余的灰浆挤出来。看看平不平，直不直。凝住了。再砌下一块！

工作有了进展。我們砌了两排磚，而且塡平了原来沒有砌好的地方。工作进行得十分順利。現在得留心！

他继續赶着活，使外面这排磚迎着辛尼卡那边砌过去。辛尼卡从角落里和队长分手了，也向这边砌过来。

舒霍夫向运料工們使了个眼色，要灰浆，你們把灰浆拖到我手边来，快！活儿干得这么紧張，擦鼻子的工夫都沒有。

跟辛尼卡一汇合，就得开始从一个箱里舀灰浆，不几下就得刮底子。

"来灰浆！"舒霍夫把头探过墙去大喊道。

"就一来一了！"巴甫洛高声說。

又抬来了一箱。这一箱也用完了，稀的都用完了，边

上的灰浆一下就冻在箱壁上，你們自己挖掉它吧！不然箱壁就变厚了，你們得上上下下抬啊。走吧！下一箱！

舒霍夫和另外几个瓦工都不觉得冷了。因为这是快活，要全神貫注，他們身上开始燥热起来，这一热，呢上衣底下，棉袄底下，內外衬衣底下都发潮了。他們还是一下不停，越砌越远。一小时后，他們身上又燥热起来，这次燥得汗都要干了。他們脚不冷，这很重要，别的沒有什么，尽管吹来陣陣小風，也不能轉移他們的注意。只有克列夫申不时从容地碰碰脚，因为这个倒霉蛋要穿四十六号的鞋，給他从各式各样的靴子里挑了双毡靴，但是还有些挤脚。

队长有时喊："来灰一浆！"舒霍夫也是这一套："来灰一浆！"誰的活干得好，誰对旁边的人就可以像队长那样发号施令。舒霍夫可不願意落在那两个人后头，这时就是亲兄弟在馬道上抬灰浆，他也要催得人家筋疲力竭的。

午飯后，布伊諾夫斯基先和費久科夫搭班抬灰浆。馬道又陡又滑，起初他不怎么起劲，舒霍夫輕輕催他：

"海軍中校，快点儿！海軍中校，矿渣磚！"

海軍中校越干越麻俐，費久科夫却越来越疲沓：这个狗杂种，他一边走，一边把灰浆箱弄歪，把灰浆潑洒了，抬起来好輕松点。

舒霍夫往他脊梁上戳了一下：

"嗨，毒蛇！还当过厂长哩，你从前不就是叫工人卖

命干嗎?”

“队长!”海軍中校嚷道。“你派我跟一个人抬嘛! 我不跟这个孬……种抬!”

队长重新安排了一下:让費久科夫从下往脚手架上扔矿渣磚。他这样安排是为了便于計算費久科夫扔上多少块矿渣磚;另派阿辽什卡同海軍中校搭班。阿辽沙是个好好先生,誰都可以对他发号施令。

“紧急动員,黑背鯡!”海軍中校对他說。“你瞧,砌得多快!”

阿辽沙随和地微笑着:

“如果需要快一些,咱們就快点。随您便。”

他們就一步一步走下去了。

好好先生在队里是宝貝。

队长对下面什么人叫嚷起来。原来又来了一辆运矿渣磚的汽車。有时候半年不来一辆,有时候突然尽着来。趁你干活的时候,他們把磚运来了。这是头一天。可是后来就停了,你就沒法好好干活了。

队长又对下面罵起来。大概說的是起重机。舒霍夫又想听听,又沒有工夫,因为他正在把墙弄平。几个运料工来了,他們說,来了一个电工,在起重机上修理发动机,跟他一块还来了个搞电工的工地主任,不是个犯人。电工在找毛病,工地主任在旁边看。

这是規矩:一个干活,一个看。

馬上把起重机修好就美了，既能运矿渣磚，又能送灰浆。

舒霍夫已經砌第三排磚了（吉尔加斯也开始砌第三排磚），順着馬道又上来一个檢查員，一个官儿，他是建筑工程的工长德尔，是莫斯科人。据說在部里待过。

舒霍夫站得离吉尔加斯很近，他让吉尔加斯瞧瞧德尔。

“啊—啊！”吉尔加斯把手一揮。“我跟官儿从来不打交道。要是他从馬道上掉下去了，那时候才会喊我哩。”

这时，那人站在瓦工背后，要視察一番。这些視察員最叫舒霍夫受不了。这家伙爬到工程师的地位了，瞧那副猪臉膛子！可是有一次他表演怎样砌墙，可把舒霍夫笑了个不亦乐乎。依我們看，你只要用自己的手盖所房子，那你就是工程师了。

杰姆盖尼約沃的人沒見过石头房子。农舍是木头的，連学校也是木头盖的，他們从禁伐区运来六俄丈长的木材。营里需要瓦工，于是，喂，舒霍夫，你就当瓦工去。誰的手会干两样活儿，就会再給他十件。

不过，德尔沒有掉下来，只絆了一下。他几乎是跑到上面去的。

“丘—林！”他大喊大叫，眼睛都凸出来了。“丘—林！”

巴甫洛拿着铁鍬跟着他順着馬道跑上来，沒有把铁

锹扔掉。

德尔穿的呢上衣是营里的，但是嶄新，很干凈。帽子也是頂刮刮的，皮的。像大家的帽子那样，上面也有号碼：Б-731。

“什么事？”丘林拿着瓦刀向他走来。队长的帽子歪到一只眼睛上边去了。

一件不平常的事。无論如何也不能錯过，灰浆也在小箱里漸漸冻上了。舒霍夫砌着，边砌边听。

“你干的好事?!”德尔咆哮着，唾沫四濺。“这样要关你的禁閉！这是刑事罪，丘林！会叫你蹲第三期的！①”

舒霍夫这才明白是什么事。他瞅了吉尔加斯一眼，那人也明白了。油毡！他看見窗戶上的油毡了。

舒霍夫絲毫不为自己担心，队长不会出卖他。他为队长担心。对我們来說，队长是父亲，而对他們来說，却是小卒。为了这类事情让他在北方蹲了第二期。

唉呀，队长的臉都气歪了！他把瓦刀往脚下一摔，就朝德尔跨过一步去！德尔回头一看，巴甫洛用力揚起铁锹。

铁锹带对了！铁锹他倒是沒有白带……

辛尼卡呢，虽說耳聾，也明白了，他也双手叉腰走过来。他可是个身强力壮的汉子，一个树精。

---

① 在劳动营十年一期。丘林已經蹲第二期了。——譯者注。

德尔直眨巴眼睛，吓慌了神，看看哪儿可以躲藏。

队长俯身望着德尔，声音虽然很輕，但是非常清晰地对他說：

“你們的时候到了，害人精！要是你說出一个字，吸血鬼，你就是活到头了，你記住！”

队长气得渾身发抖，直哆嗦，怎样也忍不住。

尖臉的巴甫洛两眼恶狠狠地盯着德尔，恶狠狠地直盯着他。

“呃，你們干什么，你們干什么，伙計們！”臉色刷白的德尔說着，离开馬道远一些。

队长再也沒有說什么，正了正帽子，拾起瓦刀，向自己砌的墙根走去。

巴甫洛拿着铁鍬也慢騰騰地下去了。

慢—騰—騰—地……

德尔一直吓得魂不附身，吓得要死，躲在吉尔加斯背后，站在那里。

吉尔加斯砌着墙，药房里的人总是那样称药，像医生似的一点也不着急。他一直背对着德尔，似乎根本沒有看見德尔。

德尔躡手躡脚地走到队长身边。他那不可一世的神气現在哪里去了？

“我对工地主任怎么說，丘林？”

队长砌着墙，沒有回头。

“您就說，原来就是这样。我們来了，还是这样。”

德尔还站着。他看出現在大家不会整死他，便把双手插在褲袋里，悄悄走了。

“哎呀，Ш-854，”他嘟嘟囔囔地說。“你鋪的灰浆怎么这样薄呀？”

終于找到了出气的对象。舒霍夫砌的墙既不歪，又沒有縫儿，你挑不出錯儿，但是，瞧，灰浆薄了。

“請允許我說一句，”他含糊其詞地說，却带着嘲笑的意味。“要是現在鋪厚了，一开春，这个热电站整个就淌起来了。”

“你是瓦工，听着工长对你說話，”德尔把臉一沉，鼓起腮帮，这是他的老調調。

也許有的地方是薄了，本来可以弄厚点，不过如果不是冬天砌墙，而且拿人当人，那是可以办到的。人也应該怜惜啊。任务也要完成。既然人家不懂得这个，何必解釋哩！

德尔不声不响地順着馬道下去了。

“您給我把起重机安排好！”队长从墙根冲着他說。“我們是驴子嗎？用手往二楼搬矿渣磚！”

“他們会付給你抬磚的錢，”德尔从馬道上回答他，語气很溫和。

“‘按手推車’付工錢嗎？好哇，那您把手推車弄来在馬道上推推看。您得‘按抬箱’付工錢！”

“不关我的事，我有什么舍不得？‘按抬箱’付工錢，会計科通不过。”

“会計科！我这一个小队都在干，要保证四个瓦工的需用。給我們几个錢哪？”

队长高声說着，不停地砌着墙。

“灰一浆！”下面喊。

“灰一浆！”舒霍夫重复了一声。第三排磚砌平了，开始砌第四排。上面沒有再綳一条綫，算了，沒有綫我們也能砌。

德尔一个人在荒野里縮着身子走着，上办公处烤火去了。他大概不舒服。德尔他也太不量力，竟要跟丘林这样老练的人过不去。他要是跟这样的队长們处得好，什么事他都不必操心了：像那样的队长不会要他死命奔走的；他的口粮标准又高，住的又是单間房子，还要怎样啊？哼，他还摆臭架子，不懂装懂哩。

下边有人来了，說是搞电工的工地主任走了，电工也走了，起重机修不好。

那么，你还得像驴子一样干重活儿！

舒霍夫見过的工程可多了，这种机器不是自己坏了，就是被犯人弄坏了。他們把什么玩艺儿放到鏈条里，輕輕一压，把原木拖运机弄坏了。为了喘口气。有时候怎么一搞，你就干不成了。

“矿渣磚！矿渣磚！”队长叫道，他发起狠来。对运料

工們乱七八糟地罵了一通。

"巴甫洛問，灰浆怎么搞呀？"下边嚷嚷着。

"怎么和呀！"

"弄半箱和好的！"

"那就是还要一箱啦！"

嘿，眞紧張！在赶砌第五排磚了。剛才砌第一排磚时要弯腰，現在一下砌到胸口那么高了，你瞧瞧！砌得快沒有什么，这两堵沒窗沒門，拐弯的地方彼此銜接，矿渣磚又足够。应該再綳条綫，可是来不及了。

"82小队交工具去了，"戈普契克报告說。

队长只是用炯炯发光的眼睛望望他。

"干你的活，干瘪鬼！搬磚！"

舒霍夫回头一看。是啊，太阳落山了，它带着一片火紅向灰濛濛的雾靄中落去。可是干得正欢着哪，再好沒有了。这时候，第五排磚已經开始砌，第五排也得砌完，得弄齐了。

运料工們像一匹匹馬，呼哧呼哧直喘气。連海軍中校的臉都累得发灰了。要知道，这位海軍中校大概四十来岁了，即使不到，也差不离儿。

寒气在上升。手干着活，手指头在瘦小的手套里冻得酸痛。寒气直往靴子里钻。舒霍夫不一会儿就跺跺脚。

現在不必弯着腰砌墙了。可是拿一次矿渣磚就得弯

一次腰，舀一下灰浆也得弯腰。

“伙計們！伙計們！”舒霍夫叫人不能安生。“你們把磚給我搬到墙上！你們給搬到墙上！”

海軍中校也願意这样干，可是力气不济了。他不习慣这样干。阿辽什卡却說：

“好的，伊凡·杰尼瑟奇。往哪儿擱，您說吧。”

这个阿辽什卡，不論你求他什么，他都不会拒絕。仿佛世上的一切就应該如此，舒霍夫也是这样的人。人家既然求你，干嗎不帮忙呢？他們这样是对的。

整个劳动营和热电站都清晰地听到：鋼軌敲响了。收工了！灰浆不够，哎呀，干得正欢哪！……

“来灰浆！来灰浆！”队长叫道。

下边一个抬箱剛剛装满灰浆！現在就得砌，沒别的办法：要是箱里不掏干净，明天这个箱子就完蛋了，灰浆冻得跟石头一样，用十字鎬也挖不出来。

“喂，加油哇！弟兄們！”舒霍夫叫道。

吉尔加斯变得凶狠起来。他不喜欢这种全体动員的紧急工作。可是还得加油，你有什么办法！

巴甫洛从下面跑上来，剛才他搞灰浆，現在手里却拿着瓦刀。他也来砌墙，五把瓦刀在干。

現在只要把接縫的地方塡平就行！舒霍夫先用眼睛估量一下接縫处应該放一块什么样的磚，并且把錘子朝阿辽沙一推：

“去，給我砍平，砍平！”

不能再快再好了。現在，当大家迅速赶工的时候，舒霍夫不赶了，却十分注意起墙来。他把辛尼卡推到左边，自已却向右边，向那个关鍵的角落走去。这时候，如果把墙弄倒或把角弄垮，那就完蛋了，明天得費半天工。

“停一停！”他把巴甫洛从磚那儿推开，自己帮他修补。可是从那里，从那个角里一看，辛尼卡那边好像歪了。他向辛尼卡奔去，調整了两块磚。

海軍中校像匹馴順的騸馬，搬来一个抬箱。

“还有一个，”他叫道。“两个抬箱哩！”

海軍中校累得連站都站不住了，勉强支持着。舒霍夫有过这样一匹騸馬。舒霍夫想把它保留下来，可是后来馬累死了。馬身上的皮也被扒下来。

太阳的下半部已經沒入地平綫下。現在就是戈普契克不报告也可以看出：不仅各小队把工具都交了，而且人們像巨浪似地向哨所涌去。（响钟后，誰也沒有馬上就出去，沒有傻瓜出去挨冻。大家都坐在烤火間里。队长們商量好各队同时去集合，現在到时候了。要不是已經說定，这群固执透頂的犯人，会一个比一个坐得更久，会在烤火間坐到半夜哩。）

队长也清醒过来，他自己看到天色已經不早。那个收工具的人八成罵了他十次了。

“喂，”他叫道，“廢料别可惜！运料工！你們快下去，

把大箱里刮干净，有的东西收集到一块，运到那边坑里，用雪盖上，免得别人看見！你，巴甫洛，带两个人收集工具，拿去交了。这箱灰浆用完我們就收工，然后叫戈普契克把三把瓦刀給你送去。”

大家卖劲地干起来。他們拿走舒霍夫带来的一把錘子，解开了墨綫。运料工們都跑到下面灰浆房去了，他們在这里无事可做。上面留下三个瓦工——吉尔加斯、克列夫申和舒霍夫。队长过来檢查，看看大家砌了多少。他很滿意。

“大家干得不錯，啊？半天的时間。又沒有起重机。”

舒霍夫看見吉尔加斯的灰浆箱里剩的灰浆不多了。舒霍夫这时发起愁来，队长在工具房不会为了瓦刀挨駡吧。

“听着，伙計們，”舒霍夫着急地說。“你們把瓦刀交給戈普契克，我的不在数，不应該交，我会对他們說。”

队长笑了：

“嘿，怎么能放你出去呢？沒有你，监牢会哭的！”

舒霍夫也笑了。一边还在砌墻。

吉尔加斯拿走了瓦刀。辛尼卡把矿渣磚給舒霍夫搬过来，大家把吉尔加斯的灰浆箱挪到这边。

戈普契克穿过整个曠野向工具房跑去，追上了巴甫洛。104小队独自穿过曠野走去，队长沒跟着。队长有权力，押送队更有权力。他們会把迟到的人記下来送去关

禁閉。

哨所旁边人很多。都聚集到这里来了。押送队似乎也出来了，正在清点人数。

（在出口处人数要点两遍：一遍是在关着的大門前，清点完以后才开門；第二遍是在出門的时候。如果觉得数目还不对，在門外还得点一遍。）

“灰浆不要了，把它扔了吧！”队长把手一揮。“扔到墙那边去！”

“你走吧，队长！走吧，那里更需要你！”（舒霍夫本来叫他安德烈·普罗科菲耶維奇，可是現在由于自己干活卖勁，他和队长平等了。他过去并沒有这样想过：“瞧我和他平起平坐了”，只是現在无意中觉得如此罢了。）他在后面向大步順着馬道跑下去的队长开玩笑說：“啊，簡直沒道理，工作日怎么这样短哪？你剛挨着活儿，就收工了！”

剩下他和聾子两个人。跟这个人你沒法多說話，可也无須跟他多談：他比誰都聪明，不說他就懂了。

啪的一下——灰浆！啪的一声——矿渣磚！压压磚。檢查檢查。一下灰浆，一块磚。一下灰浆，一块磚……

好像队长也吩咐过，别可惜灰浆，可以把剩下的扔到墙外不要了。可是舒霍夫总是有点傻，在营里八年，怎么也改变不了他的脾气，他还是爱惜一切东西，一切劳动，

不願有絲毫浪費。

一下灰浆！一块磚！一下灰浆！一块磚！

“完啦，去你媽的！”辛尼卡大声說道。“走吧！”

他抓起抬箱順着馬道下去了。

舒霍夫呢？現在即使押送队把狗放过来攆他，他也要在这块小平壩上向后退得远点，看看墙砌得怎么样，他看了看。还不錯。立刻又跑到墙跟前，再看看墙外边，左看看，右看看。嘿，眼睛就是水准仪！很平！手还不老啊。

他順着馬道跑下去。

辛尼卡从灰浆房出来，就朝小丘奔去。

“喂！喂！”他扭过头来喊。

“你跑吧，我就来！”舒霍夫把手一揮。

他自己却进了灰浆房。不能随便扔掉这把瓦刀。也許他舒霍夫明天不来上工了，也許小队会給赶到“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去，也許你半年都不会上这儿来了，可是你能扔了这把瓦刀嗎？留着就留着吧！

灰浆房里炉子都熄了。一片漆黑。很怕人。可怕的并不是因为黑，而是因为大家都走了，在哨所那里会查出少了他一个人，押送队会揍人的。

他还在东看西看，看見角落里有块大石头，他把石头掀开，将瓦刀往底下一塞，又盖好了。行啦！

現在得赶快追上辛尼卡。可是辛尼卡已經跑了一百

来步了。他不再往前跑了。克列夫申从来都願意和别人共患难。有禍同当。

他們跑在一起了，一高一矮。辛尼卡比舒霍夫高一头半，而且他的头长得多大啊。

世界上有些游手好閑的家伙喜欢在运动場上賽跑玩儿。这些懶虫，要是他們干了一天活，腰还沒有伸直，戴着湿手套，穿着破毡靴，在冰天雪地里像我們这样拚命跑一陣試試！

他們两个跑得累坏了，瘋狗似地喘着气，只听見哼哧哼哧地喘！

沒关系，队长在哨所里，他可以替他俩开脫。

于是，他們就直奔人群，可怕啊。

几百条嗓子一下哄起来：日你媽，操你爹，操你的嘴，操你的鼻子，操你的肋条。五百人向你大发雷霆，这还不可怕呀！

但主要的还是要看押送队怎么样？

不，押送队沒有什么。队长馬上就站在最后一行里。他解釋过了，八成把错儿担到自己身上了。

伙伴們却大叫大罵起来！声音之大，連辛尼卡都听到了很多，他喘了口气，从他这个高个子的嘴里突然叫出了一声！他沉默了一輩子，嘿，叫得多响啊！他举起两个拳头，馬上就要扑过去干架。那些人不吭声了。有些人笑起来。

“嘿，104 小队！你們的这个人不是聾子嗎？”那些人叫道。“我們試驗过的。”

大家都笑起来。押送兵也笑了。

“五个人一排站好！”

可是还沒有开門。他們不相信自己。他們让人群离开門口，向后退。（大家都傻子似的貼在門口，好像这样一来就会快些开門。）

“五个人一排站好！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他們每叫到五个人的时候，那五个人便向前走出几米。

舒霍夫还在喘气，回头一看，哎呀，一輪血紅的月亮已經阴郁地爬上了天空。好像是初亏，昨天这个时候，爬得比現在高。

舒霍夫心情愉快，一切十分順利，他碰碰海軍中校的腰窝，試探着說：

“喂，海軍中校，照你們的科学来說，往后旧月亮藏到哪里去呀？”

“怎么藏到哪里去？无知！只是看不見罢了！”

舒霍夫搖搖头，笑着說：

“既然看不見了，那你怎么知道它还有呢？”

“那么，照你的意思，”海軍中校觉得詫異地說。“每月都是新月亮嗎？”

“这有什么奇怪？人都是每天在生，四个星期生一个

月亮不也行嗎？”

“呸！”海軍中校唾了一口。“还沒有見过一个这么笨的水兵哩。旧月亮究竟上哪儿去了？”

“这我正要問你呀，它上哪儿去了？”舒霍夫笑着說。

“啊？上哪儿去了？”

舒霍夫叹了口气，含糊不清地說：

“我們那里都这么說：上帝把旧月亮弄碎做了星星。”

“你們这种野人！”海軍中校笑着說。“眞少見！那你怎么样，信上帝嗎，舒霍夫？”

“为什么不信？”舒霍夫惊訝地說。“比如打霹雷的时候，你还能不信！”

“上帝为什么做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把月亮弄碎做星星？”

“嘿，你怎么不懂呢！”舒霍夫聳聳肩膀。“星星經常往下掉，需要补充嘛。”

“轉过身去，媽的……”押送兵罵道。“排好！”

已經数到他們跟前了。現在数到四五六到四六〇这一排了，布伊諾夫斯基和舒霍夫两人在最后。

押送队着急了，看了看記数的小黑板。人不够！又是他們的人数不够！哼，这些家伙連数都数不清！

他們数的是四百六十二个，可他們說，应該是四百六十三个。

他們又把大家从門边推开（大家却又紧紧貼向門边），还是老一套：

“五个一排站好！第一排！第二排！”

他們这样点来点去，眞可恨。現在花的时間已經不是公家的，而是自己的。到营里还得經过一片荒野，在营門口还得排队等着搜查，你得一直站到搜查完毕！每一队都从工地往住的地方跑，都想赶到别人前边，好先让搜查，就是說，想先钻到营里。誰先到营里，誰今天就可以享福，因为食堂在等着他，可以头一个去取邮包，头一个去儲藏室，上小厨房，到邮件处拿信或上檢查处送自己的信，上医务所，上理发室，上澡堂，哪儿他都是头一份。

有时候，押送队也願意把我們快点交出去，早点回到自己的营房里。士兵也不願随便跑：事情很多，时間很少。

可是他們点的数目不符。

最后几排走过的时候，舒霍夫似乎觉得最后一排是三个人。可是不对，还是两个。

点数的人拿着小黑板找警卫队长去了。他們說明了情况。警卫队长大声叫道：

“104小队队长！”

丘林向前跨了半步：

“有。”

“热电站里你誰也沒有留下嗎？你想想。”

“沒有。”

“你想想，我要打掉你的脑袋！”

“沒有，我說的是实話。”

可他自己却朝巴甫洛瞟着，你想想，灰浆房里会不会有人睡着了呢？

“按各小队排一好！”警卫队长高喊道。

大家就五个人一排，胡乱凑在一起。这时候，大家挤坏了，嚷嚷起来。那里有人叫喊：“76，到我这里来！”这里喊：“13！来这里！”那边叫：“32！”

104小队排在最后，所以在后边集合。舒霍夫看見全队都空着手，这些糊涂虫，累得連柴禾棍儿都沒有拣。只有两个人拿了几小把。

每天玩这个把戏：下工前，勤快人拣一些小棍儿、小棒、断板条，用破布条或細绳子捆起来带走。第一次搜查是在哨所旁边，由工地主任或某一个工长担任。如果他站在那里，立刻就命令你把东西都扔掉（他們浪費掉的不計其数，可是想在几束柴禾上打算盘）。但是勤快人有自己的打算：队里的每一个人哪怕只带一点点木棒儿，营房里就会溫和一点。营里給值日員每个炉子才五公斤煤末，这点煤末取不了暖。所以大家才这么干：折断一些小棒儿，鋸短点，把它們塞到自己衣服底下，这样就逃避了工地主任的檢查。

在这儿，在工地上，押送队却从来不让扔掉柴禾：押送队也需要柴禾，可自己不能带。一来制服不允許，二来

手里拿着自动枪，要对我們射击。押送队一送我們上劳动营，就命令說："由某排到某排把柴禾扔在这里"。但是对犯人很公平，旣給营里的看守留下备用的，也給犯人自己一部分，不然他們就根本不带了。

于是，每个犯人每天都带点柴禾。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带回去，什么时候会給截下来。

舒霍夫正用两眼寻找是否有柴禾扔到脚下什么地方，这时队长已經点完了数，向警卫队长报告：

"104小队人齐啦！"

这时候，采札尔从干部堆里向自己的小队走过来。他烟斗上的小火星时时冒着烟，黑鬍子上結着霜，他問道：

"喂，舰长，事情怎么样啊？"

飽汉不知餓汉饥。事情怎么样啊？問得无聊。

"还能怎么样啊？"舰长聳聳肩膀。"活儿干够了，剛把腰伸直。"

他的意思是：你給支烟抽抽就好了。

采札尔給了他一支烟抽。在队里他就和海軍中校一个人要好，此外他跟任何人都不談心。

"32小队少一个人！32小队里！"大家嚷嚷起来。

32小队的小队副跑开了，还有一个小伙子跟他一起向那边跑去，上汽車修理厂那边寻找去了。人群里有人問：誰呀？怎么回事？不久就傳到舒霍夫那边：不見了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小摩尔达維亚人。这个摩尔达維亚

人什么样子？是不是那个摩尔达維亚人？据說是个罗馬尼亚間諜，眞是个間諜嗎？

間諜——每个小队里都有五个，可这是被判为間諜，不是眞間諜。根据档案判他們是間諜，实际上他們不过是被俘过。舒霍夫就是这样的間諜。

而这个摩尔达維亚人却是一个眞間諜。

警卫队长一看名单，臉上唰地变了顏色。要知道，如果一个間諜跑了，警卫队长要受什么处分啊！

整个人群和舒霍夫都觉得可恨。要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下賤胚、坏蛋、臭尸、下流鬼、貪婪虫啊！天已經黑了，有光亮也是月光，你看，那不是星星，晚上冷得更厉害，这个狗崽子，他却不見啦！怎么，这个坏蛋还沒有干够？从天亮到月亮出来，十一个钟头，工作日还短？要加你的罪的，等着吧！

舒霍夫觉得奇怪，誰干活这么卖劲，連下工的钟声都沒有听見？

舒霍夫完全忘記，他自己刚才还那样一心一意地干活，还惋惜上哨所集合太早了呢。現在他和大伙儿一块挨冻，和大伙儿一样变得凶狠起来。看来，这个摩尔达維亚人还得让他們待上半个钟头哩，要是押送队把那家伙交給大伙儿，大伙儿会像狼群撕牛犢一样把他扯得稀烂！

你瞧，冷得越来越厉害！誰都站不住了，有的在原地踏步，有的往前走两步，往后退两步。

人們議論紛紛，摩尔达維亚人会跑掉嗎？要是白天跑，是另一回事，如果躲起来，等着崗楼上撤下警卫队，那是妄想。如果铁絲网底下沒有留下爬过的痕迹，他們在营里三天三夜沒找到，那他們就在崗楼上蹲三天三夜。如果一个礼拜找不到就蹲一个礼拜。这是他們的規定，老犯人都知道。总之，要是有人跑了，押送队就倒了霉，得廢寢忘食地东奔西走。所以有时候他們大发雷霆，对逃犯格杀勿論。

釆札尔对海軍中校說：

“比如說，船索上挂了一副夹鼻眼鏡，您記得嗎？”

“記得……”海軍中校不住地抽烟。

“再比如，一辆搖籃車順着台阶滚呀，滚呀。”

“嗯……可是那部影片上，海軍的生活不大像眞的。”

“您要明白，現代的摄影技术把我們的胃口慣坏啦……”

“肉上爬的蛆虫簡直像蚯蚓一样。难道眞有那么大的蛆嗎？”

“可是再小的东西，你用电影的手法就拍不出来啦！”

“我觉得，現在不給我們劳动营里运魚，給我們的就是这种肉，可是他們不洗，不刮，往鍋里咕咚一倒，那样，我們就……”

“啊—啊—啊！”犯人們喊叫起来。“嗨—嗨—嗨！”

大家看見从汽車修理厂跳出三个人影，啊，把摩尔达

維亚人带来了。

“嗨—嗨—嗨!”門口的人群叫道。

那几个人刚跑得近点，大家就罵起来:

“瘟—神! 搗—蛋—鬼! 流—氓! 不要臉的母狗! 下流胚! 孬种!!”

舒霍夫也高声大叫:

“瘟—神!”

这难道是鬧着玩的! 五百个人，每人被剝削了半个多钟头!

那人縮着脑袋，跑着，活像一只小耗子。

“站住!”一个押送兵大声叫道。并开始登記:“K-460。你上哪儿去啦?”

押送兵走到他跟前，用卡宾枪枪托把他撥轉身来。

人群里仍然大喊大叫:

“恶棍! 死鬼! 下流貨!”

押送兵剛用卡宾枪枪托撥那个人，其余的人就都靜下来。

摩尔达維亚人不吭气，低着头，躲着押送队。32小队的小队副向前走了几步，說:

“这个坏蛋，他躲着我爬到抹灰浆的脚手架上，在那里烤着烤着火睡着了。”

于是，照他脖子上就是一拳! 照后脑勺上又是一拳!

这样，就把他从一个押送兵跟前攆走了。

摩尔达維亚人趁势急忙躲开，这时，一个匈牙利人从32小队跳出来，照他屁股上来了一脚，又是一脚！

当間諜有什么难。連混蛋也可以当間諜。間諜的生活是舒服的，快活的。可是在苦役营里你去干十年的重活儿試試！

押送队把卡宾枪放下。

警卫队长却大声叫道：

“离开大門口！五一个人一排！”

这些狗崽子，又要点数了！現在就是不点也滿清楚，干嗎还要点？犯人們嚷嚷起来。大伙儿的怒气从摩尔达維亚人身上轉移到押送队身上。犯人們叫嚷着，不肯离开大門口。

“干什么？”警卫队长大叫道。“想蹲雪窝嗎？我馬上叫你們蹲。我要叫你們蹲到明天早上！”

一点也沒有什么奇怪，他就会叫蹲雪窝。大家蹲的次数太多了。大家甚至还趴过雪窝：“卧倒！預备放！”眞有过这种事，犯人們都知道。于是大家就从大門口退开了一点。

“向后退！向后退！”押送队强迫着。

“說眞的，你們这些坏蛋干嗎紧貼着大門？”后边的人对前边的人发火說。他們在冲击下向后退去。

“五个人一排——站好！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皓月当空，月色皎洁，那血紅的顏色已經消褪了。月

亮已經升得有屋脊那么高。夜幕籠罩了大地！……这个該死的摩尔达維亚人！該死的押送队！該死的生活！

他們数錯了人，前边的人轉过头来，踮着脚看看最后一行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現在，大家的生活跟这件事有密切关系。

舒霍夫觉得最后一排好像是四个人。他吓得一怔：多啦！又要重新点数！原来是費久科夫这个恶狼想敲竹杠，向海軍中校要烟屁股去了，耽擱了时間，沒有及时回到自己那一排去，于是好像多了人。

警卫队长恼火地照費久科夫脖子上揍了一下。

人数对了！

最后一排——是三个人。人数相符，謝天謝地！

“离开大門口！”押送队又命令道。

这一次，犯人們沒有嘮叨，他們看見士兵們走出哨所，从大門那边把操場圍起来。

啊，要放行了。

沒有看見那几个工長，他們不是犯人，也沒有看見工地主任，許多伙伴拿着柴禾。

他們敞开大門。大門后面，木椽子圍栏杆旁边，又站着警卫队长和檢查員：

“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如果这次数目相符，他們就会撤下崗楼上的哨兵。

唉喲，从遙远的崗楼到劳动营要走多远啊！只要把

最后一个犯人带出劳动营，而且人数相符，那么只消用电話通知各崗楼：撤下来！就得了。如果警卫队长是个聪明人，立刻就走了，他知道犯人沒有地方可跑，从崗楼上撤下来的那些人会把队伍赶到一起。如果警卫队长是个笨蛋，他就怕他的軍队对付不了这些犯人，便会在这儿待着。

今天的警卫队长就是一个笨蛋。他在这儿待着。

犯人在冰天雪地里待了一天，冻得要死。下了工，又站在这儿冻了整整一个钟头。不过，他們現在倒是不怎么考虑严寒，反而更多地考虑这个不幸：天黑了！在营里什么事也办不成啦！

“您怎么那样熟悉英国海軍的生活方式？”旁边一排有人問。

“您要知道，我在一艘英国巡洋舰上待了差不多一个月，我自己有个舱房。我跟着一个护航舰队。我在他們那儿当联絡官。您想想，战后还有一个海軍上将，鬼使神差地送了我一件紀念品，‘为了表示謝意’。我吃了一惊，眞該死！……結果，把一切都混为一談了……在这里跟宾德尔分子呆在一起——不是件愉快的事。”

奇怪。看起来眞令人不可思議：光秃秃的荒原，孤零零的苦役营，雪在月光下閃爍。押送队已經布置好了，十步一崗，他們都端着枪。黑鴉鴉地一大群犯人，Щ-311这个戴了一輩子金肩章、跟一个英国海軍上将交过朋友

的人，如今穿着跟大家一样的呢上衣，跟費久科夫一起抬灰浆箱。

一个人的命运眞是变幻无常，……

好啊，押送队准备好了。沒有来他們那套"祈禱"，就直截了当地說：

"开步走！快点！"

快点，哼，現在偏不快点！大家已經离开了所有的工地，那还忙什么呢？犯人們不用商量心里就都有数，剛才你們不让我們走，現在我們也拖拖你們。你們恐怕也想快点暖和暖和吧……

"大步走！"警卫队长叫道。"大步走，带队的！"

"大步走，"哼，休想！犯人們从容不迫地走着，搭拉着脑袋，仿佛送葬似的。我們是豁出去了，反正是最后回到营里。你不願意把我們当人，現在你喊破喉嚨也沒用。

警卫队长一陣一陣地喊着："大步走！"他已明白，犯人們不会走得更快。又不能放枪，因为犯人們五人一排，排着队，照規矩走着。警卫队长沒有权利赶犯人快走。（恰恰因为这一点，犯人們早上就磨磨蹭蹭地去上工，才算保存了身子骨。誰要是跑得快，誰在营里就活不到出去的日子，就会累垮，病倒。）

他們就这样迈着均匀的步子，整齐地走着。雪在脚下吱吱作响。有人細声細气地說話，有的人悶声不响。舒霍夫开始回想从早上起他在营里还有什么事沒有办？

啊，想起来了，上医务所！眞奇怪，一干活把医务所完全忘光了。

現在医务所正好办公。如果不吃晚飯，也許还来得及。現在身上仿佛不痛了。他們也不給量体溫……浪費时間！沒有医生也能挺过去。这些医生只能把人治进棺材！

現在，吸引着他的不是医务所，好像还可能补充点什么当晚飯？采札尔完全有希望收到邮包，他早就該收到邮包了。

犯人队伍似乎突然一下变了样。队伍微微騷动起来，脚步杂乱，像抽了筋似的叫嚷着，你瞧后边，包括舒霍夫在內的那几行都掉队了，在后面跑起来。他們走了几步，又跑起来。

后边的人一上小丘，舒霍夫就看清楚了，原来在他們右边，在荒原的远处又出現了一支黑糊糊的队伍，斜着向我們的队伍走来，想必是看見了我們，也跑得更快了。

那支队伍只可能是机械厂的，有三百来人。就是說，他們也碰見了倒霉事，被拖住了。什么事情把他們拖住了呢？有时候，是活儿把他們拖住了：一辆汽車沒修好。这对他們有什么关系，他們在暖和的地方待了一整天啊。

嘿，現在看誰赶过誰！伙伴們跑着，一个勁儿跑着。押送队也用小快步跑着，只有警卫队长一陣陣叫道：

“不要拉开！后面跟上去！跟上去！”

去你媽的，你叫喚什么？难道我們沒有跟上？

剛才有的人聊天，有的人想心事，这时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整个队伍只对一件事感兴趣：

“赶上去！截住他們！”

不管酸的淡的，都混到一起了。押送队已經不再是犯人的敌人，而成了朋友。敌人呢，是另外那支队伍。

大家一下高兴起来，恨也消了。

“赶快！赶快！”后边的人催促前边的人。

我們的队伍好容易到了街上，机械厂的队伍还隐沒在住房背后。

这时，我們的队伍走起来方便了，在街道中間走着。两旁的押送队走起来也不那么磕磕絆絆。我們就該在这里截住他們。

应該把机械厂的人截住，还有一个原因：他們在劳动营的哨所前面被搜查的时間特别长。自从那次营里发生了杀人事件以后，上边认为刀子是机械厂做的，从机械厂傳到营里。因此，在劳动营門口，对机械厂的人搜查得特别与众不同。已是深秋时节，地下很凉，还是对他們这样吆喝：

“脫靴子，机械厂的！把靴子拿在手里！”

搜查他們的时候，就让他們光着脚。

就是現在，不管多么冷，还是指着一个人就說：

“嘿，你脫右靴！你——脫了左靴！”

那个犯人就得脱了靴子，暂时用一只脚跳着，还得把脱下来的毡靴倒过来，抖抖包脚布，你瞧，沒有刀子。

舒霍夫听說(不知是眞是假)，还在夏天的时候，机械厂的人把两根排球柱子抬到营里，排球柱子里藏的都是刀子。每个柱子里有十把刀子。現在，偶尔在营里什么地方还可以发現这种刀子。

大家一边走，一边跑，經过新俱乐部，經过住人的市区和木工厂，一拐弯直奔劳动营的哨所。

“快一跑一呀!”队伍異口同声地这样喊着。

大家朝几条大路汇合的地方奔去！机械厂的人还在右边一百五十米的地方，他們落在后头了。

好啦，現在可以不慌不忙地走了。整个队伍都很高兴。这是兎子的高兴：你們看，連青蛙还怕我們哩。

劳动营到了。早上大家离开时它是什么样，現在它还是老样子。夜里，劳动营密实的栅栏上一片灯光，哨所前的路灯也分外明亮，进行搜查的这块小广場亮得如同白昼。

不过，还沒有到达哨所……

“站住!”副警卫队长喊了一声。接着他把自动枪交給一个士兵，就向队伍跟前跑来(不許他們带枪到队伍跟前)。“右边拿柴禾的人，一律把柴禾往右扔!”

凡是把柴禾公开拿在手里的，他看得淸淸楚楚。一把、两把飞出去了，又一把飞出去了。有人想把柴禾藏在

队伍里，可是旁边的人对他們說：

"你这样搞，别人的柴禾也保不住！你乖乖地扔下吧！"

犯人的敌人是誰？是另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彼此不吵架就好了——咳！……

"齐步一走！"副警卫队长高声下命令。

大家向哨所走去。

有五条大路向哨所汇合。一个钟头以前，各队都在这几条路上挤。假如在这几条大路上修成街道，那么，这个哨所和搜查的地方必定是未来城市的主要广場。那时候，游行队伍一定向这里汇合，如同現在各队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拥来一样。

看守們在哨所里已經烤暖和了。他們走了出来，拦住大路。

"解开呢上衣！解开棉袄！"

人手布置开了。他們打算搜得一干二净。拍拍大家的腰。总之，和早上一样。

現在不怕解衣服了，就回家了。

大家就是說"回家"。

至于另一个家，一天也沒工夫去想。

已經开始搜查排头，这时，舒霍夫走到采札尔身边，說：

"采札尔·瑪尔科維奇！待会我就从哨所直奔邮包处去排队。"

采札尔朝舒霍夫轉过臉来，他那濃密的黑翡子現在自下而上在变白：

“干嗎去排队，伊凡·杰尼瑟奇？也許邮包还沒到。”

“沒关系，即使不到，我还会抱怨嗎？我去等个十来分钟，您不必来了，我就回营房去。”

（舒霍夫心想：采札尔不来，也許别人会来，就把位置卖給别人。）

采札尔大概是等邮包等得厌煩透了，他說：

“好吧，伊凡·杰尼瑟奇，你跑去排吧。只等十分钟，不必多等。”

眼看就要搜査到跟前了。今天，舒霍夫沒有什么要隐藏的，他沒有顾虑。他不慌不忙地解开呢上衣，把系着帆布腰带的棉袄也解开了。

虽然他完全忘記自己今天带了一样違禁品，可是八年来的监獄生活已經养成了警惕的习惯。于是他伸手到膝盖兜里摸摸，他滿以为那儿是空的。

可是那儿有一小段鋸条，一块小铁片！这一小截鋸条，他是为了爱惜东西，今天在工地上拣的，根本沒打算往营里带。

他沒想把它带回来，可是現在旣已带来，扔了太可惜！这玩艺可以磨成一把小刀啊，哪怕磨成一把靴匠刀或一把裁縫刀也好啊！

如果他存心把它带回来，他会好好想想怎样藏好。

但是現在他前边只剩两排人，你瞧，这两排人里，第一排五个人已經走开，接受搜查去了。

得赶快决定：要么，趁前面最后一排人遮着，悄悄把它扔到雪里（这里虽然可以发現痕迹，但他們弄不清是誰扔的），要么索性带在身上！

为了这截鋸条，会关他十天禁閉的，如果他們认为它是把刀子的話。

但是，一把靴匠刀就能掙錢，就能掙面包啊！

扔了很可惜。

于是，舒霍夫把它塞到棉手套里。

这时，最后一排人被叫去搜查。

他們最后一排一共剩三个人：辛尼卡、舒霍夫和32小队的那个追寻摩尔达維亚人的小伙子。

因为他們是三个人，而对面站的看守却有五个，可以来个随机应变，选擇一下，究竟朝右边两个人当中的哪一个跟前去。舒霍夫选的不是那个面孔緋紅的小伙子，而是那个胡子灰白的老头儿。老年人，經驗当然丰富罗，要是他存心搜，搜出来易如反掌，不过，因为他上了年紀，他对自己的工作想必干膩了，会觉得比燃燒着的硫磺还討厌吧。

于是，舒霍夫取下两只手套（一只里装着鋸条，一只是空的），抓在一只手里（空手套伸在前边），腰带也抓在那只手里，把棉袄解开，討好地掀起呢上衣和棉袄的下

摆，（过去搜查时他从来沒有这样殷勤过，这会儿他想表示身上什么都沒有，搜查吧！）他听到命令，就向翁子灰白的老头儿跟前走去。

翁子灰白的看守拍拍舒霍夫的腰和背，从下而上地拍拍他的膝盖兜，什么也沒有，两手捏捏他的棉袄和呢上衣的下摆，也沒有。就要放他走的时候，为了准确又用手握握舒霍夫取下来的棉手套，是空的。

看守攥紧这只棉手套，舒霍夫心房縮紧了。再要那样攥一下第二只手套，他就得蹲禁閉，每天三百公分面包，两天才有頓热飯。他一下子想像到，他在那里会怎样衰弱下来，怎样挨餓，那样就很难恢复現在这种有劲的，不瘦也不胖的样子了。

于是他連忙紧張地暗自祈禱起来："主啊！发发慈悲吧！别叫我坐禁閉呀！"

他脑子里轉着这些念头的时候，看守正好攥紧了头一只手套，現在换了一只手，准备换下面的一只手套（舒霍夫要不是把手套放在一只手里，而是放在两只手里，看守会两只一起攥的）。可就在这时領班催他們快放人，对警卫队喊道：

"带机械厂的队伍来！"

灰白翁子的看守幸好沒有去攥舒霍夫的另一只手套，只是把手一揮，意思是說，走吧。就把他放过去了。

舒霍夫跑过去追自己人。他們已經五人一排地列好

了队，站在两根长长的，像拴馬桩似的木椽子当中，木椽像圍栏一样，把他們的队伍圈起来。他輕快地跑着，似乎沒有感到地面的存在，也沒有再作一次祈禱表示感激，因为沒有时間，也不是时候。

押送他們的人，此刻都閃到一旁，为机械厂的押送队让开路，并且等候自己的領导。犯人在搜身前扔下的柴禾都被押送兵拣去，搜身时看守查出来的柴禾，都扔在哨所旁边堆成一堆。

月亮越爬越高，明亮的白夜在冻冰了。

領班去哨所領取四百六十三名犯人的收条。他对沃尔柯伏依的助手普里亚哈喊喳了几句，普里亚哈喊道：

“K-460！”

躲在犯人队伍当中的摩尔达維亚人站出来，走到靠右的木椽子旁边。他聳着双肩，縮着脖子，垂头丧气。

“到这里来！”普里亚哈指着拴馬桩对他說。

摩尔达維亚人繞过去。命令他背着手，站在那里。

显然是指控他企图逃跑，要把他抓去关禁閉了。

离大門不远的柵栏左右，面对面站着两个哨兵，約摸三人高的大門緩緩地打开了，傳来一声口令：

“五人一排！（这里用不着喊：“让开門！”因为每扇門都是向里开的，这样犯人如果集中起来从里边推，不致把門撞开。）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

晚上清点过人数以后，犯人們穿过劳动营的大門回

来了，他們吹了一天風，又冻又餓，这时一勺稀稀的热湯，对他們說来，簡直像久旱逢甘霖一般，一口气就能喝个精光。此刻这一勺热湯比他的自由，比他过去和未来的生活还要宝貴。

犯人們像行軍回来的兵士，迈着整齐而响亮的大步，走进劳动营的大門。靠边走！

那些专門拣輕活干的滑头鬼在劳动营指揮部看到这一大批犯人拥进来的情景，实在怵目惊心。

从早晨六点半敲钟上工起，直到这时，即清点完人数以后，犯人們才第一次变成"自由人"。他們穿过劳动营的大門，穿过劳动营前面的第二道小門，再走过两道柵栏，然后就可以解散了。

犯人們各自散去，派工員却吩咐队长：

"队长們！到生产計划科去！"

舒霍夫从禁閉室和营房旁边，飞快地向取邮包的地方跑去。采札尔却大模大样、从容不迫地朝另一个方向走了。柱子旁边已經圍满了人，柱子上挂着一块胶合板，板上用变色鉛笔写着今天可以来領取邮包的人的名单。

在劳动营里很少在紙上写，多半都写在胶合板上。写在木板上好像更結实，更靠得住。哨兵、派工員点人数也写在木板上。第二天刮掉再重新写。这样节約。

留在营里的人，有时候还专門去看木牌上写着什么人有邮包，等到在队伍里一碰上这个人，就馬上把号碼告

訴他。这样多少还能捞到一支香烟。

舒霍夫跑到取邮包的地方，那里的外边加盖了一間棚，棚外边还加盖了一間。那間房沒有門，却四面透冷風，不过有屋頂。

屋里靠墻根排着一行人。舒霍夫也排在后面。前边有十五、六个人，离熄灯还有一个多小时。从电站回来的人去看了牌子，然后排在舒霍夫后面。机械厂的人都在这里。如果輪不到他們，說不定明天早晨还得再来一趟。

排队的人手里拿着大大小小的口袋。包裹箱是在那扇門背后用斧子撬开的，看守亲自把东西抽出来檢查。(舒霍夫在这个劳动营里一次邮包也沒有收到过，不过他听說是这样。)看守把有的东西切开，有的折断，有的用手捏，有的倒出来。要是碰上用玻璃罐或铁筒盛的油，他們就把罐头打开，倒給你，你只好用手，或者用手巾捧着。罐头筒是不給的，他們害怕出事。碰上餡餅、少見的甜点心，或是香腸、魚之类，看守拿起来就咬。(你要是露出一点不乐意，他即刻借口說这样东西是違禁品，那样东西不該寄，就沒收了。收到邮包的人首先要分給看守，然后还要一层一层地分。)邮包檢查完以后，包裹箱是不給的，你只好放在口袋里，或是用衣襟托着，然后命令你走开，再叫下一个。催得紧，就会有人把东西遺忘在小桌上。过后也不会給了。說是沒有了。

在烏斯吉-伊日瑪的时候，舒霍夫收到过两次邮包。不过他自己写信給妻子說：寄来也是白搭，不要寄了，不要剝夺孩子的一份。

尽管舒霍夫在外边养活全家要比在这里养活他一个人容易得多，可是他明白寄来的这些邮包的价值，他知道家里十年来一直寄不起。因此还是不寄的好。

虽然他这样决定了，可是每逢小队里或者附近营房有人收到邮包（也就是說，几乎每天如此），而他沒有收到，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他尽管严格禁止妻子甚至在复活节寄东西，而且从来不到柱子跟前去看为闊气的队員挂出来的木牌，可是他有时候还是在期待，說不定有人跑过来，对他說：

“舒霍夫！你干嗎不去？有你的邮包！”

不过并沒有人跑过来……

勾起他回忆杰姆盖尼約沃村，回忆故乡的那所小屋的契机越来越少了……这里的生活从早到晚折磨着他，再也不可能有什么愉快的回忆了。

周圍的人們用牙齦咬着腌板油，用黃油塗着面包，往杯子里加着糖，他們就是用这些亲人的期望来慰藉自己的心，舒霍夫排在这些人当中，却只能有一个願望，赶快跟自己的小队进飯厅，吃上一份热騰騰的、而不是冷冰冰的湯。一份冷冰冰的湯連半份热湯都頂不上。

他算了一下，要是木牌上沒有采札尔的名字，那采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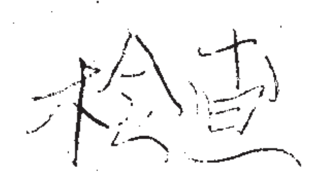
尔早就該在营房里洗臉了。要是牌子上有他的名字，他此刻就在找口袋、塑料杯和瓶子之类。舒霍夫答应等他十分钟。

舒霍夫在排队的时候听說这个礼拜又沒有星期天了，星期天又賴掉了。这也是他和大家意料之中的事，一个月要是碰上五个星期天，只給三个，另外两个星期天就赶你們去干活儿。虽然这是早已料到的事，可是听了这个消息心里还是不舒服，觉得沉甸甸的，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星期天，誰不心疼？排队的人說得对，休息日就是待在营里，他們也会想出花样来，不是让你盖澡堂，就是砌墙擋住門口，要不就让你打扫院子。否則就抖褥子，捉床上的臭虫。要不就照卡片点名。或者来个大清查，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院子里，坐上半天。

他們最头痛的是犯人吃过早飯以后睡着了。

队伍移动得很慢，不过还是动了。一个理发員、一个会計还有一个檢查邮件的人，他們队也不排，就毫无顾忌地把前边的人推开。这些可不是普通犯人，都是些五大三粗的滑头鬼，劳动营里的头号大坏蛋。干苦力活的人把这帮人看得粪土不如（而他們也同样瞧不起干苦力活的）。可是跟他們爭吵也是白搭，这些滑头鬼有自己的一伙人，看守也一个样。

舒霍夫前面还有十来个人，后边又排上了七个，这时采札尔躬着身子从門口进来，戴着那頂新从外边寄来的



皮帽子。(这頂帽子也是证明。采札尔买通了什么人，这才准許他戴頂干凈的城里人戴的新帽子。旁的人連破軍帽都給沒收了，換上劳动营里的猪毛帽子。)

采札尔朝舒霍夫笑了笑，即刻跟一个戴眼鏡的攀談起来，那人一直在队伍里看报：

"啊！彼得·米哈雷奇！"

他們两人即刻像两朵罌粟花似的，容光煥发。那个人說：

"我有最新的'晚报'，你看！是邮寄来的。"

"是嗎？"采札尔也湊过去看报。天花板上的那盞灯簡直像鬼火一样，这样小的字能看清什么？

"这里有一篇札瓦茨基首次演出的評論，有意思极了！……"

他們倆都是莫斯科人，眞所謂像狗一样，打老远就聞出彼此的气味来了。碰到一起，就說个沒完。两人絮絮叨叨，看誰比誰說得更多。他們說的簡直不像俄文，听起来跟拉丁語、罗馬尼亚語差不多。

不过采札尔把几个口袋都拿在手里了。

"这么說……采札尔·瑪尔科維奇……"舒霍夫小声說。"我可以走了吧？"

"当然，当然，"采札尔从报紙上抬起他的黑鬍子。"那我該站在誰后边？誰接着我？"

舒霍夫告訴他誰接在誰后边，不等采札尔自己提起

晚飯，他就問：

“晚飯要給您带回来嗎？”

（这意思就是說把飯放在飯盒里从食堂带回营房。本来不准带，关于这一点有許多明文規定。要是被抓住了，不但把飯从飯盒里潑到地上，还得吃禁閉，可他們还是往出带，而且往后还会带，因为如果有事，根本来不及同小队的人一起上食堂去。）

舒霍夫嘴里問要不要带晚飯，心里却想：“怎么，难道要当小器鬼？不把晚飯让給我？你明知道晚飯沒有粥，只有稀湯！……”

“不用，不用，”采札尔笑了笑，“你把我那份晚飯吃了吧，伊凡·杰尼索維奇！”

舒霍夫正盼着这样！这时他像一只自由的鳥，飞出屋去，在劳动营里飞翔，飞翔！

犯人們四处乱跑。有一个时期，劳动营当局还发布过这样一道命令：任何犯人不准单独行动。无論去什么地方，都是整个小队排成单行出发。如果不是全队都必需去的地方，比如医务所、厕所，就四、五个人組成一个小組，指定一个組长，把队伍带到地方，在那里等着，然后再整队回来。

劳动营当局非常重視这道命令。任何人不敢違抗。看守人員抓到单独行动的人，就把号碼記下来，把人拖到禁閉室去。但是命令依旧被破坏了。有多少严厉的命令

都被悄悄破坏了。比如，他們自己叫一个人去見指导員，当然不能弄上一大群人跟他一道去！或者你要去儲藏室領你自己的吃食，那旁人跟着你去干什么？有人想去檢查邮件的地方看看报，誰会跟他一道去？这个要去修补靴子，那个要去烘烤間，有的不过想从这个营房到另外一个营房去（串营房是特别禁止的！），这些誰拦得住？

上面想下道命令把最后一点点自由也剝夺掉，但是他們并沒有如願。

舒霍夫在去营房的路上碰上了看守，舒霍夫于是照往常一样，举了举帽子，就回营房去了。营房里乱糟糟的，什么人的一份口粮白天被人偸跑了，他們在駡值日員，值日員也在頂嘴。104小队的那个角落空无一人。

舒霍夫每天晚上回到营里，如果发現褥子沒有被翻轉来，营房里白天沒有进行搜查，就认为这个晚上是再幸运不过的了。

舒霍夫走到自己的床鋪跟前，他一边走，一边脫掉呢上衣。把上衣扔到鋪上，毡靴和鋸条也放到上边，摸了摸褥子，早晨那一小块面包还在里边呢！幸亏縫上了。

随后他連忙跑出去！上食堂去！

他奔到食堂，看守不在。只有犯人們在那里为口粮爭吵。

院子里有月光，显得更亮。各处的路灯都亮着，营房里却一片漆黑。食堂門口有四个台阶的門廊，門廊此刻

也在阴影里。門廊里一盞小灯搖挸着，冻得发出嘶嘶的响声。小灯头不知是因为冻了，还是髒了，总之閃着五顏六色的光。

营里本来还有一道严格的命令：各小队排双行进入食堂。下一个命令是：来到食堂时，各小队不得进入門廊，必須排成五人一排，听候值日員放行。

食堂的值日总是由瘸子担任。瘸子虽然殘廢，这个坏蛋却力大如牛。他用白樺树枝削了一根拐杖，誰要是不听他的指揮，他就站在門廊上用这根拐杖打人。不过他幷不是所有的人都敢打。就是在黑地方，他也能从背后一眼认出什么人不該打，什么人会反过来打他的耳光。只打那些沒出息的。舒霍夫有一次就挨了一頓。

名义上是"值日"，实际上却是个公爵呢，跟炊事員們有交情！

今天不是因为各小队同时拥到，就是維持秩序占去好多时間，总之門廊被圍得水泄不通，瘸子、瘸子的下手，还有食堂主任本人都站在門廊上。看守人員不在，由他們自己維持秩序。

食堂主任是个吃得肥头大耳的坏蛋，脑袋像只南瓜，肩膀足有一俄尺寬。他渾身是劲，走起路来仿佛脚上登着彈簧，胳膊也一个样。他戴着一頂白毛皮帽，沒有号碼，干部里沒有一个人戴他这种帽子。他还穿着一件羔皮背心，背心的胸口有一个小小的号碼，像郵票一样，这

是对沃尔科伏依的让步，背后也沒有号碼。食堂主任对誰也不买賬，全体犯人都怕他。几千条人命都操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有一次犯人們想揍他一頓，結果炊事員們都冲出来保卫他，他們一个个跟他一样，滿臉横肉。

要是104小队已經进去，那可就糟了，瘸子认識劳动营里所有犯人的面孔，当着食堂主任的面，他自然要故意刁难犯人，絕不会放不是本小队的人混进去。

有时也有人从瘸子背后的門廊栏杆上偷偷爬过去，舒霍夫也翻过。可是今天当着食堂主任的面，你要是翻，非打得你进医务所不可。

快点到門廊那边去，混到穿着同样的黑呢上衣的人群里，向他們打听一下，104小队是否还在这里。

可是这时各个小队你推我挤（已經沒有时間，就要打熄灯钟了！），像上碉堡一样，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一直拥到門廊上！

"站住，……混蛋！"瘸子大吼起来，举棍就要打前面的人。"站住！瞧我不揍死你們！"

"我們有什么法子？"前边的人喊道。"是后边在推！"

后边推，这当然是实情，可前边的人也并沒有特别抵擋，他們也想赶快进食堂。

这时瘸子把拐杖往胸前一横，像铁路上的拦路杆一样，不要命地朝排头的人扑过去！瘸子的帮手也抓住拐杖，食堂主任不怕髒了自己的手，也去抓。

他們很快地往前走，吃足了肉，力气大，把犯人挤退了！前面的人不断地朝后面挤过去。

"这个該死的癞子……瞧我不揍你的脑袋！……"人群里有人喊着，即刻躲起来。有些人不声不响地被挤倒了，又不声不响地趁还沒有被人踩着的时候，連忙爬起来。

台阶上空了。食堂主任从門廊上走开，癞子站在最上一层台阶上訓話：

"五人一排，你們这些蠢貨，我对你們說过多少次?！該放的时候，我自然会放！"

舒霍夫看見紧靠門廊的地方有个脑袋很像辛尼卡·克列夫申，他心中大喜，赶快用胳膊想挤到他身边去。他推了推前面的人的背，沒有这么大力气，挤不过去。

"27小队！"癞子喊道。"进去吧！"

27小队跳上台阶，一心盼着尽快到門口。后边的人接着往台阶上挤，往前拥。舒霍夫也用力推。門廊震动了，門廊上那盞灯直摇晃。

"混蛋，怎么又来了?"癞子发起火来，用棍子不住地抽打他們的肩膀和脊背。

門廊里又空了。

舒霍夫从下边看到巴甫洛跟癞子一道走过来。小队是他带到这里来的，丘林不願跟大家一道挤。

"104小队，五人一排排好！"巴甫洛在上边喊道。"你們呢，走开吧，朋友們！"

哼，休想让这些朋友們走开！

"你这家伙的背别擋住我呀！我是那个小队的！"舒霍夫摇挸着他。

那人本来乐意放你过去，可是四面八方都有人把他挤住了。

人群騷动着，为了領这一份湯，簡直挤得透不过气。这原是本分之內应領的一份湯呢。

这时舒霍夫就采取另一种办法，他抓住左边的栏杆，然后双手抱住門廊的柱子，于是身子就离开地面，挂了起来。他的脚踢了别人的膝盖，有人朝他胁下狠狠揍了一拳，罵了他两句，他却已經钻过去，一只脚站在門廊最上一級台阶旁边的墙簷上等着。他的伙伴們看到他，向他伸出手来。

食堂主任走开了，进門之后，他回过头来說：

"瘸子，再叫两个小队吧！"

"一百零四！"瘸子喊道。"你这个坏蛋要往哪儿钻？"

說着就用拐杖朝这些人脖子上抽。

"一百零四！"巴甫洛喊着，放人进去。

舒霍夫呼地一声挤进了食堂。不等巴甫洛对他說"去拿托盘"，就去找空托盘去了。

食堂里像往常一样，一团团冷气从門里送进来，桌子旁边坐的人像向日葵里的瓜子一样，一个挨着一个，人們端着滿滿的托盘，在桌子中間挤来挤去。舒霍夫多少年

来早就习惯了这些，他的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Щ-208端的托盘里总共有五个碗，这就是說，这是他們小队里的最后一托盘了，否則为什么不放满？

他追上那人，从背后小声对他的耳根說：

“老兄！我接你的托盘！”

“还有一个人在窗口那边等着，我已經答应了……”

“要等就只有喝西北風，該让他学得聪明点！”

讲妥了。

那人把托盘端到地方，騰空了，舒霍夫一手就把托盘抓住，在窗口等着的那一位也跑过来，抓住托盘的另一头。那人比舒霍夫瘦小。舒霍夫顺着那人拖的方向把托盘一推，把那人撞到柱子上，那人松了手。舒霍夫把托盘夹到腋下，朝打飯的地方跑去。

巴甫洛站在窗口排队，正为沒有托盘发愁。他突然一喜：

“伊凡·杰尼索維奇！”他推了推排在前边的27小队的小队副，說：“让开，乾站在这里干嗎？我有托盘了！”

瞧，戈普契克这个机灵鬼，也弄到托盘了。

“他們都在那里发楞，”他笑着說。“我可就拖过来了！”

戈普契克会成为一个精明的犯人。再学上三年，长长見識，至少也能熬到一个当切面包工的好运。

巴甫洛吩咐叶尔莫拉耶夫拿第二只托盘。叶尔莫拉

耶夫是个結实的西伯利亚人(也判了十年监禁)。巴甫洛又打发戈普契克去看哪一桌晚飯就快要吃完了。舒霍夫抓住托盘角,站在打飯的窗口等着。

"一百零四!"巴甫洛向窗口报告說。

总共有五个窗口:三个一般打飯的窗口,一个窗口凭条子打飯(有十来个濆瘍病号,以及会計走后門,都在这里打飯),还有一个窗口是归还餐具的(只要把碗一放下,窗口就打起架来)。这些窗口都不高,大概齐腰上一些。窗口看不見炊事員,只能看到他們的手和勺子。

炊事員的那双手眞是又白又嫩,长着細毛,可結实呢。哪里是炊事員的手,簡直是拳斗家的手。他拿鉛笔往墙上的单子上作了記号:

"一百零四——二十四份!"

潘杰烈耶夫蹣跚着走进食堂。他这个坏蛋根本什么病也沒有。

炊事員拿起一只三公升左右的大勺,在桶里攪呀,攪呀,攪呀(他面前这只桶剛添上湯,差一点就滿了,热气騰騰)。他換了一只七百五十公分的勺子,从湯的表面开始給他們舀。

"一,二,三,四……"

舒霍夫留心看哪几碗湯是稠的东西还沒沉淀下去的时候盛上来的,哪几碗純粹是稀湯。他往自己托盘里放了十碗,就端上走了。戈普契克从第二根柱子那边向他

招手：

“上这儿来，伊凡·杰尼索維奇，上这儿来！”

他端着湯，連袖子都不动一下。舒霍夫端着托盘，不能用胳膊肘开道，只能多劳嗓門：

“喂，你呀，X-920！……小心，大汉！……閃开道，小伙子！”

这样拥挤的地方，端上一碗湯不让它洒，就已經不容易了，可他現在端着十碗。最后他把托盘輕輕放到戈普契克收拾干淨的桌子上，托盘里沒有一点新濺上的湯水。还得注意托盘要怎么轉，才能把托盘里最稠的两碗对住他自己現在坐的地方。

叶尔莫拉耶夫端了十碗。戈普契克跑过去，跟巴甫洛一起用手把最后四碗端来。

吉尔加斯用托盘端了黑面包来。今天按照劳动的輕重配給口粮——有人二百，有人三百，舒霍夫是四百。舒霍夫拿了四百公分头上的，給采札尔拿了二百公分当中的。

这时小队的队員們都聚在食堂里，領了晚飯，坐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舒霍夫分发湯，他心里記住什么人已經給过了，还得看住托盘的这一头。他把勺子放到一碗稠湯里，这就是說，这碗归我了。費久科夫首先端上一碗湯就走了，他盘算着現在最好不要跟小队的人待在一起，最好还是在食堂各处串串，看看也許会有人有吃剩

的（只要有人剩下，把碗往外一推，同时就会有好几个人像老鹰一样，过去抓）。

舒霍夫跟巴甫洛一起点了一下数，好像不錯。舒霍夫塞給安德烈·普罗柯菲耶維奇一碗稠的，巴甫洛却把湯倒在一个德国的带盖的小飯盒里，可以把它揣在呢上衣的怀里。

托盘交出去了。巴甫洛坐下吃他的两份湯，舒霍夫也坐下吃自己的两份。这之后他們一句話也不說，因为这是最神圣的时刻到来了。

舒霍夫摘下帽子放到膝上。用勺攪了攪一碗湯，又攪了攪另一碗。不錯，还捞着点魚呢。晚上的湯总要比早晨稀得多，因为早上犯人得吃飽，好干活儿，晚上只是睡觉。

他吃开了。开始只喝稀的。几口热湯进肚，他全身都抽搐起来。太好了！犯人們就是为这短短的一刹那活着！

此刻舒霍夫一无所怨，他既不怨坐牢的时間太久，也不怨一天的日子太长，更不怨星期天又取消了。現在他觉得能熬过去！謝天謝地，能熬过去，能熬到头！

他把两个碗里的滚热的稀湯都喝光，把第二碗里的菜折到头一个碗里，又用勺刮干淨。这样可以放心一点，不用再想着第二碗湯，也不用使眼睛或者手守护住它。

眼睛解放了，这一下可以瞟一瞟旁人的碗。他旁边的一碗全是水。这些坏蛋，干的什么把戏，其实連他們自

己也是犯人！

舒霍夫于是开始吃白菜和殘湯。他这两份湯里只碰上一块馬鈴薯，而且还是在采札尔那碗湯里。一块不大不小的馬鈴薯，当然是冻的，有点硬，甜絲絲的。魚可是几乎沒有，偶然有一块光光的魚骨头。不过每根魚刺、魚鰭都得仔仔細細吃一吃，吸里边的汁水是养人的。这样当然得費时間，舒霍夫今天也不忙着上别处去，他今天可眞是过节了，午飯的时候吃了两份，晚飯又吃了两份。为了这种事，旁的一切事情都算不了什么，可以擱到一边。

也許得上拉脫維亚人那里买点烟。到早晨說不定烟就不剩了。

晚飯的时候舒霍夫沒吃面包，两份湯再吃面包，那可就太奢侈了，面包留着明天吃。肚皮可是坏东西，他不会記住过去的好处，到明天还得問你要。

舒霍夫把自己那份湯吃完，并不太热衷于看周圍是否有人吃剩下，他根本不想再来一碗，只想把自己的一份吃掉。不过他还是发現他同桌的对面空了一个位子，一个高高的老头Ю-81坐到那里。舒霍夫知道他是64小队的，舒霍夫在取邮包的地方排队的时候，听說64小队今天頂替104小队，上"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去了，在那里拉带刺的铁絲网，替自己盖劳动营，整整一天沒地方烤火。

舒霍夫听說这个老头在各个劳动营、监獄已經蹲了不知多久，沒有一道赦免令符合他的情况，一个十年坐滿

了，馬上接着又判了刑。

此刻舒霍夫从近处打量他。劳动营里的犯人都是駝背，他的背却直挺挺的，坐在桌子旁边，显得仿佛他的凳子下边垫了什么东西。剃得干干淨淨的脑袋上，早就光秃秃的了，因为这里的生活太好，头发掉了个精光。他那对眼睛幷不盯着看食堂里的一切动靜，只是从舒霍夫的头頂上方望过去，楞在那里，視而不見。他用一只缺了口的木勺慢条斯理地喝着稀湯，幷不像所有的犯人那样把头埋在碗上，而是把湯勺高高地举到嘴边。他滿嘴上下連一顆牙齿也沒有，用干癟的牙床来代替牙齿嚼面包。他滿面倦容，但是幷不像一个虛弱的殘廢，倒坚强得像一块被砍过的黑石头。从他那又黑又大、滿是裂口的双手看来，多年来的监獄生活他已經坐出了一些經驗，变得精明了。可是他的內心却沒有妥协，他幷不像其他人那样，把三百公分面包放在骯髒的桌子上，而把它放在洗淨的破布上。

不过舒霍夫幷沒有很多时間来端詳他。他吃完飯，把湯勺舐淨，塞到靴筒里，戴上帽子，站起来，拿起自己和采札尔的一份口粮，就出去了。出食堂是走另外一个門廊，那里也站着两个値日的，他們只知道打开挂鈎放人，然后再把挂鈎挂上。

舒霍夫塡飽了肚皮，心滿意足，尽管就要熄灯了，他还是决定上拉脫維亚人那里跑一趟。他沒有把面包送到

九号营房，却迈着大步朝七号营房跑去了。

一輪皎洁的明月像嵌着似的，高悬在天空。偶尔有几顆最亮的星星。舒霍夫沒有时間去欣賞天空了。他只知道一件事，寒气不会退的。有人从干部那里听說晚上将达到零下三十度，明天早晨零下四十度。

远远听見村子里有拖拉机的轰响，旁边公路上有掘土机的声音。营里有人穿着毡靴来回跑，靴子咔嚓咔嚓直响。

沒有風。

舒霍夫要去买自制的烟叶，早先他也是买这种，一个卢布一杯。尽管外边要卖三卢布一杯，质量比这里的好。特别营跟外边不一样，所有的东西都有自己的价格，因为这里不許存錢，錢很少，而且很宝貴。在这里干活儿是分文不給（在烏斯吉-伊日瑪舒霍夫每月还能領到三十卢布）。如果家里汇錢来，照样不給，只把这笔錢記到賬上。每月可以从賬上买一次香肥皂、发霉的糖餅干和“普里瑪”牌香烟。这些貨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向上边申請了多少，就买多少。不买，錢还是丢，到时候就会把賬給你銷了。

舒霍夫只能干点私活儿，弄到点錢，用破布作双鞋，能賺两个卢布，补一件棉衣也有一定的价錢。

七号营房不像九号营房那样分成两个很大的半間。七号营房有一个很长的走廊，走廊里有十扇門，每个房間

住一个小队，放着七張双层床。还有一間擱便桶，一間住着营房总監。画家們也住在小房間里。

舒霍夫走进拉脫維亚朋友住的那个房間。拉脫維亚朋友躺在下鋪，把脚架在床帮上，跟旁边一个人用拉脫維亚語聊天。

舒霍夫坐到他身边，問了一声"您好"。那人沒有把脚放下来，只回了一声"您好"。房間很小，大家即刻竪起耳朵听听誰来了，来干什么。这一点他們俩人都明白，因此舒霍夫就坐下，瞎扯起来了：过得怎么样呀？沒什么。今天很冷。是啊。

舒霍夫等到大家又都閑聊去了（他們在爭論朝鮮的战爭：中国人参加了战爭，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他这才俯身对拉脫維亚朋友說：

"有土烟叶嗎？"

"有。"

"給我看看。"

拉脫維亚朋友收起搭在床帮上的双脚，在走道上站起来。这位拉脫維亚人可小器了，每次用杯子盛烟的时候，都生怕多装了一口烟。

他把烟荷包打开递給舒霍夫。

舒霍夫捏了一撮放到手心上一看，正是跟过去的一样，棕紅色，很强烈。他送到鼻子上聞了聞，对拉脫維亚人說：

“好像不是那种吧。”

“是那种！是那种！”拉脱維亚人恼火起来。“我从来沒有第二种烟叶，只有这一种。”

“那么，好吧，”舒霍夫同意了。“你給我来上一杯，我抽抽，也許还再要一杯。”

他让那人装得磁实点，因为那人总是装得松松的。

拉脱維亚人从枕头底下又拿出另外一只烟荷包，比先前一个圓，然后又从小柜里拿出一只杯子。杯子尽管是塑料的，可是舒霍夫量过，跟普通水杯大小一样。

他倒烟。

“你按一按，按一按呀！”舒霍夫自己用手指按了按。

“我自己知道！”拉脱維亚人把杯子夺过来，自己用手指輕輕地按。然后又倒烟。

舒霍夫这时解开棉袄，在棉衣里子里摸一張紙。他用双手把那張紙順着棉花往外推，一直推到另外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破洞，用綫縫过两針。把紙推到窟窿旁边以后，他用指甲扯断了縫綫，把紙对折起来（本来就折成一个长条了），从破洞里抽出来。两个卢布。是旧票子，因此不会嘩嘩作响。

营房里有人在喊：

“小鬍子爸爸[①]会可怜你們！他連自己的亲兄弟都

---

① 指斯大林。——譯者注。

不相信，还擁得上你們，笨蛋！”

“苦役营”可比别处好，这里自由。在烏斯吉-伊日瑪，只要你小声說外边买不到火柴，就会让你坐上整整十年牢。这里却任你大罵，不会有人告密，指导員也不聞不問。

只是沒功夫在这里閑扯……

“唉，装得这么松，”舒霍夫抱怨說。

“喏，給你，給你！”那人又給他往上边添了一撮。

舒霍夫从里边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烟荷包，把土烟叶从杯子里倒进去。

“好吧，”他决定說，他不願在路上抽这第一支好烟。“再来上一杯。”

他又把第二杯烟倒进去，付了两个卢布，向拉脫維亚朋友点了点头，就出来了。

他一到外边，就又跑着回自己的营房去。这样好不放过采札尔，他領邮包回来了。

采札尔已經坐在他的下鋪上摆弄邮包。他把領回来的东西擁了滿床、滿柜都是，可惜灯光沒有直接射到上边，只是从上鋪縫里透过一点亮光，他那里很黑。

舒霍夫弯下腰，走到海軍中校和采札尔的床前，把晚上那份口粮递給他。

“您的面包，采札尔·瑪尔柯維奇。”

他沒說：“拿到了？”因为这样就暗示他排了队，現在

就有权利分到一份。他也知道会有他一份。但即便做了八年工，他也不是一只胡狼，而且时間越长，他越发相信这一点。

但是他却隐藏不住自己的目光。他那双犯人的貪婪的眼睛迅速的朝床上和柜子上摊着的东西扫了一眼，尽管紙包沒有打开，口袋也都系着，舒霍夫匆匆一瞥，又聞了聞味道，他不由地肯定采札尔收到了香腸、炼乳、很肥的熏魚、腌板油、噴香的面包干、带另外一种香味的餅干、两公斤左右方糖，还有一包好像是黃油，然后就是香烟、板烟絲，这还不是全部。

而这些全是在他說：“您的面包，采札尔·瑪尔柯維奇”这句話的短短的一刹那就搞清楚了。

采札尔蓬头散发，兴奋異常，簡直像醉了酒一样（每个人收到吃食包裹都是这样），朝面包把手一揮：

“你拿去吧，伊凡·杰尼索維奇！”

一份湯再加上二百公分面包，这簡直是一頓完整的晚飯，为了采札尔的邮包能分到这样一份当然也就够了。

舒霍夫即刻斬釘截铁，再也不盼着采札尔請他吃别的东西了。肚皮空欢喜一場是最糟糕的。

这么一来面包有四百公分，这里是二百公分，褥子里至少也有二百公分。足够了。二百公分現在吃掉，五百五十公分明天一早吃，四百公分上工带着，眞不錯啊！褥子里的就还放在褥子里。舒霍夫幸好把它縫上了，75 小

队那边柜子里东西就被扒掉了，你上哪儿去叫屈。

别人都认为收到邮包的都是闊气人，应該搶他們的！但是来得容易，去得也輕便。有时候他們在接到邮包之前，照样也盼着多弄到一份粥。敲上一个烟头。看守、队长、发邮包的人，怎么能不給？不給他們下次会把你的邮包藏起来，一个礼拜也不給你往木牌上写。收到食品的人都得交到儲藏室去，明天早晨出工前采札尔也得把邮包送去（免得被偸，被查，而且上边命令这样），要是不好好給儲藏室一点，他会把东西一点点挖光。那里成天有老鼠“檢查”吃食。为了报答舒霍夫，能不給他？澡堂的工人也得給，这样他好偸偸扔給你一件干淨衬衣，不管多少，不总是得給么？还有理发員，給了他才好用紙擦剃刀（就是用紙擦剃刀，不在你的光膝头上擦），不管多少，三、四支烟总得給吧？还有檢查邮件的地方，好让他們把你的信件单独放，不致弄丢了。要是想偸上一天懶，在营里躺躺，那就还得买通医生。还有跟你共一只小柜子的邻居，比如海軍中校，采札尔怎么能不給？他把你所有的东西都一一数过了，就是沒有良心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吝嗇，还是得給。

让别人去羡慕人家手里的蘿卜粗吧，舒霍夫懂得生活，向来不眼紅旁人。

这时他脫掉毡靴，爬到自己的板鋪上，从手套里掏出鋸条，看了一下，决定明天拣一块好石头，用石头把鋸条

磨成靴匠刀。只要一早一晚干上四天，就能磨成一把刀鋒很利的好刀。

可是現在还得把这个鋸条，至少藏到明天早晨。把它藏在床板縫里。趁海軍中校不在下边，碎屑不会落到他臉上，舒霍夫翻起床头沉甸甸的褥子，把鋸条藏起来(褥子里装的不是鉋花而是鋸末)。

在他旁边的浸礼教徒阿辽沙，还有隔着一条走道那边床上的爱沙尼亚两兄弟都看到了。不过舒霍夫幷不担心他們这几个人。

費久科夫嗚咽着进了营房。他弯着身子，嘴唇上沾满了血。大概又为碗的事情挨了打。他不看任何人，也不隐藏自己的眼泪，从整个小队的人面前走过去，爬上板鋪，扑到褥子上。

眞是可怜。活不到四十岁的。他不会做人。

海軍中校也回来了，他兴高采烈地端着特别沏的一飯盒茶。营房里倒是擱着两桶茶水，可那算什么茶啊？只是有点热气，略带点黃色，茶叶却是連錢草，因为用木桶盛着，散发出一股霉烂的木头味。这是給普通犯人备的茶。布依諾夫斯基却是从采札尔那里弄到一小撮茶叶，放到飯盒里，上开水房去了一趟。他心满意足地把茶放到下边的小柜子上。

“开水差点沒烫了手指头！”他炫耀說。

采札尔在下边正把紙一張張打开，往紙上放各种东

西，舒霍夫把褥子盖上，免得看見多事。可是沒有舒霍夫还是不行。采札尔站在走道上，朝舒霍夫使了个眼色，喃喃地說：

“杰尼索維奇！把十昼夜給我！……”

他的意思是指那把小折刀。折刀舒霍夫也有一把，藏在床板縫里。这把折刀比屈着的手指稍微短一点，切起东西来却利得很，能切五指厚的腌板油。这把小刀也是舒霍夫自己做、自己磨的。

舒霍夫爬起来，取出小刀，递給他。采札尔点了点头，就躲到下边去了。

就是这把小刀，也是該有报酬的。收藏它可是要关禁閉。毫无良心的人才会这样：把小刀給我們切香腸使喚，不过你那張嘴可沒有份。

采札尔如今又欠了舒霍夫一笔。

舒霍夫把面包和鋸条收藏好，接着就掏出烟荷包。他即刻捏了一小撮，有他剛才借的那么多，隔着走道，伸手递給爱沙尼亚朋友，并且道了謝。

爱沙尼亚朋友咧了咧嘴唇，仿佛是对身边的兄弟微笑了一下，对他咕嚕了一句什么，他們就把这撮烟叶卷成烟卷，嚐了嚐舒霍夫的烟叶味道如何。

好好嚐吧，并不比你們的次！舒霍夫自己本来也打算吸上一口，可是他心中有数，就該到点名的时候了。現在正是看守們会闖到各营房的时刻。这时要抽烟就得上

过道，可是舒霍夫待在自己的板鋪上好像很暖和。营房里一点热气都沒有，天花板上还結着霜花。夜里冻得发抖，这会儿还凑合。

舒霍夫干完这一切，就开始一点点地啃那二百公分面包，同时不由自主地傾听海軍中校和采札尔在下边喝茶，聊天。

“吃吧，中校，吃吧，别客气！这是熏魚，你拿吧。拿香腸。”

“謝謝，我自己拿。”

“面包塗上黃油吧！这是道地的莫斯科长面包！”

“唉呀呀，居然还有地方在烤这种面包，簡直叫人不能相信。您知道，突然得到这样的好东西，使我想起一件事来。有一次我偶然去到阿尔汉格尔斯克……”

这半边营房里几乎有二百条嗓子吵嚷不休，可是舒霍夫还是能听出好像有敲鋼軌的声音。别人誰也沒有听到。舒霍夫还发現看守庫尔諾辛斯基来到了营房，他完全是一个小伙子，生着紅紅的臉蛋。他手里拿着一張紙，从这一点，从他的态度可以断定他不是来抓抽烟的人，也不是赶他們出去点名，而是来找什么人的。

庫尔諾辛斯基查对了一下名单，問道：

“104 小队在哪儿？”

“在这里，”他們回答說。爱沙尼亚弟兄俩把香烟藏起来，把烟赶跑。

“队长在什么地方？”

“什么事？”丘林把脚从板鋪上放到地上，問。

“对你們說过的說明材料都写好了沒有？”

“写着呢！”丘林滿口回答說。

“应該交来了。”

“我們这队的人文化低，干这玩艺儿可不容易。（他这是指采札尔和海軍中校的。队长真行，从来都会应付。）沒有鋼笔，也沒有墨水。”

“应該有。”

“都給沒收了！”

“那好，队长，小心点，說得多了可要关禁閉！”庫尔諾辛斯基并不怀恶意地說。“明天早晨出工之前把說明材料都交到看守室！命令把違禁品一概交到私人儲藏室去。明白了嗎？”

“明白了。”

（舒霍夫心想：“海軍中校这下得救了！”可是海軍中校自己却什么也沒听見，一心在嚼他的香腸。）

“現在嘛，”看守說。“Щ-311，你們这儿有这个人嗎？”

“得查查名单，”队长含混地說。“这些狗才挂的号碼，叫人怎么記得住？”（队长慢慢吞吞地說，他想拖到点名，这样好打救布依諾夫斯基哪怕一个晚上也好。）

“布依諾夫斯基有嗎？”

“啊？我！”海軍中校在舒霍夫下鋪看不見的地方应

声答道。

常言說，冒里冒失的虱子总是头一个掉到梳子上——自投罗网。

“是你？不錯，Щ-311。收拾一下吧。”

“上哪儿去？”

“你自己知道。”

中校只叹了一口气，咳嗽了一声。要他在黑夜的海上指揮几艘驅逐舰，也要比現在撇下投机的談話跑到冰冷的禁閉室去容易得多。

“几天？”他淸了淸嗓子，問。

“十天。走吧，走吧，快走！”

这时值日的大喊起来：

“点名啦！点名啦！出来点名啦！”

这就是說派来查点人数的看守已經来到营房了。

中校回头看了一下，要不要拿呢上衣呢？穿上到那边也是給剝掉，只許穿棉袄。还是就这样走吧。中校还盼着沃尔科伏依把这件事忘了（沃尔科伏依可是从来不忘事），因此根本沒有准备，連烟叶都沒来得及藏到棉袄里，用手攥着，很簡单，搜身的时候，即刻就会沒收的。

不过趁他戴帽子的功夫，采札尔还是塞給他两支香烟。

“那么，再見了，伙伴們，”海軍中校心慌意乱地向104小队的队員們点了点头，就跟着看守出去了。

有几个人对他喊了几句，有人說，勇敢点，有人說，别害怕。有什么可說的呢？禁閉室是104小队自己盖的，他們知道那里的墙是石砌的，地是水泥的，根本沒有窗戶，燒着一只火炉，只为把墙上的冰化成水，流到地上。睡在光板子上，冻得牙齿不发抖才怪，面包每天三百公分，逢三、六、九日才有湯。

十天十夜！要是在这个牢房里把这十天十夜老老实实蹲滿，这一輩子的健康就算完蛋了。你会害上肺病，住一輩子医院。

要是蹲上十五天，那就躺在黃土里了。

能待在营房里，算是万幸，千万可不能落到那地方去。

"我数到三，你們就都出来！"营房总监喊道。"誰要是到三还沒出来，我就把他的号碼記下来，把他交給看守！"

营房总监也是个大坏蛋。整夜把他跟我們一道关在营房里，他却像个官一样，什么人也不怕。大伙儿反倒都怕他。他不是把人出卖給看守，就是自己动手打耳光。他算是殘廢，因为作战的时候打掉了一个手指头，却生着刑事犯的恶相。他的确也是个刑事犯，照刑事条款判了罪，不过又附加上第五十八条第十四款，因此进了这个劳动营。

他可以任意往紙上一写，交給看守，馬上就判决給你

两天的禁閉。人們都慢慢朝門口走去，門口越来越挤，有人像狗熊一样从板鋪上跳下来，朝狹窄的門道拥过去。

、 舒霍夫手里拿着一支已經卷好，早就想抽的香烟，灵巧地跳下来，把脚伸进毡靴，正打算走，却又可怜起采札尔来。他并不是想要采札尔的报酬，而是打心眼里可怜他，采札尔怕是考虑自己考虑得太多了，对生活却一窍不通，收到邮包以后，不該摆弄，应該在点名之前，赶紧送到儲藏室去。吃么，可以晚一点。現在，采札尔的邮包可怎么办呢？点名的时候，把整个邮包带着——那才是大笑話呢！——五百条嗓子会哄堂大笑的。留在营房，可不是时候，誰先跑回营房，誰就会搶的。（烏斯吉-伊日瑪那边就有这样一条規矩：下工的时候，强盜們走在前边，等后边的人进来的时候，小柜子早已洗劫一空了。）

舒霍夫只見采札尔东奔西跑，乱作一团，可是已經迟了。他把香腸和腌板油揣在怀里，想点名的时候，带着它出去，好把它設法保全下来。

舒霍夫可怜起他来，教他說：

“你坐下，采札尔·瑪尔科維奇，等到最后一个，你躲在黑的地方，一直等到最后一个。等看守和值日檢查每个床鋪，查看每个窟窿的时候，你再出来。就說你生病了！我头一个出去，头一个跑回来。就这样吧……”

說着他就跑了。

舒霍夫連忙头一个跑出去（他把烟卷攥在拳头里）。

营房过道和前厅里沒有一个人朝前挤，全是些狡猾的家伙，他們都左右各两行靠墻根站着，中間留了一道够一个人通过的路，傻瓜才跑出去挨冻呢，我們可就在这里待着。其实在冰天雪地里待了一整天，这会儿多待十分钟难道就会冻死？他們說沒有这种傻瓜。要死今天你先死，我明天再死！

平时舒霍夫也跟他們一样偎着墙根。可是这会儿他却迈着大步往外走，还笑旁人：

“傻瓜，有什么可怕的？西伯利亚的严寒难道就沒見过？到‘狠日头’底下去暖和暖和吧！借个火，老兄！”

他在前厅里点燃了烟，就到門廊上去了。在舒霍夫的家乡管月亮开玩笑叫“狠日头”。

月亮已經爬得老高！再升一点，就到头頂上了！白色的天空，发着綠光，綴着稀稀落落几顆明星。雪地閃着白光，营房的墻壁也是白的，路灯不起什么作用。

那边营房前面黑鴉鴉一群人，是出来整队的。那边营房也一个样。各营房面前的談話声倒不如咔嚓咔嚓的雪声来得响。

下了台阶以后，有五个人面向門排成了一排，他們后边还有三排。舒霍夫站到第二排里。他嚼完面包，在这里还能叼着烟卷。好烟叶，拉脫維亚朋友沒有欺騙，这烟叶又强烈，又香。

队伍順着門口排过去，舒霍夫背后又站了两三排人。

这时誰要是再出来，他們就恶狠狠地喊道：干嗎躲在过道里不出来。見鬼。

犯人从来不看钟，钟对他們有什么用处？犯人只要知道：快到起床的时候了嗎？离出工还有多少时間？离吃飯、离熄灯还有多少时間？

都說晚上点名一般是在九点。但是十点以前是点不完的，有时要点上两三次。十点以前休想睡觉。早晨五点又催着起床了。摩尔达維亚人今天在不到下工的时候就睡着了，这一点也不奇怪。犯人只要一到烤火的地方，就即刻睡着了。星期日要是不出工，他們就把这一个礼拜缺的觉都补足，整个营房整个营房的犯人都并排躺着。

唉，又挤起来！犯人們从門廊里往外挤！因为营房总监跟看守在背后吆喝他們了！畜生！

“怎么？”前面几排队对他們喊道。“又要耍花招了，坏蛋？想挤出来搶酸奶油嗎？要是早出来，老早就点完数了。”

整个营房的人都拥出来。营房里四百人，就是八十排。所有的人都排在后边，起初还很严格，照五人一排，越往后就乱七八糟了。

“后边的人，排好！”营房总监站在台阶上喊道。

哼，見你的鬼，休想排好！

采礼尔装出一副病相，縮着脖子从門里走出来，他背后跟着那半边营房的两个值日和这半边营房的两个值

日，还有一个瘸子。他們排到第一排，这样一来，舒霍夫就变成第三排了。采札尔被赶到尾巴上。

看守来到門廊上。

"五人一排站好！"他朝队尾大喊道，嗓門可真好。

"五人一排站好！"营房总监也吼起来，嗓門还要好。

哼，就是排不好。

营房总监从門廊上冲下来，朝他們背上又是推又是揍！

可是也得看人。专打那些老实人。

队伍排好了。他回到門廊上，跟看守一起喊道：

"第一排！ 第二排！ 第三排！ ……"

被喊到的那一排就迈着大步，飞快地奔进营房。今天跟上面的交道就算是打完了！

要不是点第二次名，就沒事了。这些肥头大耳，吃閑飯的家伙，还不如一个放牛娃識数：放牛娃尽管沒文化，他一边赶着牲口，一边就知道他的牛犢子是不是都在。这些人可都是受过訓练的，却不識数。

去年冬天这个劳动营里根本沒有烘烤間，晚上都把靴子擱在营房里，却两次、三次、四次把大伙赶到外边去点名。已經脫了衣服，就裹着被子跑出去。今年砌了烘烤間，可并不能照顾到所有的人，隔两天，到第三天每小队輪上一次，可以烘毡靴。現在各营房开始点第二道名。他們把犯人从营房这半边赶到另一边。

舒霍夫虽然不是头一个跑进营房，他的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头一个人不放。他跑到采札尔床边，坐下，脱下毡靴，爬到靠炉子很近的那張板鋪上，从那里把自己的靴子放到炉台上。这地方誰来得早，誰就占。然后他再回到采札尔床边，盘腿坐着，一只眼睛望着床头下边采札尔的包不要被人拖走，另一只眼睛望着自己的靴子不要被搶炉子上地方的人推开了。

“喂！”他不得不喊道。“你这个紅头鬼！要我用靴子抽你的臉？把你自己的放上，旁人的别动！”

犯人們紛紛进了营房。命令20小队：

“把靴子交来！”

随后就让他們把毡靴送出营房，把营房鎖上了。跟着他們不得不跑着回来：

“长官同志！放我們回营房去吧！”

看守們却回指揮部，根据小木牌查对是否有人逃跑，还是所有的人都在。

舒霍夫今天跟这事不相干。采札尔也从板鋪中間走过来。

“謝謝你，伊凡·杰尼瑟奇！”

舒霍夫搖了搖头，像松鼠一样連忙爬到板鋪上。可以把那二百公分面包吃完，也能再抽上一支烟，要不就睡觉。

舒霍夫觉得这一天过得挺好，心里很高兴，連觉似乎

也不想睡了。

舒霍夫的床鋪起来很簡单，把黑黑的被子从褥子上掀起来，躺到褥子上（大概从四一年离开家，舒霍夫就沒有睡过被单了，这些娘儿們要被单干嗎，洗起来多余費事），头枕着鉋花枕头，脚上裹着棉袄，被子上再盖呢上衣，于是謝天謝地，又是一天过去了！

謝天謝地，沒睡在禁閉室里，这里么，还过得去。

舒霍夫头对着窗口躺着，阿辽沙躺在舒霍夫旁边的板鋪上，隔着一根床帮，他躺在另一头，好凑上灯光。他又在讀《圣經》了。

他們离灯不远，可以讀书，甚至可以做針綫。

舒霍夫听見阿辽沙大声贊美上帝，于是回过头来。

"伊凡·杰尼索維奇，您的灵魂也該向上帝祈禱祈禱呀。为什么不把您的心願告訴他？"

舒霍夫瞟了阿辽沙一眼。他的眼睛像两支烛火，閃閃放光。他叹了一口气。

"阿辽沙，因为祈禱跟写申請一样，不是递不到，就是被拒絕。"

营指揮部門口有四只这样的箱子，平时鎖着，每月由負責意見箱的人开一次。往意見箱里投申請书的人很多。他們等待着，計算着时間，也許过两个月，也許过四个月会有答复。

可是并沒有回音。有也是"不同意"。

行

“伊凡·杰尼索維奇，怪不得您很少祈禱，祈禱得不好，不虔誠，难怪您的祈禱不灵驗。祈禱要堅持不懈！只要您心誠，那么您对山說一声——走开！它都会走开的。”

舒霍夫冷笑了一声，又卷了一支烟。他向爱沙尼亚朋友借了火。

“别說傻話了，阿辽沙。我就沒見过山会走路。老实說，連山我都沒見过。在高加索所有的浸礼教徒都輪流祈禱，可有一座山挪动过么？”

祈禱上帝又怎么样？照样是倒霉蛋！人人都判了二十五年。現在是这样，一判就是二十五年。

“杰尼索維奇，这方面我們可不祈禱，”阿辽沙开导說。他捧着《圣經》爬得离舒霍夫更近，正好臉对臉。“对于尘世，我們只祈禱上天賜給我們必需的面包，‘賜給我們每天必需的面包吧！’”

“你的意思是說，給口粮？”舒霍夫問。

阿辽沙用目光恳求舒霍夫允許他继續往下讲，同时又把他的手拉过来，撫摩着：

“伊凡·杰尼索維奇！不应該祈禱别人給你寄邮包来，或是你多弄到一份湯之类。在人身上是高尙的东西，在上帝面前都显得卑褻！应該祈禱精神上的东西，好让上天把我們心灵上的一层罪恶的东西去掉……”

“你最好还是听我說。在我們波罗姆納教堂有一个神甫……”

"关于神甫的事，你可不該信口开河呀！"阿辽沙央求道，他痛苦得皺紧了前額。

"不，你就听着吧，"舒霍夫用胳膊肘支起身子。"在我們波罗姆納沒有比神甫再闊气的了。比如叫个人盖屋頂，向旁人要三十五卢布一天，向神甫就得要一百卢布。他有什么法子。他是波罗姆納的神甫，可是在别的三个城市里养着三个老婆，他自己跟第四个住在一起。对省里的主教，我們的神甫就行賄，把他鉤住。于是不管再派下多少神甫，他都排斥，跟誰也不願合作……"

"你为什么跟我說起神甫来呢？正教教徒是背棄了《圣經》的。他們不会坐牢，因为他們的信仰不堅定。"

舒霍夫平靜地抽着烟，望着阿辽沙焦急的样子。

"阿辽沙，"舒霍夫拉过他的手，向他臉上噴了一口烟。"我幷不反对上帝，懂嗎。我也乐意信仰上帝。不过我不信天堂和地獄。为什么你們把我們都当傻瓜，編一套天堂地獄的鬼話？我就是不喜欢这个。"

舒霍夫又仰天躺下，把烟灰小心地彈到板鋪和窗戶之間的縫隙里，免得燒坏海軍中校的东西。他陷入了沉思，沒有去听阿辽沙在那里嘀咕什么。

"总之，"他断然地說。"不管你祈禱多少次，坐牢的期限总不会縮短。你还是得从头坐到底。"

"这个不应該祈禱！"阿辽沙恼火起来。"你要自由干什么？到了外边你最后的一点点信仰也会丢得个一干二

淨！你待在监獄里，为了这，你应該高兴！在这里你有充分的时間可以考虑你的灵魂！圣保罗曾經說过：你們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

舒霍夫默默无言地望着天花板。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自由了。起初非常想，每天晚上都要算一算期限过了多少天，还剩下多少天。后来算得膩了。他逐漸明白像他这种人不会释放回家去的，只有流放。那么究竟是在这里生活好一些，还是在别的地方，生活会好一些，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之所以想要自由，是因为他想回家。

可是回家是不会准的……

他不相信阿辽沙的話，可是凭他的声音，他的眼神，看得出阿辽沙对蹲监獄完全心安理得。

"你看，阿辽沙，"舒霍夫向他解释說。"你倒还說得过去：基督命令你坐牢，你就为基督坐牢。可是我为什么坐牢呢？为了四一年战爭打起来的时候，我們沒有准备，就为了这个？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点第二道名了……"吉尔加斯从板鋪上翻了个身說。

"是啊！"舒霍夫应声答道。"不点第二道名，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說着打了个呵欠："大概可以睡了。"

漸漸寂靜下来的营房里突然傳来外面大門上螺栓的

响声。两个送毡靴的人从过道里跑进来，喊道：

"点第二道名了！"

这时看守也跟着他們走进来：

"上那半边去！"

有些人已經睡了！他們翻身爬起来，把脚伸到毡靴里（誰也不脫棉褲，脫了被窝里根本沒法睡，会冻死的）。

"呸，該死的！"舒霍夫罵了一句。不过他幷不太生气，因为他还沒睡着呢。

采札尔把手伸上来，塞給舒霍夫两块餅干，两块方糖，还有一段圓滚滚的香腸。

"謝謝，采札尔·瑪尔科維奇，"舒霍夫把身子俯向走道，說。"您把您那口袋給我，放在我这上边枕头底下保險些。（在上边不容易順手偸，而且誰会跑到舒霍夫这里来翻东西？）"

采札尔把自己那只扎得好好的白口袋交給上边的舒霍夫。舒霍夫把它放到褥子底下，又等了一会，等赶出去的人多一些，这样就可以光着脚在过道里少站一会儿。看守却大喊道：

"上那边去！上角落里去！"

舒霍夫光着脚輕輕跳到地上（他的毡靴和包脚布都好好摆在炉台上，实在舍不得从炉台上拿下来！）他做了很多双布鞋，可都是給旁人做的，自己一双也沒留。反正他已經习慣了，日子不会太长。

白天要是搜出誰有布鞋，也会沒收的。

那些把毡靴交出去烘烤的小队，这会儿有布鞋的就走运了，否則只好打着包脚布或者光脚跑出去。

“快点！快点！”看守吼道。

“你們这是想挨揍嗎？混蛋！”营房总监即刻喊道。

大伙都拥到营房那半边，后边的人拥到过道里。舒霍夫又站在小便間的墙根底下。脚下湿漉漉的，門厅里吹进来一股股寒風。

大家都被赶到外边，看守和营房总监又跑过来查看了一遍，看看是否有人躲起来，或者藏在黑暗的地方睡了。因为人数点少了，倒霉，点多了也倒霉，还得重新点。他們兜来兜去，最后回到門口。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会儿一个个放得很快。舒霍夫是第十八名。他連忙朝自己的板鋪跑过去，把脚蹬到床帮上，一跨就上去了。

好了。脚又伸到棉袄袖子里，上边盖着被，被子上边盖着呢上衣，睡下了！这会儿該那半間营房的犯人上我們这边来了，我們可是用不着受罪了。

采札尔回来了。舒霍夫把口袋递給他。

阿辽沙也回来了。他可眞沒本事，对人人都討好，就是弄不到东西。

“給你，阿辽沙！”舒霍夫給了他一块餅干。

阿辽沙微微一笑。

“謝謝！您自己也沒有呀！”

“吃吧！”

我們虽然沒有，可我們总弄得来。

他自己往嘴里放了一块香腸！用牙齿嚼起来！用牙齿！一股肉味！汁也是道地的肉汁。进了肚皮。

香腸沒有了。

剩下的，舒霍夫决定出工前干掉。

随后他就用沒有洗过的薄薄的棉被把头蒙上，不再去注意挤在板鋪旁边等着查房的那半边营房的犯人了。

舒霍夫心滿意足地入睡了。他今天这一天非常順当：沒有关禁閉，沒把他們这个小队赶去建“社会主义生活小城”，午飯的时候賺了一碗粥，小队的百分比結得很好，舒霍夫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鋸条也沒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采札尔那里弄到了东西，还买了烟叶。也沒有生病，挺过来了。

一天过去了，沒碰上不順心的事，这一天簡直可以說是幸福的。

这样的日子他从头到尾应該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

因为有三个閏年，所以还得另外加上三天……

附　录

为了未来而写过去

康·西蒙諾夫

对于剛剛在《新世界》第十一期上发表的亚·索尔仁尼津的一个不大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大概，会有許多人写文章評論它。我是剛剛讀完这部作品的，現在只想表示一点自己的看法。

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在为这部作品写的簡短的《代序》中公正地指出，这不是一部具有回忆录性质的文件，而是一部艺术作品。的确，虽然每个讀了这部作品的讀者都会相信它的作者有过沉痛的个人經历，但这个描写劳动营的一天生活的中篇小說不是一部回忆录的片断，而是具有巨大艺术概括力的簡洁而鋒利的散文作品。它仅仅描写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說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頁的一切最主要的东西，全都包括在这一天中了。

索尔仁尼津沒有将种种慘象堆积在一起，他只选擇

了一天，而且沒有选择那特别駭人听聞的一天。相反，他选择的这一天，照劳动营的标准看来，仿佛沒有发生特别的事，只是普通的一天。然而，恰恰是他作品中的这一点最使讀者震惊。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作品的主人公，一个善良、誠实的俄罗斯人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却注定要在劳动营里度过三千六百五十三天，而多算了三天是因为閏年的緣故。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作品中的其他主人公，舒霍夫的监房和劳动营里的邻居以及其他劳动营中与他們遭受同样命运的无数正直的人們，也注定要在劳动营里度过这么多的岁月以至更多的时間。这是誰的罪恶的意志，是誰的无限的专横行为使这些苏联人——农民、建筑工人、劳动者、战士——离开自己的家庭、工作以至同法西斯的战爭，置他們于法律和社会之外？

索尔仁尼津創造了一系列人物画像。在作品里的人物中，有些人是具有人类杰出品质的人物，有一些是普通的好人，有些人身上带有某些弱点，或者是些錯誤的认識，有些人坚强些，有些人軟弱些。但是当他們通过索尔仁尼津的有力的笔触，在劳动营的平凡的一天生活的鉛灰色的背景上，变成为一幅人物众多的群像时，你，一个讀者，会开始感觉到：这些被监禁在一起的人不是别的，而只不过是我們社会的一部分，它是从这个社会上被血淋淋地撕了下来幷囚禁在劳动营里的！他們同你、同你的

亲人、朋友、邻居和同事是一样的人……你很容易想像那些沒有遭到专横的迫害和类似命运的其他人們如果处于他們地位会是什么样子；他們也可能从社会上被撕下来，过着小說中伊凡·舒霍夫和他的同监房的人的那种几乎是难以忍受的生活，而他們，尽管有着这一切遭遇，絕大多数的人仍像进劳动營前一样，保持了眞正苏維埃人的品质。

索尔仁尼津沒有在任何地方直截了当地作出这个結論，因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不需要这样做。他不用指点，而是让讀者自己去感受、体会和理解。我正是怀着这种感觉，怀着对他的眞实感与才能的欽佩，闔上了这部作品的最后一頁的。

小說的題材是同如此駭人的、血迹斑斑的創伤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創伤只有同热中于描写恐怖与刺激的文学毫不相干的偉大艺术家才能够眞正地加以描写。也只有对自己苏維埃国家的人民怀着无限的爱、对他們的道德力量具有无限信心的艺术家，才能够将这种題材提升到眞正的高度。

所以，我想在这里再一次指出，——如果我們暂时抛开文学来談談政治，——我国那些对自己人民怀着无限热爱并对他們的道德力量与美具有无限信心的人們，坚定而勇敢地說出了这駭人听聞的过去，而那些不爱自己人民，不相信他們道德力量的人們，則頑固地抗拒这

一切。

我想追随在特瓦尔朵夫斯基之后回忆一番尼·謝·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話："我們的責任是仔細地和全面地查明同濫用权力有关的这一类案件。随着时間的消逝，我們会死去，我們都有一死，然而只要我們还在工作，我們就能够而且应該查明許多事情，并且把眞相告訴党和人民……必須这样作是为了使这类現象永远不再重演。"

党把作家看作是自己的助手。我觉得，亚·索尔仁尼津通过自己作品在同个人迷信及其后果进行的神圣而必要的斗爭中，表現出自己是党的眞正的助手。

无論历史或文学，迟早是不会让斯大林的活动的一切方面留有任何一点不清楚的地方。它們已經开始这样做了，它們还会誠实而彻底地告訴我們，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里，在我們眼中是怎样一个人，而他实际上又是怎样一个人。但是，无論在理智上怎样衡量他的国务活动的各个方面，在我們的心灵里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余地来为他的罪恶行为作辯解了。从前我們中間有些人曾勉强使自己相信的那些令人寬慰的想法：斯大林不知道所发生的事，——現在已經成了破灭的神話。当你讀着索尔仁尼津的这部小說的时候，这个沉痛而清醒的感觉又以新的力量在內心里爆发出来，虽然我現在甚至不記得，作品里面是否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

中篇小説《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是出自一位成熟的、有着独特風格的大师的稳健的手笔。

一个杰出的天才踏进了我們的文坛。我个人对此深信不疑。

(譯自1962年11月18日《消息报》)

为了使这永远不再重演

格·巴克兰諾夫

在不断涌現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在这些显露了不同程度才华、并能适应各种不同讀者口味的文学作品中，有时会突然出現这样的作品，它們的出版甚至比出現一个有卓越才能的新作家更引人注目。这类作品能够影响現在正在創作和今后将創作的一切。它們的出現看来好像很突然。但实际上，生活的整个发展过程为它們的出現准备了条件。讀者期待着它們，但还不能知道这将是怎样的一本书，作者是誰，只知道他們需要它。这样的书之所以会出現，是因为讀者需要它，是因为它的出現早就在預料之中。在它出現以后，要像不久以前那样写作，現在显然是不可能的了。所謂不可能，并非是說現在大家都一起去写这同一个主題，重复述說已經說过的东西，而是說出現了另一种同讀者談話的水平，在这个水平上，不久前还能令人滿意的許多东西，已經变得乏味和陈旧了。

这样一本为讀者所期待的并且早已預料会出現的书，便是剛剛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的有着一个朴素名

字的不大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它的作者的名字——亚·索尔仁尼津在文学界里迄今还是陌生的，而且名字本身暂时也不会告訴讀者什么。但是可以預料，这个人还有許多东西要告訴人們。

作为这个中篇小說基础的素材，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个人迷信严重发展的年代里所遭受到的非法行为的摧殘，这种素材对我們文学来說，目前还是新东西。不是事实本身是新东西，这类事实今天大家都很清楚了。从自己思考問題都不能越出某个圈子的时代到我們今天，国家走上了党的第二十次与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指示的偉大的发展道路。人起了变化，他們已經习慣于相信自己的感情和理智，从而保证了旧的一切不会重演。思考的时刻来到了。

当一个人感到痛的时候，尤其是在第一次，他的心灵会发出呼喊。而心灵愈脆弱，他的呼喊声愈大。但是在經受了許多起初看来是难以忍受的考驗后，他会漸漸变得坚强起来，因为他是人。也正是由于他自己曾遭受过痛苦，开始对別人的痛苦表示了理解和同情。如果他是个坚强的人，他还会用自己的一部分心灵去关怀比自己軟弱的人。奇怪得很，他从这个行动中得到的倒比自己付出的更多一些。

亚·索尔仁尼津的这个中篇小說，便是用一个經历了无数极其沉痛考驗的人的观点写成的。这不是一顆受

伤的心灵的呼喊，不是疼痛的第一次呼喊；作品的語調冷静而含蓄，甚至还带点幽默感，然而这种朴素的、日常生活上的描写所产生的效果却更为强烈。

这是特别营的犯人們的一天；从过去的生活里保存下来的仅仅是他們相互間还用姓名称呼，不过，他們相互間也保存了人的关系。为了押解方便和便于监視，每个人的帽子上、背上、胸上和膝上都正式綴有号碼，有些人的号碼甚至近千。在这些号碼和統一的囚衣底下才是人。而且，还是一些出色的人。

海軍中校布依諾夫斯基从前是个水兵，他走遍了整个欧洲，参加过偉大的北极航行，他簡直想像不到脫离了海洋怎能生活下去。这是个威風凜凜的、声音响亮的軍官，也是个具有无限忠誠的人。倒霉的是战爭时期一个曾同他一起在护航舰队的英国海軍将軍給他寄来了一件礼物。这个感到困惑莫解的海軍中校在談起这件事时說：“我吃了一惊，眞該死！……”他到劳动营来还不久，还沒有学会如何生活——这个变化对他太突然了，——他还想同不公正的現象进行斗爭，他对生活管理員和看守們高喊道：

“你們沒有权利……你們不是苏联人！你們不是共产党員！”

这句話听起来多么天眞，但又包含着多么辛辣的譏諷啊！这位海軍中校再多蹲一些时候，他便会明白他們

的权利是无限的。在一九四一年聾了一只耳朵的辛尼卡·克列夫申对此早已明白了。他走过了一段漫长的道路：先是被俘，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三次逃跑，三次均被抓了回去，他还往营里运过搞暴动的武器，德国人把他吊起来拷打，最后終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現在却要在这里蹲够在那里沒有蹲完的日子，原因是他当了俘虏。这个明白很多东西、沒有丧失一点精神品质的人是个半聾的倒霉人，但也是个出色的人。作品中談到他的地方一共只有一小段，但却是用卓越的手笔写成的，呈現在你眼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形象。和他一起的戈普契克还完全是个小孩子。他給树林里的宾德尔匪帮送过牛奶，他这样做也像給我們的游击队送牛奶一样。他可以培养成为一个人，也可以变成一个匪徒。但他却成了囚犯。

作者最大的成就是两个人物，一个是队长丘林，他是"劳动营指揮部元老"，到一九五一年为止已經在營里蹲了二十一年，另一个便是本书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丘林在經受了許多年的折磨以后，看来已經失去了人的面貌，可是你瞧："安德烈·普罗柯菲伊奇也不习慣戴着帽子吃飯。他不戴帽子就显出了老态。他的头发也剃得很短，映着炉火还可以看到，他的灰发中間已經夹着白发了。"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时間短一些；他是在前綫被捕的。然而即使在这段时期里，他也可能学会憎恨这种不

自由的、侮辱性的、而且往往是毫无意义的劳动。“可是舒霍夫总是有点傻，在营里八年，怎么也改变不了他的脾气，他还是爱惜一切东西，一切劳动，不願有絲毫浪費。”

这些人虽然經受了各种各样的折磨，却仍能保持住內心的善良，保持住对人的尊敬、惊人的分寸感和在他們那种环境里难得有的自尊心。

重复叙述一遍这部作品的內容是沒有多大意思的，应当讀一讀它。所有这些在性格上和气质上极不相同的人、这些有的勇敢、有的軟弱，而在自己的命运上又毫无罪过的人，在严寒中排着一行行的队緩步前进，他們五个人一排，有着固定的号碼，而且还得背着手。“犯人們从容不迫地走着，像送殯似地，低着头。”在距离他們二十步远的地方，每隔十步便有一个端着自动枪的押送兵。他們大部分也是人，虽然就他們的工作而論，也許不能算是苏联人，但毕竟是人。为了使他們保持凶恶，也不让吃飽，并且用責任吓唬他們：“人比金子还宝貴。如果在铁絲网外边少了一个脑袋，你就拿自己的脑袋去頂吧。”他們的修养水平远比自己押送的那些人为低。然而对于这类人，索尔仁尼津也是以充分的諒解和人道精神描写了他們，而他本人过去就曾在他們的押送下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只要仅仅考虑一下这个事实，你的內心里便会充滿对人的自豪感。亚·索尔仁尼津的这部作品就时間而言仅只是劳动营里的一天的生活，但却包含着丰富的

內容。

話又說回来，值得去触痛旧日的創伤嗎？現在有必要这么做嗎？已經愈合的旧伤口是不疼的。然而还在流血的伤口却必須医治，不是懦怯地迴避它。治疗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說明眞相。党号召我們走的正是这条道路。

尼基塔·謝尔盖耶維奇·赫魯曉夫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总結发言中說："随着时間的消逝，我們会死去，我們都有一死，然而只要我們还在工作，我們就能够而且应該查明許多事情，并且把眞相告訴党和人民……必須这样作是为了使这类現象永远不再重演。"每一顆誠实而勇敢的心灵都会怀着感激的心情响应这个号召。

斯大林干了非法的行为，反而被认为絕对正确，造成这种現象的原因之一是我們曾經規劝自己不要相信明显的事实，不要相信自己，而是相信他。他知道事情的原委，他是英明的；如果他这样做，那就是說这里面还有更高的意义。这种盲目的信任不仅受到了支持，而且还被宣揚为一种功績。为了使今后不再发生这类盲从的現象，消除个人迷信遺留在人的心灵深处的殘余，并不是一个輕而易举的任务。在这方面，我們的文学作品——将眞理告訴人民的文学作品——应該担負起巨大的責任。亚·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便是

这样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的作者幷沒有为了替自己內心的妥协辯护，而去对熟人們說："你要知道，我本来还想多說一些，但是不能发表……"这位現在是梁贊的教师，过去是苏軍軍官，在生平的这两个阶段之間曾当过囚犯的索尔仁尼津，写了一部以人民所遭受的沉重考驗为主題的严峻、勇敢而眞实的作品，他遵照自己心灵的职責，运用了一个大艺术家的技巧和分寸感，写下了这样的一部作品。当你讀它的时候，你会有許多感受。其中之一便是痛苦。但这是正在消失中的痛苦。你也会感到自豪，为我們的人民感到自豪。索尔仁尼津以如此有力的眞实感和人道精神刻划的这些实在的、活生生的人物，就是人民，就是人民的骨肉的一部分，它不过是被暴力撕了下来幷且毫无意义地置于社会之外罢了。人民在建設，在創造，如果在所有那些光荣和困难的年代里这些人能同我們一起工作，我們的国家今天該是怎样一副面貌啊！巨大的事件的影响不会立刻显露出来。当我們想到我們国家，想到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內所完成的那无法估量的一切时，我們应該記住，如果沒有那些充滿了专横行为的沉痛的年月，我們完成的一定还要更多些。而生活也会更人道、更美滿些。当我們想到今天的缺点和困难时，我們应該記得，这些困难的根源是产生在我們現在称之为个人迷信年代的那些日子里。

我国人民曾独自承担了巨大的困难，保持了不可动

搖的勇气和豪迈精神，忍受了空前未有的战爭带来的沉重打击，幷以各民族和国家的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在世界上；他們无愧于崇高的敬意和光明的未来。

（譯自1962年11月22日《文学报》）

为了眞理，为了生活

弗·叶尔米洛夫

我們苏联文学是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文学，它力求适应社会的发展及其迫切的需要。

努力清除一切偶然的、敌对的以及与其本质格格不入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其蒸蒸日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中固有的特征。也是最先进、最公正的社会的蓬蓬勃勃的生命力的一个特征。資产阶級社会害怕未来，因此也害怕眞理。在亚历山大·特瓦尔朶夫斯基由于受到全民卫国战爭的各种英勇事迹的鼓舞而写的长詩《瓦西里·焦尔金》里面，有一段話說得很好：

……缺少了什么更难过活？

那就是缺少了眞理，

缺少了激动心灵的眞理，

不管它是多么沉痛，

只要它更眞切些……

在党和国家的生活中，恢复列宁准則和发揚社会主

义民主的过程对文学的发展起了良好的影响。文学愈来愈积极地参預了清除我們生活中个人迷信的影响与后果的斗爭，愈来愈深刻地揭露了关于不久前的历史、关于同个人迷信时期有联系的那些錯誤和沉痛事实的冷酷而激动心灵的眞相。这特别表現在剛剛出版的一些文学刊物上的作品中。对作家起着鼓舞作用的是党的第二十次和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議和尼·謝·赫魯曉夫同志的話："我們的責任是仔細地和全面地查明同濫用权力有关的这一类案件。随着时間的消逝，我們会死去，我們都有一死，然而只要我們还在工作，我們就能够而且应該查明許多事情，并且把眞相告訴党和人民。我們必須尽一切努力在現在确定眞相……必須这样作是为了使这类現象永远不再重演。"

发表在《新世界》第十一期上的亚·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引起了讀者特别的注意。一位具有稀有的才能的作家踏进了我們的文坛，正像眞正的艺术家所特有的那样，他告訴我們的是这样一个眞理，它使你不可能忘記也不能够忘記，而且是毫无愧色地呈現在你的眼前。

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是个集体农庄庄員，卫国战爭的士兵，是个在劳动营里度过了十年监禁的中年人。他犯了什么"罪"？战争初期他被德国人包圍了，当了两天俘虏，后来逃掉了，躲在沼澤地里，

奇迹似地回到了自己人一边，而这就是被判罪的原因。

类似的非法現象不仅同主人公的命运有着联系，而且同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作品中的其他人物的命运有着联系。这些“工人”——劳动营里是这样称呼的——都是些普通的人，他們大都是出色的行家和能手，是具有从事眞正創造性的自由劳动的人，是具有工人的良心、是对形形色色的寄生虫和吹牛家以及損人利己的家伙怀有眞正蔑視的人。伊凡·杰尼索維奇本人便是个規矩的、严格的行家，他在劳动营里也自始至終是一个具有眞正工人良心的人。但是，这个劳动营的整个制度同人的天性、同劳动和工人的良心多么残酷地相抵触啊！

亚·索尔仁尼津的小説有时使人想起在表現人民性格上的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它的特别出色之处是作者同自己的主人公完全融合在一起，我們通过伊凡·杰尼索維奇的眼睛看見了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

毫无疑問，党和人民在苏共第二十次与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展开的同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后果进行的斗爭，今后将进一步促进以反映我們現实和人民的創造性劳动为主題的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更深刻的人民性的作品的出現。

貫穿在亚·索尔仁尼津的整个作品中的思想方法和語言的人民性，特别有力地指出了同个人迷信有联系的各种反常現象的反人民傾向。伴随个人迷信而来的专横

和殘酷的行为是針对劳动者和人民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这部作品首先談的正是这一点。斯大林不相信群众,輕視群众。

我們看到的只是集中营生活的一天。但是作品中異常丰富的众多的生活細节、作家的敏銳的观察力和各种現象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提供了一幅包罗万象的画面。无論是作者还是伊凡·杰尼索維奇·舒霍夫都沒有因怨言、呻吟和历尽各种痛苦而損害自己的人格。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一部崇高而庄严的作品。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故意采用了冷淡的調子,始終"以事实,而且仅仅以事实"为根据。在一部不大的中篇小說里,竟然能容納下那么多栩栩如生的、有着个性的人物,的确是非同寻常的;艺术上这种成就的秘訣就在于那个审愼的、发自內心的不安的人道精神,它不仅充滿在伊凡·杰尼索維奇这个人物身上,而且也表現在作者对其他人物和他們之間的关系的描写上。但这是滿怀着尊严的人道精神。作者在描写一个主人公向本小队队員叙述自己沉痛的生活时写道:"他无动于衷地讲着,仿佛讲跟自己不相干的事……"仿佛讲跟自己不相干的事——当然,这并不是說談的不是自己,这是說人尊重自己,尊重自己身上的"人",不容許溫情主义地可怜自己,尤其是以此取得别人的怜憫。这部作品的整个語調都是如此。似乎不会引起讀者議論的描写上的严格的准确性,特别有力地傳达了劳动营里黑

暗生活的实际环境。因此，这些人对我們显得更加可貴，使我們更加爱他們并且为他們的遭遇感到痛苦。我觉得，作家的这种艺术的和人道的立場，是一种偉大而崇高的艺术的和人道的立場。

亚·索尔仁尼津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这段期間里，整个情节表明，人們开始明白：斯大林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并非只是受到周圍人的蒙蔽。在一个营房里正进行着一場談話（碰巧遇到了这样的时刻；一般說来，是沒有时間談話而且也沒有这种願望）。

“小鬍子爸爸会可怜你們！他連自己的亲兄弟都不相信，还摊得上你們，笨蛋！”

不相信人，怀疑人，——这是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特点。在“小鬍子爸爸”这个典型的称呼中，包含着多少民間的嘲笑和辛酸的譏諷啊！是的，人民像信任自己亲生父亲一般相信他，然而他却越来越远地离开了人民，濫用党和人民的信任，踐踏革命的法制。

但是，当你讀这部出色的作品时，为什么你的內心不仅感到痛苦，而且还感到有一縷光芒射入了你的心灵呢？这是由于深厚的人道精神，由于虽然处在受愚弄的环境中，人始終保持着人的品质。伊凡·杰尼索維奇便是这样的人。有的“变成了胡狼”，而伊凡·杰尼索維奇“即便做了八年工，他也不是一只胡狼，而且时間越长，他越

发相信这一点。”不只是作者这么說，作品的整个过程也表明了这一点，伊凡·杰尼索維奇越来越堅信自己的人道精神了。他知道，什么是合乎人性的，什么是違反人性的，并且严格地遵循着自己的人性的嗅觉。如果注意到所处的环境和条件，这听起来也許有点反常，然而作品却表現了伊凡·杰尼索維奇的異常优美的心灵的和諧，他对人和每个人的特点的細致而准确的了解，以及对他們的境遇和心情的熟悉，作品里也表現了他的道德基础的坚定，表現了他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言行，应当爱誰，不应当爱誰。小說非常深刻地肯定了人民的本质和他們心灵的气质。

讀者在讀这个悲剧性的作品时其所以感到光明，是因为它說出了眞理，是因为近几年来我們国家生活的整个进程表明了党和人民是能够說出这个眞理的。

…………①

(譯自1962年11月23日《眞理报》)

---

① 叶尔米洛夫在下面評論了瓦·柯热夫尼科夫的中篇小說《飞快的日子》，因与本书无关，从略。

人 活 着

阿·迪姆希茨

亚·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已經在报刊上引起了同情的反应。自然，这还远远不是对这部作品的全部反应，它那精神的和艺术的內容还将长远地引起讀者和批評家的兴趣，还会引起他們愈来愈新穎的想法。在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讀完了《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后，我也想来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亚·索尔仁尼津是一位强有力的、勇敢的艺术天才。他揭开了在这之前还沒有人描写过的剛剛逝去不久的一段生活的幃幕。他所描述的是一个特别劳动营里的一天的事情。这个特别劳动营就是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斯大林-貝利亚犯下駭人听聞的罪行时期那些最見不得人的劳动营当中的一个。

許多人都不知道索尔仁尼津在他的中篇小說里非常客观地描写出来的那些事情，因为这些令人怵目惊心的事情过去被掩盖起来了。可是却有不少的人不仅知道有

关那些劳动营的情形，而且还有着自己的一段惨痛的經历。由于党采取了坦率的和大胆的政治方針——这已經由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决議表明了，——苏联人才带着憤怒和憤懣的感情了解到个人迷信、它的殘暴本质以及不顾法紀的案件的最卑鄙的表現。党揭露了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代在人道精神面前犯下的种种罪行，譴責了这些罪行，并在黑暗的过去和我們現时代之間划上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綫。索尔仁尼津的这个中篇小說用鮮明的、无情地眞实的形式写出了斯大林-貝利亚所实行的那套折磨人的办法的卑鄙性质。这个中篇就是这样来帮助党的事业的：为了使光明正大和符合人道精神的列宁主义的国家、社会以及道德的原則获得胜利，就得揭露过去的种种恶行敗迹，并且严厉地譴責它們。我現在也来套用赫尔岑的那句名言，說这个中篇将永远成为在摆脫黑暗的过去的出口上的一部光彩夺目的作品。

而且，索尔仁尼津的中篇不仅仅是一本痛苦的和否定的书，它也是一本同情人和尊重人的书。在上世紀的六十年代，皮沙烈夫在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时，曾这样指出：“人的天性竟是如此的丰滿、有力和瑰丽，即使它是在最叫人感到憤怒的丑恶环境里，也能保持住自身的淸白和自身的美。”在讀索尔仁尼津的书时，就会令人油然地想起这几句說得很中肯的話来。在想到

这几句話的同时，也想到它已經得到了重大的校正，这就是我們这个时代对它作的一次校正。因为在《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这个中篇里，通过斗爭而表現出来的人的天性正是苏維埃人的天性。

亚·索尔仁尼津在塑造伊凡·舒霍夫的形象，以及在刻划那許許多多插曲式的被囚禁的人物时，不只是写出了他們周圍环境的那些令人发指的丑恶現象，而且还表現出了这些受着种种最严重考驗折磨的普普通通苏联人的堅毅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开始創作《死屋手記》时，写信給他的弟弟米哈依尔說："不知你是否相信存在着深刻的、有力的和美的性格，到敗絮中去寻找金玉，才正是一桩乐事。"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这样說，索尔仁尼津就更可以这样說了。

索尔仁尼津給我們描写的是伊凡·舒霍夫的一天——非常漫长的、可怕的一天（虽然在舒霍夫看来，这还远远不是最坏的一天）。这是多么殘酷的生活，这是多么少見的一堆"敗絮"……那些穿着囚衣、在皮鞭下任凭驅策的人們受到的是搜身，是搶夺，是饥餓的折磨……而所施行的那套制度，就旨在于不把人当成人，在于扼杀人身上的人性的东西……可是，人毕竟还是活了下来。人活着并沒有屈服。受到侮辱的人还是在尽一切可能来保存自己，捍卫自己的人格。有一次，皮沙烈夫在談到《死屋手記》里的那些囚犯时，說道："由于各人的願望、概念、

回忆和希望是那样的不同……所以也就不可能表現出特别强烈的相互接近的要求。在监獄里，小集团的习气应該是极其淡薄的。”在索尔仁尼津的笔下，劳动营里的一切都在于使犯人們彼此疏远，尽可能不使他們相互接近。他們把那些无辜的犯人同这样一些头号坏蛋，例如那个外号叫“胡狼”的費久科夫、“告密者”潘杰烈耶夫、“坏蛋”德尔以及那些騙子手——炊事員、食堂主任、过去的罗馬尼亚奸細，即那个“摩尔达維亚人”和其他一些人“混杂在一起”。在看守人員中有不少像中尉沃尔科伏依之流那样殘暴不仁的坏分子。对于这种人，舒霍夫认为：“你只有处处小心，否則他們就会把你掐死。”但是尽管这样，毕竟也还不能完全割断正直人們之間的联系。这些联系毕竟还是不顾一切地在劳动中，在那种“很快就把人搞垮的劳动中”保存下来了。对于这种劳动的描写就构成中篇小說里的那些最有力和最有詩意的篇章。

伊凡·舒霍夫是一个身上还保持着許多同志間的热情的人，他作过农民和战士。他这个无辜的犯人跟那迫害他的周圍环境进行过长年累月的斗爭，他辛勤地劳动，思念他的家，也想念自由的劳动生活。“舒霍夫的手还很有劲，还能干活……”一个純洁的灵魂，他也不需要发什么“外快”。在他的心里有很多东西已經冻結，不过在他心里的人在他的心里还沒有被扼杀，沒有被折服。那两个爱沙尼亚人、拉脫維亚人吉尔加斯、辛尼卡·克列夫申、

作过海軍中校的布依諾夫斯基虽說着墨不多，但是在他們每个人身上人的灵魂还是依然活着。“这个阿辽什卡，不論你求他什么，他都不会拒絕。仿佛世上的一切就应該如此。”他是一个“受尽欺凌的老实人”、一个聾子、殘廢人，然而却是一个杰出的工人。舒霍夫在想到布依諾夫斯基时暗忖道：“中校越来越衰弱了，两腮塌陷了，可是精神很好，”“也許海軍中校能挺住……”“他把在劳动营里干活看成是在海上出勤一样……”

中篇小說里的那些思想上堅定的人和共产党員的形象，都刻划得各有各的特征。中校布依諾夫斯基憤怒地看着那些押送兵說：“你們不是苏联人！”“你們不是共产党員！”那个在监狱里被折磨了許多年，依然倔强的，并且还善于維护自己尊严的高个子老头，写得很生动有趣。“他滿面倦容，但是并不像一个虛弱的殘廢，倒坚强得像一块被砍过的黑石头。”至于像作为思想上抗議的代表人物，索尔仁尼津写得并不多。这是沒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他是通过伊凡·舒霍夫的眼睛来描写劳动营的，而舒霍夫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也沒有功夫长时間地去观察”那个勇敢的高个子的老头，可是这个老头却发現了他，理解他的精神力量，并且感到他是一个老朋友。

《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是一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說，可是它却容納了那么多的事件，以及那么丰富的直到包括主人公的細微心理活动在內的細节。索尔仁尼津

是一个严格的会讲故事的人，可是在故事里却听不到作者自己的声音。他虽然不是在“提”問題，但是他却通过所描写的事物的本质把我們引导到問題上去了。你在讀这个中篇时，就好像会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来的那个令人痛苦的問題：“强有力的人物都白白地死了，他們死得冤枉，死得不明不白，而且是不可挽回地死了。可这是誰的罪过呢？”在讀这个中篇时，你好像感到这个关于一个劳动营里的一天的故事的范圍还在不断地扩大，并且还会提出有关这种現象的本质的問題，也就是在不久前我国社会生活中所出現的那种恶劣的罪行的問題。

个人迷信就是造成破坏法紀的原因（法律变成了“随心所欲”），它把懲罰机关置于党之上，并且力图使国家和社会都服从它。同时，个人迷信还寻找一些影响思想意識的特定的手段：它“修改”、歪曲、破坏列宁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原則，它还极力使人們身上的社会的自我意識衰退下去，抹杀那使人与人和人与社会得以联系起来的那些重要的道德概念。为什么索尔仁尼津所描繪的那些劳动营的看守人員，除了个别人（如“黑眼睛的中士”一个半伊凡——“他在所有値班的看守中是最随和的”——和别的几个人）之外，能够那样輕易地而且是毫不在乎地就違反了人性的法律呢？这不就是因为他們对犯人的“权力”是不受监督的，是无边无际的嗎？不就是因为他們“解除了”对社会責任感的意識嗎？不就是因为他

們压制住了自己身上发出来的良心的声音嗎？无辜受害的人們的精神发展遭到人为的阻断；他們力图用不公正的判决和监獄里的非人道的制度把一切人的意願都給扑灭干淨。根据伊凡·杰尼索維奇的这段悲慘的經历，我們看到这个人身上已經有多少的力量被扼杀了。但是这个人并沒有死。在这里，不仅仅道出了人的天性的力量，而且也道出了我国革命时代社会傳統的力量，在这些社会联系中受到过革命时代教育的人，即使是劳动营也不可能完全徹底地割断他与社会的联系。在短短的一瞬里，当伊凡·杰尼索維奇想到过去，幻想着未来的时候，他就带着惊慌和不安的心情想起了他的故乡，想起了集体农庄，并且渴望着回到家里去。这个普普通通俄罗斯农民和士兵的精神世界，这个受尽折磨但还沒有被杀死的人，在索尔仁尼津的笔下描繪得眞是淋漓尽致。他在叙述劳动营里的一天，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时，就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們去思索我們社会——即正为消除个人迷信的一切殘余而进行着斗爭的这个社会——的使命和义务是多么的重大。恢复列宁主义的准則，这是一个包括那有助于把被伤害了的和受过重創的灵魂医治好的这个心理活动的領域在內的、森罗万象的过程。根据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还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結論。

不能不来談談到底是什么使《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成为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的。就其美学的实质来

說，这也是一部“反个人迷信”的中篇。它是一种富有生机的人民文学的現象，占据着这种文学的是生活，是人民群众，是人民性格，而并不是那站在“群众”头上的被奉为神明的“英雄”。

在个人迷信时代（虽然那时存在着重重的困难，但也不是沒有过眞正的文学作品），曾写出不少以过度的兴奋来代替情感的公开謳歌和悅耳动听的贊歌式的作品，以及形形色色使生活的眞实和历史的眞实让位給謹小愼微的虛构和带着偏頗的傾向的作品。这一类的“創作”自然早就完蛋了，但是还存在着一些殘余的典型現象，尤其是那使得作家不能完全接近人民生活的公式化和图解化的傾向。我們現在还有些这样的作品，它們就是按照作者事先設計好的公式，然后再給灌注上“保溫的”感情，以及再拿一些从“生活的碇泊場”上弄来的实例和事例来“加以丰富”的这种作法写出来的。这种对現实缺乏深刻了解的文学就往往用一些或多或少的精巧的文学“手法”来蒙蔽眞象，所以这种文学是同那认眞地研究生活、眞正地深入到人民的性格里去，深入到普通的和美的人的辯证的心灵活动里去的文学完全背道而馳的。

最近以来，我們这里愈来愈多地涌現出了一批从深刻地研究人民和理解人民自我意識里的新的特征中成长起来的作品。我并不想开列一張这类作品的名单，而只是提提其中的一部分作品：长篇有弗·福明科的《怀念故

土》和米·阿列克謝耶夫的《深紅色的漩渦》；中篇有弗·費多罗夫的《裝滿心灵的皮包》、弗·馬克西莫夫的《人活着》以及加·尼古拉耶娃的《瓦西里莎婆婆讲的神奇故事》。我认为亚·索尔仁尼津的中篇也屬于这些作品之列。他这个剛剛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就描繪出了一幅人民的苦难生活图画，刻划出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人的自卫精神的情景。必須看到，在这位作家身上还会出現一些新穎的、与当代生活休戚相关的，而且还是經过他仔細地和悉心地研究过的題材。

索尔仁尼津所学习和所继承的那些傳統，都是非常优良的傳統。这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傳統，这就是高尔基用他自己的創作加以发揚光大过的那些傳統（他已經教育过許許多多的作家），这也就是在我們的这个时代首先与肖洛霍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傳統。在我看来，索尔仁尼津跟这些作家都是很接近的。正是因为他的这个中篇，我才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但是必須指出，索尔仁尼津不仅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而且还同他有爭論。在《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和《死屋手記》之間存在着重大的、原則性的区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美化的是逆来順受的人物，而索尔仁尼津通过阿辽什卡这个浸礼教徒的形象加以揭露的就是这种"英雄"。阿辽什卡的那套"哲学"和"宣傳"都遭到舒霍夫的辛辣的駁斥。

索尔仁尼津的中篇小說，是艺术家用才能磨制出来的一小块生活眞实。虽說这个中篇小說是严格地現实主义的，找不到傳奇剧的效果，是严峻的，有时甚至是粗獷的，但却沒有病态的紧張和感伤的情调。这个眞正的悲剧就是用那种潑辣的力量来影响讀者的。我們跟着作者走遍了这座劳动营的地獄，我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可是……我們終于完全明白了。

我們知道：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們相信：这种事情将来决不会重演。

（譯自1962年11月28日《文学与生活报》）